

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

英國工人訪蘇代表團編著

程 代 熙 譯

上 雜 出 版 社

現實小叢書

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

英國工人防蘇代表團編著
程 代 鵬 譯

上緯出版社

原文

RUSSIA WITH OUR OWN EYES
*The Full, official Report of the
British Workers' Delegation to
the Soviet Union, 1950*

一九五〇年英國工人訪蘇代表團報告

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二月第四版

上海印 8001—12000

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

• 現實小叢書 •

編著者 英國工人訪蘇代表團
譯者 程 代 際
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 655 號
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

編號.603 A.336 P.270 36K

• 版權所有 •

代序

本年五月，英國工人代表團一行二十人訪問了莫斯科、基輔、索契和斯大林格勒。他們訪問了工廠、礦山、集體農莊、療養所和學校，並且跟工人們、集體農莊農民們、學童們、工廠經理們作了談話。代表團代表英國各地區各工業部門。團員中有倫敦的木工，蘭開夏的紡紗工人，北明翰的機器工人，愛丁堡的建築工人，設菲爾德的鐵工等等。他們全都是職工會會員，而且大多數還是工黨黨員。訪問期間，代表團的每位團員不僅想獲得關於蘇聯的一般概念，並且還研究了他自己那一工業部門中工人們所處的地位以及他特別感到興趣的諸問題。像代表們自己說的，他們用這種方法，搜集了廣泛而又詳細的材料，並且作了深刻的觀察。代表們所作的一般的和個別的報告，最近以小冊子的形式在倫敦出版了。

例如：工黨某一地方組織的前任書記——製造母機的工人里亞爾講述了蘇維埃

工會；鐵工聯合會某一分會的主席——鑄鋼工人羅維斯講述了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小冊子的其他部份敘述了譬如假期、公共衛生的問題，休息、教育的組織等等。此外還有關於工業建設、冶金、紡織與煤礦工業，宗教與教會在蘇聯的地位的報告。大多數的文章都附有詳細的材料：關於工業與工會，工資與物價，房租與假期的材料；而且這種材料都是和英國的相應材料作了比較的。

邱吉爾和貝文之流對於這些英國工人們、工會會員們和工黨的普通黨員們大喊「鐵幕」，可是他們得到怎樣的結論呢？

波伊思寫道：「想想看吧，我所看到的不是一場夢，而是現實！我看見的是在整個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作了主人，從苦難與壓迫，飢餓與匱乏中站了起來，走向快樂與幸福的工人階級。」波伊思是斯台維利鋼鐵化學公司的鐵工，吉斯特菲爾德工黨區黨部的委員。

裝配船舶機件的工人麥克依溫，對蘇聯的「假期與健康」作了專題報告。他從

他的觀察中獲得了這個結論：

「……我們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些因爲作工而患病或者身體變得越來越壞的人們。我們認爲，如果他們也能享受到這樣一種制度的福利，那麼他們的生活將是如何的不同啊！」

一九二九年曾經訪問過蘇聯的鐵工羅陵斯注意到蘇維埃制度的偉大成就，他肯定地說：

「蘇維埃工人底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是新的……和這些人們談話，你馬上就懂得爲什麼蘇維埃生產豐富和五年計劃成功的道理。任何機械，只要能節省勞動、減輕沉重的工作負擔，立刻就裝置起來。不像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有裁減人員和把某些工人趕到街頭的危險。……工廠中的集體努力也帶到外界去，帶到蘇維埃工人們的文化活動和體育活動中去。他們有他們的工廠俱樂部、工廠電影院和體育俱樂部、托兒所和幼稚園。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同工作、遊戲和生活的人們，不管在作什

麼，大家都各盡所能。他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他們是真正的新生活的建設者，正爲工人們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他們的口號就是離開資本主義的文化以及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建設一種新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現在，那種新的生活就在蘇聯那裏。」

在「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的讀者面前，活生生地出現了有關蘇聯工廠和集體農莊、城市、戲院、索契的療養所以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如實的描繪。關於照發薪金的假期，關於只佔工資一小部份的房租，必有一些材料；使人驚異的是：在蘇聯，礦工領取工作服是免費的，使用圖書館也不要一個錢。配件工人雷勒很喜歡莫斯科的地下火車。地下火車有專供病人、兒童和老年人乘坐的車廂，他認爲這件事是一種「妙想天開」。聰明的讀者在讀到製造工具的工人赫金遜訪問一所學校時，問起蘇聯學校是否和英國學校一樣也用體罰，會忍俊不禁的……

代表團獲悉工廠經理們——以前都是工人——的履歷。各企業中首長與工人之

間的誠摯友誼，以及工人能夠得到比經理更多的薪水時，也都感到驚異。當他們看見一位最高蘇維埃和最高法院的代表坐在工作枱前工作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

英國工人們並不粉飾現實，他們向他們的伙伴們提出既直率而又帶有批判性的問題。但每一次，他們都注意到，蘇聯人民並不隱瞞應該加以消滅的缺點。可是英國的報紙和「輿論」對於蘇聯的成就閉口不談，却荒謬地歪曲蘇聯的真相。例如：蘇聯政府把巨額的款項用在衛生事業上；而在英國，建築衛生中心站的工作却「爲了節約的緣故」陷於停頓。率領代表團的全國鑄造工人聯合會的組織工作負責人荷林斯華斯注意到這件事，他指出：「在蘇聯生活實況的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實際情形跟我們的許多報紙販賣給我們的那些故事完全相反……」

諸如此類的話，在小冊子中是不勝枚舉的。值得一提的是E·雷勒的憤慨。當他得知蘇聯工人的「勞動簿」只是作爲核對薪資的一種手段，絕非像工黨「每日先

「蘇報」所要稱的，是登記工人們一切「過失」的記錄本。

小冊子說：「對我們說，『那些俄國人』不許外國人進入他們的國家的人們，也就是目前大聲叫囂反對我們前往蘇聯的那一批人。」他們對於英國勞動人民瞭解蘇聯的真相毫不關心。所以我們非常歡迎英國代表們的聲明。該聲明稱：

「我們想把我們所知道的，作一番廣泛的傳達。有關蘇聯的謠言有助於造成一種氣氛；在這種氣氛中，戰爭便可能發生。而瞭解真相也可造成一種氣氛，但在這種氣氛中，戰爭便成為不可能。我們代表團將盡力傳播蘇聯人民的真實情況，以及他們在組織生活方面，為全蘇人民造福的努力。」

「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是在工黨政府竭力堵塞所有瞭解蘇聯真相的途徑時出版的。這本小冊子將有助於發展和加強英國人民對於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好感。

B. P.

——譯自「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目 錄

代 序

全體團員：

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

畢 亞 爾：

工 會

波 伊 思：

人民管理的國家

赫 德 遜：

「五一」勞動節

屈雄斯：

社會保險……………五

麥克依溫：

假期與健康……………七

荷林斯華斯：

衛生事業……………八

威爾遜：

口徑工廠——有效的工會組織……………一〇

戴萬尼：

工餘活動……………一三

雷勒：

莫斯科地下鐵道……………一七

赫金遜：	教育與學童工……………	二三
吉勒姆：	蘇聯與宗教……………	二六
赫頓：	基督復臨大教堂……………	二九
馬丁：	聖·路都維克的羅馬天主教教堂……………	三四
羅陵斯：	新世界……………	四八
戴萬尼 司徒克：	建築業……………	五五

馬丁：

五金工業……………一六七

赫德遜：

紡織工廠……………一七五

羅斯：

煤礦場……………一七五

凱依：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一八三

屈維斯：

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一八八

霍爾保瑞：

訪問烏克蘭……………一九二

馬丁：

斯大林格勒……………三〇

威恩雷特：

工資及生活水平……………三五

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

我們是怎樣去和爲什麼去的

在「五一」勞動節的前幾個星期，莫斯科市總工會委員會的主席克利斯基揚寧諾夫先生寄了一份請柬給英蘇友好協會和蘇格蘭蘇聯友好協會，徵詢他們，是否願意派一個二十個人的代表團到蘇聯去作兩個星期的逗留。

這兩個協會認爲：祇有把這份請柬向英國主要工業部門的工會會員公開，纔能夠把這個代表團組織得好。因此，請柬便這樣地寄給了很多工廠和工會組織，請求他們用選舉的方式遴選一位代表。祇有一個條件——就是被選出來的人必須是工廠車間、煤礦場或其他企業方面的工人。除此之外，沒有定下任何條件——讓工廠和工會組織自己來作正確的決定，看派誰們去和怎樣來選舉他們。每一個工廠或者團

體都必需籌集足夠的經費，作為此行的旅費和旅途中的意外花費及代表離職期間的工資。代表團在蘇聯時，所有的費用均將由莫斯科市總工會委員會負擔。

因此，請柬都寄給我國極其重要的中心地區的工業部門。因為這樣選出來的代表團，就會盡可能的成為英國主要工業部門和工業地區的代表了。

在有些情況下，就直接去找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但是在另外的情形下，就去請求像區委員會那樣的工會組織的合作，在他們的地區裏挑選出一家工廠，請那裏的工人們推選一名代表。

代表團的目的是去參加莫斯科「五一」勞動節的慶祝大典，然後在那裏作兩個星期的勾留，去親身體會今天蘇聯生活的真實情況，以便每個代表在他回國來的時候都可以作旅途見聞的報告，多多描述他們所看見的真實情況。在這一方面說來，代表團是會有助於加強我們兩國工會會員之間的友誼關係的。

困難的一斑

組織一個有這樣意義的代表團，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要籌集一筆足夠的經費來支付旅費和工資，就有問題。要讓足夠的工廠和工會組織接受這個邀請，並且組織提名和選舉，也得經過一段很長的而且複雜的過程。但結果證明是不錯的，因為當代表團選出來的時候，它就是全英國工人階級的代表了。選舉的方法也擴大了任意選舉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的一切困難外，還有一些不同性質的其他阻礙。我們特別提出在科汝屈一家工廠的情形：該廠車間工人的福利委員們懷着無比的熱情接受了邀請，但是工廠當局却通知他們：如果派人去的話，那派去的人是不會給予假期的，而且他回國後也不准復職。

還有一些帶政治性的攻擊詆毀的例子。對我們說「那些俄國人」不許外國人進

入他們的國家的人們，也就是目前大聲叫囂反對我們前往蘇聯的那一批人。在這些情況下，問題的真相是不必去判斷的——有些人早就弄得爛熟了：祇要一曉得有人邀工人親身去觀察蘇聯的生活情況，他們就千方百計的加以阻止。也有不少反對這種攻訐的抗議，並且指出那些企圖阻止負着友好任務去蘇聯訪問的人們，正在英國建築着一道鐵幕。

在另一方面，大多數的選舉情況都進行得很順利。還有一樁這樣的事：一家工廠的經理向代表說，由於遴選代表使他也感到他的公司沾上了榮耀。

代 表 團

這就是代表團的名單：

E. H. 波伊思先生——是吉斯特菲爾德的斯台維利鋼鐵化學公司（約有八千職工）的鐵床工人。由代表他自己和另外三家工廠的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所選出。

他是吉斯特菲爾德車間工人聯合福利委員會的主席，吉斯特菲爾德工黨區黨部委員。

P·戴萬尼先生——木匠工人，木業工人聯合會的委員。在倫敦西北的卡彭德
斯公園大樓召開的工人大會上選出。

J·H·V·吉勒姆先生——工具機械工業的工具工人，在倫敦史密斯、克洛
克斯、克里克塢德工廠（有一千五百名職工）裏工作。他是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機
械工業聯合工會華德福第四分會的主席。從工廠大會的提名人中選出，並經過車間
工人福利委員會最後的確定。

G·A·霍爾保瑞先生——尼維斯頓工廠、迪·哈維蘭德飛機引擎公司的自動
機器裝配工人，機械工業聯合工會委員。經由迪·哈維蘭德三家工廠分別的工廠大
會提名後，再由該三廠的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選出。這三家工廠共約有三
千五百名職工。

市參議會議員H·赫德遜——織布工人。爲蘭開夏織布工人聯合會（擁有十萬會員）選出。他是鮑恩利織布工人協會主席，鮑恩利總工會委員會主席，紡織工廠福利委員，一九三五年以來的地方議員，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市參議員，地方衛生顧問委員會及其他地方政府委員會主席。

G·赫金遜先生——米德克斯·海斯電氣音樂器械有限公司的器械製造工人。爲工人們投票選出。所有工廠約有職工八千人。他是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機械工業聯合會委員。

E·赫頓先生——英國東北區北明翰皇家化學工業社起重機檢驗員，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機械工業聯合會委員。爲二千機械工人所選出，並獲得其他部門工人的支持。全廠擁有約一萬八千名職工。他並是北明翰市區委員會前任主席及該地政府衛生委員會主席。

A·F·凱依先生——北明翰奧斯汀汽車公司汽車工廠的鍛工。該廠擁有一萬

八千名職工。爲機械工業聯合會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選出。他曾連任了十年車間工人福利委員，並是機械工業聯合會長橋分會主席，還服務於當地醫院管理委員會及北明翰殘廢者顧問委員會。

W·勞先生——煉鋼工人，鍋爐製造工人協會委員。爲蘭納爾克郡煉鋼工人選出。蘇格蘭，瑪塞維耳，達爾齊的柯爾維列斯有限公司車間工人福利委員。

H·N·里亞爾先生——工具製造工人，在德井翰，布里格斯汽車車身工廠工作。該廠約有職工七千至八千人。他是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前任召集人，機械工業聯合會委員，格陵諾克市鎮及倫佛留郡縣委員會前任委員，荷恩邱吉工黨區黨部前任書記。爲機械工業聯合會依塞克斯南方區委員會選出。代表着一萬機械工人。

D·W·馬丁先生——代表團蘇格蘭小組主席，機器裝配工人。他是阿伯定，漢德生機械工廠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召集人，阿伯定機械工業聯合會區委會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的代表。爲漢德生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選派到本代表團，並得到阿伯

定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的支持。阿伯定市總工會委員會執行委員及蘇格蘭機械工業聯合會代表，蘇格蘭——蘇聯友好協會阿伯定委員會主席。

A·麥克依溫先生——海事機械工業裝配工人，機械工業聯合會委員。爲克里底班克的約翰·布朗船塢工人所選出。機器工業聯合會車間工人福利委員，並服務於引擎汽缸工人聯合會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

J·羅陵斯先生——錳質鼓輪公司（Manganese Drums Company）的鑄造工人。這是一家製造錳質青銅輪船推進器的工廠。他是車間工人福利委員，鑄造工人聯合會比爾肯海德分會主席及鑄造工人聯合會茂塞賽德區主席。爲錳質鼓輪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及一般鑄造部門的工人所選出。

J·E·雷勒先生——紐喀斯爾——昂——泰因裝配工人，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機械工業聯合會委員。爲諾森伯蘭郡赫布波恩——昂——泰因，貝蒂威爾地方，巴克、比爾金斯有限公司工人所選出。

G·羅斯先生——礦工，全國礦業工人聯合會林拜、諾茲分會（有一千會員）書記，胡克納爾市區委員會前任議員及區教育委員會議員，現為某些煤業工人委員會委員。為該分會會員所選出。

J·T·司徒克先生——泥水工人，建築業工人聯合會委員，愛丁堡總工會委員會代表。為愛丁堡建築工人所選出。

B·屈維斯先生——鑄鋼工人，鑄造工人聯合會設菲爾德分會主席。為英國鋼鐵公司車間工人聯合福利委員會所選出。煉鋼工人生產隊隊員，該隊在一九四九年曾訪問美國。他是鑄造工人聯合會區委會主席，設菲爾德總工會委員會代表，機械造船聯合會及設菲爾德區委會代表，該地上訴委員會及設菲爾德青工及學徒訓練委員會委員，布萊特賽德工黨幹事委員會委員。

W·威爾遜先生——航空工業工程師，代表團蘇格蘭小組秘書，格拉斯羅，希林頓地方，羅斯·羅依氏飛機工廠工場的車間工人聯合福利委員會召集人，該場

擁有一千一百名工人，全廠（四千七百名工人）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的副召集人。爲羅爾斯·羅依氏機械工人選派到本代表團。他是希林頓機械工業聯合會分會主席，和兩個機械工業分會機械工業聯合會（有二萬五千工人）貝斯利區委會的代表。

F·荷林斯華斯先生是代表團的團長，他是全國鑄造工人聯合會的組織者。他會同W·威恩雷特先生——英蘇友好協會的祕書長，現担任代表團的祕書——率領着本代表團。

我們向莫斯科出發

四月二十六日，我們第一次齊集在倫敦。就是在我們大家集中在一起經過介紹之後，彼此之間還是不大了解。我們大多數的代表都坦白承認我們對蘇聯的認識是非常有限的，不論在哪一方面，我們都習慣於閱讀國內報紙和收聽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塗上了一層色彩的新聞。但是同志們此次派我們出來就是爲了要去認識真相，

並且我們還帶着國內許多工廠和工會組織提出來的一大堆問題。我們相互的告誡着必須用清醒的頭腦去弄清楚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事物。

就在我們初次會見的那天晚上，還特地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可是來參加的新聞界代表却寥寥無幾。以我們此次訪問的重要性來說，那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我們一行於四月二十七日搭捷克飛機飛離倫敦，伴隨着我們離去的是成千成萬工人們底美好的願望和帶着向蘇聯工人致敬的信息。代表團的蘇格蘭小組還帶着一份獻給約瑟夫·斯大林的精緻的禮物——愛丁堡版本的初版羅伯特·朋斯全集。

當我們飛翔在曾經被希特勒的閃電戰襲擊過的某些歐洲地區的上空，從窗戶中望出去時，有一位代表說道：「我們的飛機是載着不同的貨物——友誼代替了我們已經受夠了的炸彈。」

在布拉格，我們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工會代表們的歡迎，承他們殷勤的招待了

我們一個晚上（住在一所被接收過來作為工會會員們假期休息的旅館裏），並且還把我們當成捷克工會的貴賓。第二天，我們分乘了蘇聯飛機。我們第一站停下來的是里伏夫，在那裏我們初次嘗到了蘇聯招待的滋味：里伏夫市總工會委員會招待我們吃了頓飯。在我們動身向莫斯科出發之前，我們拉着手向他們道着「後會有期」。

到達

從我們到達莫斯科的時候起，我們的代表們就被待為貴賓，簡直可以說成了工人階級的大使。當我們一下飛機，機場上就有一大羣工會的領袖們在等着歡迎我們了。在歡迎者的中間有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即蘇維埃總工會委員會）的書記索羅維耶夫先生、莫斯科市總工會委員會主席克利斯基揚寧諾夫先生及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國際部的皮爾新先生。在蘇聯的工會領袖們致了簡短而熱情的歡迎詞之後，麥克風就準備好了，要將我們代表團團長代表英國人民的敬意，傳播

到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蘇聯的每一個角落裏去。飛機場上還擠滿了一大羣攝影記者和新聞記者。很顯然的，蘇聯的各個工會和報紙都把我們的任務當作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這使得我們大家都驕然地回憶起國內各大報紙和英國無線電廣播公司對我們所抱的那種態度來了。

大約有十輛汽車在等候着，要把我們從飛機場載到城裏去。我們知道這些汽車還是三年前才出廠的。它們非但式樣美觀，而且相當舒適。在我們留在蘇聯的期間，不論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都看見這樣的汽車，在這份報告的後面我們將專門的來談它。我們是在一條通往城裏的、一段是好路面一段是壞路面的公路上行駛着。我們經過了很多幢木頭房子，有的已經顯得很古老和非常的腐朽了。但是在它們的四周，當我們馳駛在公路上的時候，我們也看到了一排排巨大的現代式的房屋和正用最新式的起重機在修建中的高入雲霄的大建築。我們這算是獲得了蘇聯新舊事物的最初的一瞥。

我們怎樣安排我們的旅行

我們代表團的團員們代表着各種各樣的專門行業，雖然，一般的機械工業是佔着優勢。當然，每個團員都渴望着要去觀摩和他做着同樣工作的蘇聯工人的工作程序。有些代表希望去參觀斯大林格勒，有的是爲了斯大林格勒的戰爭史蹟，有的是因爲他們在本鄉上已經募集了一筆基金，作爲資助那兒一所醫院的設備，還有一個代表，他特別想去訪問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工廠。

蘇格蘭小組的代表們決定去訪問烏克蘭的首都基輔，因爲烏克蘭共和國和蘇格蘭兩地的工會會員們已經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我們大多數的代表對蘇聯工人怎樣消磨他們的工餘時間和假日都非常感到興趣。爲這就得去訪問假期療養所、俱樂部、運動場等等。除了我們每個人所特別感到興趣的事以外，還有很多共同的問題是我們大家都想知道的。還有人請求派一個代表去探問我們是否可以到烏拉爾的斯

維爾德洛夫斯克去。因為他們當地的工會會員們最近寄來了一份響應友好信息的慰問紀念冊。

所以，早在我們離開倫敦之前，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代表團是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願望的。因此代表團決定按照大多數人的意見行事，並且授權給代表團的團長和秘書會同蘇格蘭小組的負責代表們盡速提出我們的旅行計劃，使我們能夠安排一個與我們的蘇聯主人的討論會。你不難想像到，擬定一個這類性質的計劃，該是一件多麼複雜的工作。然而，我們還是擬定了一張很週密的旅程表；因此，我們在到達目的地之後，便能立刻和蘇聯的工會代表們開會討論，向他們提出我們的要
求。

隨便的說一句「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是多麼輕鬆的一句話！但是祇要你一踏上了蘇聯的國土，你才會知道這原來是一個幅員多麼遼闊廣大的國家。我們計算了一下坐飛機旅行蘇聯要化的時間之後，才了解到我們以前還不大懂得訪問莫斯科

郊外一些重要市鎮的意義。所以，我們必須決定，在僅有的兩個星期的時間中我們是否應該放棄太多的旅行時間，或者我們是否應該減少到莫斯科郊外市鎮的訪問次數。當然，我們停留在莫斯科的期間，還是可以去參觀我們所感到興趣的很多工業部門。但是，我們感到我們還應該到其他地方去一下，好在我們的旅途中多參觀一些工廠，然後，在返回莫斯科時，再去訪問那些不可能包括在我們這次旅行中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們的蘇聯友人完全讓我們自己來決定我們需要些什麼，並且還給了我們有益的意見，這是我們感激不盡的。你應該記得：我們絕大多數的代表，都是頭一回旅行國外，並且還是第一遭作空中旅行的人。

我們把一切情形都作了一番比較，最後我們決定：必須盡量利用現成的一切便利。雖說我們也曉得這是一次非常吃力的旅行，可是我們還是要求到基輔、索契和斯大林格勒去。如果把連回到莫斯科來的旅程都包括在內的話，全程約有二千五百英里。這是一次相當遼闊的旅行。現在回想起來連我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們所計

劃的這次旅行應該說勇氣可真是不小呢。顯然，我們之所以把這次旅行看成那樣的輕鬆，是因為有人對我們說：「請告訴我們，你們要什麼，我們都會給你們安排停當的。」他們給我們準備了五個英文翻譯員，並且還有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的科爾涅耶夫先生和我們同行——一行二十六人。並為我們的全蘇旅行準備了兩架專機。

在這次旅行獲得了大家同意之後，我們又定出了第二部計劃：我們要在旅途中參觀些什麼地方，並且還希望我們能夠獲得所訪問的各城市的總工會委員會的必要幫助——我們也真的完全作到了。同時，我們還擬出了一個包括我們在莫斯科的日程表。

整個說來，我們在兩個星期內所見到的，就遠遠超過了我們每個代表所認為可能的範圍。不管是誰，如果他再向我們說，蘇聯人民是不願意合作的話，那我們就要告訴他們：那是一種誹謗。在每一個可能設想到的方法中，我們都獲得了合作。

我們可以完成我們所提出來的方案，而且甚至於還超過了原定的計劃。在全部旅行期間內，我們的主人和翻譯員都是些殷勤有禮的模範人物。

我們一共訪問了五所工廠，一座煤礦——離莫斯科有一百三十英里的汽車行程；還參觀了大建築物、索契假期療養地的三座工人療養院、工人俱樂部、幼稚園、中學堂、鐵路工人醫院、鐵路工人醫療所、二個集體農莊和一所醫學研究所，還參加了基督降生教堂（俄國正教）和聖·路都維克（羅馬天主教）的彌撒。我們還訪問了礦工和農莊莊員們的家庭。我們也參觀了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它是那樣的富麗堂皇，吸引了我們的全部注意力。我們還看了蘇聯的歌劇和舞蹈，我們有很多代表就是在自己的祖國都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玩藝。我們還看了普通的和立體的蘇聯電影。參觀了博物館，包括莫斯科著名的常期開放的建築展覽會在內。不論是在什麼地方，祇要我們願意，都可以毫無拘束的和工人們攀談。我們會與工會代表，工廠、衛生、教育及其他部門的負責同志們作了多次友好的學術討論。我們還參觀了

克里姆林宮。在「五一」勞動節的那一天，我們親眼看見了這個世界所可能提供出的最令人難忘的一個場面：一百多萬的莫斯科市民，載歌載行的穿過紅場，向他們敬愛的和最熱愛的領袖們歡呼，手裏還舉着與各族人民和平友好的鮮明旗幟。

主要的結論

根據我們的經歷，我們願意十分肯定的說，英國大多數的報紙所報導的蘇聯情形與實際情況完全是兩回事。

例如：我們就聽見過許多關於「鐵幕」的說法。但是有我們的一位代表——凱依，在訪蘇期間就接到北明翰一家報館打到莫斯科來向他採訪新聞的兩次電話。還有兩位代表曾在莫斯科打長途電話給他們遠在英國的太太。在打這些長途電話的時候，連絲毫的麻煩都沒有。我們可以到我們願意去的任何地方去，並且還可以跟任何人自由的談話。我們中間那些帶着照相機的代表們，可以隨意到處拍照。祇有

「五一」勞動節在紅場上的那一天，攝影記者才必須獲得特別的許可。他們邀請我們全體代表作廣播演說；我們大多數的人都這樣作了。根本沒有一個人想事先來知道我們想講些什麼，也沒有來檢查或刪改我們的講演稿。我們代表團的組成份子不可能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的；但儘管這樣，還是得到了在訪問中的一切便利。這個事實，就顯示了「鐵幕」的說法完全是虛構的。

工人就是主人

毫無疑問，蘇聯的工人階級就是今天蘇聯的主人。蘇聯工會所坦負的責任和所享有的權力，在資本主義世界是曠古未聞的事。隨處你都可以找到無數的例子來證明。我們看到了在工廠裏作工的人，有許多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和最高法院的委員。在我們所到過的工廠裏，我們都被介紹給了車間工人委員會的主席：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我們很驚奇地聽到，當一個工人被選到這樣職位上去的時候，立刻

就解除了他的本位工作；但他的薪金還是按照他以前工資的平均數計算，這樣他就可以代表工會有效地去執行任務了。我們中間也有不少的代表在英國他們自己的工廠裏也是處於同樣的職位，但是他們祇能在工餘的時間去搞他們的工會工作。他們都羨慕着他們的蘇聯伙伴們所享有的那些便利，並且還親口向他們這樣說過。我們還獲悉了車間委員會的主席及其他一切工會的工作人員，都是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出來的。車間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年選舉一次。我們還發現了一件使我們驚奇的事：工廠廠長的薪金還低於他們所管理的廠子裏的一些工人的工資。

我們知道了很多出身微賤的人被提拔到責任十分重大的工作崗位上的例子。索契工會療養院的主任醫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西伯利亞人，體格魁偉得像一個運動家。他的父親曾作過礦工。他本人在早年的時候當過裝配工人，革命後他才決定改行學醫。他得到了一切幫助，最後終於完成了學業。不久，他就在紅軍裏作看護傷員的工作，以後他就當了他那所療養院的主任醫師。他的老婆也是一個醫

生，她是一個火車司機的女兒。他們那十九歲的兒子還正在莫斯科的醫學院唸書呢。

有一天，當我們在馬路上散步的時候，撞着一個衣襟上掛着一枚勳章的青年。我們就停下來圍着問他那是什麼勳章。他告訴我們說，他獲得了這枚勳章是因為他在戰爭中立下了功勞。他曾在白俄羅斯的前綫上作過戰。於是我們又問他現在作什麼事情。他回答我們說他剛剛畢了業，當了醫生；並且與所有的蘇聯學生一樣，在學習期間，他還是照領薪金。

還有一個基輔市總工會委員會主席奧斯達彭柯先生的例子。他在我們到達基輔的第一個晚上和我們在一起吃過飯。他是在誕生兩天後在街頭上被人家發現的，革命前被寄養在孤兒院裏。一九一八年，那時他才十三歲就參加了紅軍。從那以後，他的生命一半是消磨在保衛祖國的戰爭裏，一半是用在提高他知識的學習上。上次大戰期間——大戰中他負過十四次傷——他用自學完成了他的學業，在上次戰爭結

束時，他得到了學位，現在當講師了。他的生活跟很多人一樣——在和平的間歇期間以及即使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奮鬥前進。這也許對我們還有點陌生，發現高居市總工會主席地位的人，是一個講師。但是在蘇聯，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似乎是什麼分別的。他們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工人。他們全體都屬於工會。廠長和工人一樣同屬一個工會，醫生和醫院的工友一樣，藝術家又和戲院的侍者一樣，屬於同一個工會組織。

我們詢問我們曾經訪問過的各個工廠的廠長們，他們是怎樣獲得這樣職位的。於是他們當着一羣工人的面，向我們講述着他們的生活歷史。他們所講的都是一個依靠他（或她）自己的能力和得到政府的幫助才升擢到現在職位的。正如我們中間的一個代表所說：「你們當了經理，是由於你們的能力，而並不是依靠着什麼裙帶關係。」

當我們到大劇院去看戲的時候，看到那裏面擠滿了工人。一個代表指着說道：

「我敢說，在舊社會時代，工人是絕對不可能到這裏來的。——真的，不論我們走到那裏，我們都發現蘇聯工人都享受着國家所能夠賦予他的一切福利。

「五一」勞動節的前夕，在蘇聯全國總工會委員會歡宴各工會代表團的招待會上，席間，英國代表團在庫茲涅卓夫先生的提議下，首先光榮地接受了他的乾杯。在座的還有着很多來自各工廠的工人，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的主席挨次又向他們每人乾杯。每一個人都交融在非常隨便和愉快的氣氛裏，沒有一個顯出任何不自在的神情來。

以後我們又發現工廠廠長和工人們之間的那種真正的友好感情。這是千真萬確的。在我們與廠長們討論的時候，在座的工人也加入了討論。當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們也是那樣的無拘無束。我們在工廠裏同他們談話的時候，廠長和工人之間也表現着那同樣友好的精神。在別的国家裏要發現這樣平凡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良好的制度

我們下了一個果斷的結論：作為蘇聯的組織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實施得非常的好。各方面都在不斷的巨大進步中。我們的主人，給我們的幫助真是無微不至；因為他們並不專把他們最好的東西給我們看，同時也把他們最壞的搬出來，這樣我們就可能刻畫出一幅新舊交替的圖畫來。我們看到古舊的小屋子，也看到就在它們後面建築中的新的大住宅。當這些住宅的建設工程完竣的時候，在它前面的小屋就要被拆掉。我們還看到了一些凹凸不平的馬路，但是我們也看到不少壯觀的大馬路。有一天，當我們在莫斯科郊區瀏覽都市風光的時候，一個住在一座古舊屋子裏的龍鍾老太太向我們走來，問我們是誰，後來就拉着我們翻譯員的衣袖激動地說：「別忘了帶他們去看看莫斯科大學的新校舍。」顯然，她是多麼的熱中於祖國的成就啊！並且還要我們看到那展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將來。

婦女享有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權利。關於這點，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遇見各種不同職業的婦女，從毫無工作經驗的到高度熟練的技術工人。她們在技術上還佔着重要的地位。凡是一切婦女體力能夠擔負的工作部門，她們都有權參加，並且還工作得很好。因而，男工與女工的工資率沒有絲毫的差別。無論是在什麼地方，男人、婦女和青年的工資率都是一樣的。我們還知道了關於保護在職母親和兒童的精密的福利制度，這個制度使婦女們可以在工作中過着愉快與健康的生活，而且同時也可能使她們的家庭生活有良好的發展。

無論到哪兒去，我們都發現在談論着增加生產的人們。我們看見每一個人都很忙，工作熱情也非常高。商店都擠滿了人；當然不是指一家商店而言，所有的商店都是這個樣子。我們還訪問了很多商店。商店裏陳設着五花八門的貨物，質料有次等的，但也有上乘的。看着那些人選購物品時的情況，這是一件多麼意味深長的事啊！當我們想起國內報紙上登載的那些報導，說什麼「俄國人是買不起東西的，並

且他們連手錶之類的東西，是什麼樣子也不曉得；時，都不禁的覺得好笑；因為我們正看見了那些被認為連什麼都不曉得的人，却爭先恐後地在選購着這些物品。

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你可以看見成百成千輛的新牌汽車，特別是「勝利牌」的汽車。我們也發現有許多的工人置有這樣的車子。街上還有新型的無軌電車、公共汽車和電車，這都是在最近三年內製造出來的，式樣美觀不說，還裝有自動開關的車門。簇新的地下火車站也開放了。我們曾參觀過一座地下火車站，那是在我們到達的不久之前才落成的。在莫斯科，每一幢房屋，連古老的木頭房子在內都裝有電燈。到處都在栽植樹木，到處都在修建新的公園。他們把已經長成了的樹，搬到莫斯科來，樹根上還掛着一大塊泥上，種在人行道上。自大戰結束以來，像這樣栽植起來的樹木，連一株也不會枯死過，並且還一直的長得很好。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我們穿過一條馬路的時候，看見工人們正在修建人行道；第二天我們又走到原來那條街上去時，人行道上已經栽好了樹木。在基輔和斯大林格勒也有像這樣的事

請。在我們到集體農莊去參觀的路途上，我們穿過一些曾經被德國人毀壞了的大菓樹園；現在，這些菓樹園都長着粗壯的小蘋果樹了，蘋果樹下就是一畦畦的青菜。在鄉間，沿着道路的邊沿，他們也在栽植菓樹。無論是在哪兒，他們都化費了很多時間，要把他們的城市和鄉村打扮得更加漂亮起來。

莫斯科的地平線就是不平凡的一景。無論在哪兒，你都可以看見正在修建中的龐大的新建築物。在每一幢大樓的現場上，至少都有着一架自動上升式的大型起重機，房屋一層層的往上升時，起重機也自動的向上升起。

其次是清潔。他們每天都要沖洗街道。在莫斯科，天色剛剛破曉的時候，他們就駕着一隊自動噴水的載水車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只消一個清晨就將全城的馬路都沖洗完了。這種洗刷工作一天有好多次，不管是雨天或晴天，在灑水車的後面，總跟着機械掃路機。人行道是用一條握在手裏的水管來沖洗的。每一排房屋、商店或者機關都設有專門負責清潔的人。

工資隨着產量的增加而提高

我們已經知道在蘇聯是沒有什麼工資限額的。工人是根據他們的生產能力來獲取工資。生產得越多，工資也就越高。如果超過了生產目標還可以領到獎金。如果超過生產定額的數量越多的話，獎金也就連續的增加。有時候，獎金加到工資的兩倍甚或三倍的。正如代表團團員們所指出的，這與在其他國家內發生的情形完全相反。在那些國家裏，工作比估計者規定的期限完成得早，工資率就減低了。所以，在蘇聯就具備着一切增加生產的推動力。此外，在蘇聯沒有生產過剩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沒有失業的可能性。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所永遠經受着的那始終如一的恐怖心理，對於蘇聯的工人說來是完全不存在的事。我們曾跟一些工人談起，他們告訴我們說，有些工人正積蓄點錢來買汽車，有的人把省下來的錢拿去製新衣；也有根本不想到積蓄的人。不管他們積蓄與否，就沒有一個人為不景氣的日子發過愁。

正如和我們談話的一個蘇聯婦女所說的那樣：「暗無天日的日子再也不會有了。」

一切都是爲了工人的利益而做的。沒有一個人每年得到過少於二個星期的假期——照付全部工資的假期。此外，連公共假日計算起來還有一個禮拜呢，這也是照發工資的。大部份的工人每年都有四個星期付全部工資的假期。這份工資是按前幾月工資平均數算的，並不依照工資的基本率算。工人可以在休養所裏消度他們的假日。這些休養所並不亞於任何國家內的最漂亮的旅館。有我們的一位代表——建築工人——對我們說，他曾參加過萊因公園豪華住宅的建築工程，但那富麗堂皇的程度遠遠不如索契的礦工療養院。更何況他們還不斷的在改善這塊旖旎風光的名勝地方呢。他們還把那興建新建築物，山頂蓊棚游泳池，及完成爬山火車的計劃展示給我們。在這所療養院裏，我們遇見了一個礦工，他是帶着妻子和女兒從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到索契來的。他們大約走了四千里的旅程，並且是坐飛機來度他們假日的。他的女兒大約十五歲左右，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除了這裏，還看什麼地方可

以找到一個像這樣閑綽地來消度假期的礦工家庭呢？

在我們所參觀過的醫院和醫療所裏，我們都發現那爲病人設想的舒適、清潔和完善的設備。我們大夥兒所熟悉的醫院規則是：在醫院裏，必須先坐在那一排排的硬椅子上，等着輪流去見醫生，但是在這裏根本就沒有一行行的硬椅子；這裏有的是舒適的單人皮椅，地板上還鋪着地毯。他們訂有預約制度和作息時間，這樣就能避免病人在就診之前的那段冗長的等待。而照顧每個病人的醫生和護士又是那樣的多。他們認爲大型的醫院病房並不太好，所以現在正在推行每間病房不得超過八張病床的原則。

不論大小工廠都設有它自己的福利俱樂部。他們的管理方法都一樣，雖然也有一些設備得還不能盡如人意。我們所看見的最好的俱樂部，是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的俱樂部——這真像一座宮殿：有舞廳。其舞廳之大差不多和英國最大的舞廳一樣。——這完全是供給這所工廠的工人們享用的。

而且所有的福利俱樂部，還設有影劇院、研究室、健身房、二歲到七歲兒童的幼稚園、嬰兒日間托兒所，一所擁有各種電療器械的醫務室，一位駐廠醫生和若干護士。在很多工廠裏，我們還看見一個叫作夜間療養院的部門；其實這就是一種醫院病房。工人們要是面色不大好，或者是病後纔回到工作崗位上來，祇要他們願意，就可以在夜間睡到這些病房裏來，得到格外的醫藥治療，特別的飲食和安靜的休息。工廠的食堂還設有專門部門來照顧那些需要定量食物的工人。

鄉間的情形也是一樣，集體農莊工人們底福利條件正在改進中。我們曾訪問了烏克蘭的兩座集體農莊。它們在大戰中都受到戰火的洗劫；現在，他們已經重新修復了主要的農場建築物，並且還在進行修建新的建築。我們曾看見一所精緻的新校舍。農村裏的人民現在都享受着幸福的教育，在他們的農場和房舍裏還有機械化的裝備，及有着科學和電氣的協助。而且那裏還有許多尚待完成的，特別是關於那現代化的廁所設備。

任何一點關於機器中的技術改進，都是爲了減輕工人的勞動。在這份報告裏，我們將慢慢地來講述那些先進的機器，並且我們都認爲促使生產水平的提高，這得靠技術的改進，而不是依靠辛苦的勞動。這個結論，被我們所看到的事實加強了。超時間的勞動是不允許的，除非有緊急情事發生；但即使如此，也必須取得工會組織的完全同意。

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們確信，蘇聯工人是在正確的道路上來完成他們經濟建設的。這種經濟建設，將生產出無比豐富的東西來滿足他們物質上和文化上的需要。

凡是我們到過的地方，無論是城市和鄉村，我們看見勞動人民都沉浸在提前完成生產、建築、農業、畜牧、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的任務中。他們是愛好勞動的，充滿生命活力的人民，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做。他們不是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民族，而是創造者的民族。他們憎恨那些害怕工作的寄生蟲。他們担负着需要許多年

和平勞動才能完成的建設任務。

對和平一致的希望

我們目睹了兩座遭受過戰火洗禮的城市。從我們蒐集到的全部材料中可以正確地得出一個結論：蘇聯的人民是普遍而熱烈的希望過和平的生活。這不僅在普通的工人中是如此，而且在我們所會見過的領袖們中間也是如此。任何一個和我們一樣看見過基輔和斯大林格勒，或者是和我們一樣同當地居民談過話的人們，都不可能想像這個國家有着需要發動另次大戰的，那怕是最小的根據。對他們來說，最普遍需要的是和平。如果他們向前邁進並完成他們心目中的計劃，那他們就可以掌握住自己的前途。我們所看見的，是一個受着一個單純的願望——改善男女和兒童們的生活條件——所鼓舞的、偉大的、愛好勞動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戰爭是想像不到的事情。

無疑的，蘇聯人民正遭受着另次戰爭可能性的困擾。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人們經常不斷地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是：「英國工人是怎樣在保衛和平呢？」當我們訪問一所離莫斯科約二十英里的紡織工廠時，這就是該廠女工們向我們提出來的主要問題。在基輔的一家糖果工廠裏，那頻繁不絕地向我們提出來的，也正是這個問題。有一天，當我們去參觀一座博物館時——那是兩座陳設着世界各地獻給斯大林禮物的博物館之一——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軍人攔住了我們。那個青年男子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他告訴我們他曾經參加過上次戰爭，現在他正在讀書。他要我們相信，蘇聯人民是不要新戰爭的。他那位穿着軍裝的朋友，所講的話也是一樣。他們兩個都要求我們要盡我們的一切力量來保衛和平。他最後還說道：「我們都厭倦戰爭了。」一個火車上的軍官，一個飛機裏的將軍——此外，還有很多另外的人——都抱着與這同樣的見解。

我們已經說到基輔和斯大林格勒。當我們看見斯大林格勒城的時候，我們代表

團的全體團員們都凜然震驚起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想像出這座城市在戰爭中所經歷的那種情景。我們沿着舊日的戰綫走去，每隔一二百碼遠近就有一座小小的紀念碑，在一大塊青崗石的上面，豎立着一座坦克砲塔。從那一片荒蕪的地面上還可以看出來，那兒曾經有過房屋和孩子們的嬉笑聲。我們還參觀了受到戰火洗劫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在參觀這座工廠的第二天，我們又訪問了斯大林格勒的都市建築專家，他把新斯大林格勒城的模型展示給我們。城裏的一切景物，都使人想起戰爭所帶給它的苦難。簡直沒有什麼是逃過上次大戰浩劫的。在我們旅館對面的那條馬路上曾經俘虜到一個納粹軍官豐·保魯斯。再穿過那條馬路，就是一座埋葬着一千個紅軍的墓塚，墓上正開放着朵朵鮮花。這樣的人民，怎麼會需要戰爭呢？他們需要的是重建更漂亮的斯大林格勒的和平歲月。我們在市政建設處已經看見了它的模型。如果他們有和平，他們就將修建起這座美麗的城市。

基輔——一座可愛的城市，到處都是樹木與公園，那密密的樹林，就使人感到

像生活在鄉間一樣。在街頭上漫步時，還可以看見戰爭遺留下來的痕跡。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在興建中的美麗的簇新大樓。那些富麗堂皇的建築物給了我們所有代表很深的印象。他們現在還不是在修建公共的建築物，而是在整修那些有着不可思議價值的古蹟。並且還在公園的小山頂上密密的栽植着相思草——這個花的俄國名字跟英文的意義一樣——那兒還有着爲保衛這座城市而犧牲的男女人們的紀念碑；在紀念碑底下長滿了五星花瓣的相思草。站在小山上從聶伯河的河面上眺望過去，看見基輔的人民正在那廣闊的土地上修建着設有各種水上運動的娛樂場所。在河岸的這邊，還有一座巨大的露天影劇院、露天舞場和一家可愛的茶室。在基輔和斯大林格勒，人們總是在忙於建設他們的城市，和努力使生活過得越舒服越幸福。

我們代表團感到蘇聯人民對實現和平生活和建設他們祖國所作的那種努力，就應該獲得每一個英國進步人士的支持。我們希望我們兩國政府間的緊密的合作。祇有這樣的合作才能消除目前存在於世界上的那種緊張的戰爭氣氛。

對英國人民的友誼

在蘇聯看不到對英國人民的任何敵視。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發現那偉大的友誼，誠懇和廣泛的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應緊密的團結在一起。我們簡直難於解釋我們政府所執行的那套政策。他們問，為什麼在英國會有美國的航空基地；如果你從蘇聯方面來看這些基地時，則這個問題就難於答覆。毫無疑義的，我們政府的政策受到了強烈的批評。也同樣毫無疑義的，蘇聯人民——我們所遇見的許多不同職業的人們——對待我們人民的只是最真摯的友情。他們真正的了解我們英國人民在戰爭中所遭受過的苦難。當我們在蘇聯各地的宴會席上時，好些當地的工會會員都站起來為我們的友誼乾杯，還告訴我們說，他們是怎樣的銘記着在上次大戰中英國人民所經歷過的情景。

但是還有着一個可以理解的願望，那就是我們也應該承認的蘇聯曾遭受過巨大

的犧牲。我們都感到英國工會會員的這次訪問，一定會大大有助於彌補起我們兩國人民間的缺陷。今天，世界上頭等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衛和平。我們代表團要讓蘇聯人民知道，我們英國人民也是需要和平的。我們都要活下去。我們都要看見一個光輝燦爛的將來。我們都有妻室兒女。我們從戰爭裏什麼也得不到。但從和平裏，我們却可以得到一切。這正是爲什麼我們喜歡看見我們兩國工會會員間的密切關係。

在我們訪問蘇聯的最後幾天裏，我們才認識到了我們所存在着那許多問題是怎樣產生的，一半是因爲我們國內不知道蘇聯的真實情形，一半是因爲大多數的英國報紙濫造謠言。我們所讀到的關於蘇聯的那些荒謬的報導，完全是沒有根據的。任何人都能夠得到真相。每天在蘇聯都有事情發生，祇有這些才應該成爲我們報紙上的頭條新聞，那就是進步的和穩步前進的種種事實。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絕大多數人民依然還是被蒙在鼓裏。

蘇聯也還存在着許多缺點。但蘇聯人民是首先承認這些缺點的。在我們的訪問中，他們並不把那些缺點向我們藏起來。工會的代表們，包括蘇維埃總工會委員會主席庫茲涅卓夫，及當時的最高蘇維埃主席，他在我們臨別的宴會上向我們承認了這些缺點。庫茲涅卓夫在這方面談了很多。他向我們表示說，蘇聯人民也從沙皇時代承繼下來很多不好的東西。但是，這些壞東西都是屬於舊社會的，我們正不斷的在清除它。有很多東西，如果沒有戰爭的話，也早就消滅了。他們不斷的在創造新型的人民，把農村的工人訓練成熟練的技師，到農莊上或到城市裏去工作。蘇聯人民正集中全力來建設一個繁榮幸福的將來。我們代表團確信：有了和平，蘇聯人民一定會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代表團被派到蘇聯來，就有助於加強我們兩國人民間的友誼。我們像朋友般的來，也像朋友般的去。我們想把我們所知道的作一番廣泛的傳達。有關蘇聯的謠言就有助於造成一種氣氛；在這種氣氛中，戰爭便可能發生。而瞭解真相也可能

造成一種氣氛；但在這種氣氛中，戰爭便成爲不可能。我們代表團將盡力傳播蘇聯人民的真實情況，以及他們在組織生活方面，爲全蘇聯人民造福的努力。要作這樣的傳達報告，我們知道一定有着我們必須克服的若干困難。我們一回國，就有某些報紙用最惡毒的態度來對待我們。我們要作一番真實性的報導，同時指出蘇聯的缺點和成就。但是有很多報紙好像祇樂於去作一番歪曲的報導，或者是完全來壓制我們的報告。這就意味着：我們面臨着一項艱苦的任務，我們希望我們的工會工作同志們能幫助我們來完成它，盡量廣泛的傳播我們的總結報告和結論。

上面的聲明是我們代表團全體的意見。

全體團員簽署

工會

在訪蘇期間，有一兩樁事情使我們獲得的印象很深，譬如工會所佔的地位吧：蘇聯的工會不僅在經濟和工業方面起着巨大的影響，而且在社會和文化方面也是一樣。

工會的大門——順便提一下，會員都是自願加入的——是向全體工人，以及技術學校的學生開放着的。每一個工業部門都設有一個工會。

我們在訪問之前，有幾位我們的代表都還驚奇着，像我們已聽得爛熟的生產定額和生產目標是否一定會使有些工人勞動過度了。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生產目標是怎樣製定的以及如何加以確定的？

據解釋稱：在通過一個計劃之前，一切可能性都要從下到上的加以討論。因

此，即使是一個最起碼的工人，在決定計劃之前，也都有發表他自己意見的一切機會。在製訂計劃的整個過程中，還得隨時與工會進行磋商。

這就完全清晰地着重的說明了工人們在努力爭取完成他們生產目標時所表現出的那種熱情。他們自己參與了決定生產目標。不能完成生產目標就意味着給他們自己下不了台。

事實上，我們發現那担心着不合理的計劃會過份加重工人們的負擔，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通常都超過了標準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這已成爲一條規律了。

在我們所訪問的每一所工廠裏，工會主席都是由工人們選舉出來的——大略相等於我們的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會的召集人；但他們是用全部時間在搞工會工作。工會主席的職務就是有了困難的時候去解決這些困難和估計可能發生的困難；這樣一來，任何困難就不大容易釀成嚴重的事了。

每一所工廠都有一個協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擁有同樣人數的工人和行政上的

代表，它的意見對雙方都帶有約束性。

在蘇聯，共同協商倒是件實事求是的事情。有幾位我們的代表還擔心着這可能完全是共產黨搞的「把戲」，但是我們不久就認識到這些擔心也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曾問過一個工廠的工會主席（一位婦女），工會主席是否都是共產黨的提名人。她告訴我們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被提名作候選人。在最後選出一個人之前，許多提名人的優點都要加以討論，而這種討論一向都是非常熱烈的。

如果一個特別的候選人，有着該廠黨員們的支持，那他是常常當選的了？——我們問道。

「絕沒有常常的事。」她微笑地回答道。

工會不僅是要關心工人們在工作中的利益，而且還得關心工人們全部業餘時間的娛樂生活。我們所訪問過的工廠都設有文化宮，裏面有電影院、音樂廳、兒童自然研究室、木馬以及寬大明朗的閱覽室等等。

「文化宮」在英國人的耳朵聽起來還有點討厭，但是我敢保證說，這些文化宮是一點也不令人討厭的。

我問一個文化宮閱覽室的管理人，他們除了俄文書以外有沒有外國書。他隨手檢出一份西方作家的書目表來——有科學技術方面的也有小說——這些書就放在他的那些書櫥上。我懷着奇特的心情在這間閱覽室漫步着，我問一個姑娘她在讀什麼書；那是一本傑克·倫敦小說的俄譯本。

這也許是我這蘇格蘭人的謹慎小心的天性吧，我要想證實一下她是不是希圖來討好我；所以我請求把這本書借用一下，拿去問另一位翻譯。那確是傑克·倫敦的小說。

蘇維埃工會是對社會安全基金管理局直接負責的。

薪金等級是由工資委員會集中決定的，在這個委員會裏工會起了支配作用。我們曾經同工會方面工資部門的負責人開過一次會，他們向我們說明了工資的結構。

手藝者和勞動者之間並沒有着嚴格的分界線。每一工業部門裏都有等級表，而且各部門都有其自己的基本率。比方說，機械工人就被分成了八級，五金工人分成了十二級等等。

然而，所有的工人都可以獲得大大超過於他們基本率的工資。單就拿這些基本率來說，就保證可以維持其合理的生活水平。工資部的負責人指出：在社會主義下，「基本工資加計件工資率」的制度是一個正確的制度，這把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是結合在一起了。

高薪等級表不僅僅是指熟練的工作，而且也包括困難或危險的工作在內。

生產增加時，工資也就全面提高。工人拿回家去的工資只不過是他所獲得的實際利益的一部份。

如果工人沒有在工作中犯過錯誤，或者工人離開了本位工作去搞工會工作，以及他當了工人代表時，他的工資是受到保障的。

工廠行政當局有權辭退工人嗎？有的。但這樣的事情倒不多見。辭退一個工人必須與工會完全協商好了而且把每一個可能性都作了研究之後才辦得到的。在一個工廠裏我們問近期來曾辭退了多少工人；在去年一年裏僅僅有過兩件這樣的事。

在另一方面，只要工人願意，他也有離職的一切權利。

工會的會費是每月工資的百分之一。技術學校的學生每月祇不過付一個盧布，即使他們還沒有參加工業部門的工作，但他們還是可以參加工會的一切活動。

毫無疑問的，工人們都認識到了而且還參與了他們所進行的計劃——地方性的和全國性的，因而有了完成這些計劃的真正勞動熱情，爲了他們自己的及整個國家的利益。

人民管理的國家

至於我所關心的「鐵幕」是不存在的。我已經毫無拘束的旅行了我所喜歡去的地方，甚至人家還問我：「你還要去什麼地方參觀呢？」我還可以到電台上去廣播，而且沒有人來檢查我的廣播稿。祇要我高興就可以去找人們談話。

絕大多數的英國人民，他們從報紙上獲得的關於蘇聯的報導都是被歪曲了的。我已經訪問了蘇聯人民，我已經看見了他們是怎樣在生活，怎樣在工作 and 怎樣在娛樂。我還接觸到工會的一些負責幹部。並且，那選舉他們的民主方法還深深的感動了我。

站在為外賓們預備下的觀禮台上，我親眼看到了「五一」勞動節的慶祝遊行，和蘇聯工人在生產中的傑出紀錄。

行列的前導是一支人數衆多的軍樂隊，緊跟在軍樂隊後面的是武裝部隊，他們

的雄姿，並不比任何的英國保衛團遜色。隊伍的後面是各種類型的車輛、坦克和各種口徑的自動砲。頭上還飛翔着紅軍的空軍，包括那最快的噴氣式飛機。這些就一直繼續了一個鐘頭。在這開始的當兒，一位騎在馬上的將軍就沿着等待檢閱的隊伍高呼：「士兵同志們，早安。」他們也回答道：「將軍同志，早安。」

然後，才是以兒童們作前導的工人隊伍。爲數總在百萬以上，連家屬都全帶出來了，與工人隊伍並列的走着，父親牽着孩子，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執着一束鮮花。上面寫着號召和平和號召各族人民友好口號的旗幟，匯成了一條永無盡頭的河流。當他們走過來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了他們的面孔——那就是他們在行經站着斯大林和其他領袖們的主席台時，昂頭微笑着的面孔。

作爲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社會主義者來說，看見了這些團結在共同自由事業中的人們，我是被深深地感動了。他們都自信着那冷酷辛艱的生活已成爲過去的事了，放在他們前面的是光明燦爛的未來。我所看到的不是一場夢，而是現實！我看見的

是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作了主人，從苦難與壓迫，飢餓與匱乏中站了起來，走向快樂與幸福的工人階級。

我在訪蘇之前，我把蘇聯的工會當成是一個代替了舊資本主義資本家的組織，這個組織爲了要使工人們遵守紀律和生產，還得拿起那套跟舊時一樣的武器。

我發現我是完全錯了。工會所享有的地位在全世界各個國家裏是找不出來的。他們正管理着有利於勞動人民的工業。

工會還積極的担負着制定有關生產，勞動條件，提高生活與文化水平的責任。他們管理着社會事業和經營着工人休養所和療養院。我也訪問了這些療養院，並且發現這些療養院都是很完善的。

工會還替工人所做的工作參加制定工資的支付制度，就是按照社會主義的工資原則，以工人所從事的工作及其成品的質量來核定工資。

會員們有權起來批評他們工會工作人員的任何活動，祇要這些活動不爲他們所

滿意。

工會組織在通過其工作方針時，會員們能夠隨時要求參加各項會議。

工會的全部工作人員都是採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出來的。地方工會工作人員的任期是一年。

全國性的工會工作人員的任期是二年。任何工作人員，不論其職位的高低如何，祇要大多數的會員投票贊成都可以被解職。

會費是工資的百分之一。工廠的工會組織與我們一樣。車間工人福利委員是選出來的，工會工廠委員會也是一樣。

但是，工會工廠委員會的主席是用全部時間來處理會務的，他的工資是根據他過去一年內每週工資的平均數字計算。

蘇聯工會的組織機構跟我們的機械工人聯合會的機構一樣。祇有他們已經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却還在艱苦地爲達到這樣的目的作鬥爭。

罷工並不算犯法；但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因為有着對付爭論的最快的方法。

會員有一種權利：他如有問題提出，工會必須在三天之內爲之解決；倘不能獲得解決時，他可以上訴到上級機關去。

由於一切工業都歸屬於人民，那爲着人民本身利益所發生的爭執，是會立即獲得解決的。

英國的工會祇有學習蘇聯的工會法，特別是蘇聯工會會員所享受的那種民主自由，才能把工會搞好。

當報紙上刊載着蘇聯政府將其政策向人民強迫推行時，就不要相信這樣的報導。因爲我曾經親眼目睹看到：當工人們走到那站着向羣衆招手答禮的他們領袖們的地方時，都大聲的歌頌他們的領袖。在我所訪問過的工廠裏，我還碰見了人民的領袖、工程師和其他人物。

我罕見了一個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裏，永遠驅逐了那寄生蟲的貴族；在

這樣的國家裏勞動與財富是連在一起的。這個國家，就是有着美好前途的蘇聯。蘇聯人民正享受着社會主義的幸福。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哈代、韋勃和其他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創始者們所夢想追逐的。蘇聯人不要戰爭。我所看見的他們的教育制度，是教人民去創造而不是去破壞。如果說他們是在準備着新的戰爭，那我們爲什麼看見他們是在大規模的重建他們的國家呢？我要告訴英國的工人：「不要相信戰爭販子。與我們的蘇聯同志們一起努力爭取和平。請相信這個英國工人所說的真實情況，因爲他曾經訪問了蘇聯並且親眼看見了，現在他回國來把這真實情況傳達給他的兄弟們。」

「五一」勞動節

——一封從莫斯科寄給工會報刊的信——

會員同志們：

在勞動節的這一天，我在這兒向你們致衷心的祝賀，我要說我為我們的協會得到了這樣的榮耀而感到多麼的驕傲啊！我被選為紡織工人聯合會全體會員的代表，在莫斯科慶祝這偉大的節目時，我也感到了無限的榮耀。

我住的屋子，正俯瞰着一塊廣大寬闊的方場，從這裏可一直通到著名的克里姆林宮前沿的紅場。從我的窗戶望出去，還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的一角。

清晨九點一刻鐘，我們離開了旅館，到我們觀禮的位置上去——那是一塊背對着克里姆林宮牆垣的地方。九點四十分我們到了那兒，一路上我們還看見大隊隊伍向他們集中待發的地方走去。

我的左手邊是列寧墓。斯大林先生同他的部長們就要出現在那檢閱台上。讓我來設想一下，在面前的這片廣場其大小就像是一座我們最大的運動場，那裏大約有二萬列隊的陸軍和海軍士兵。

在將近十點鐘的時候，那擁有四百五十人的樂隊走到了他們指定的地方，大部份都是銅樂器。十點正，斯大林先生同他的部長們走上了列寧墓，雷動的歡呼聲震撼了天空，樂隊演奏起來了，明朗的太陽光照在銅樂器上，照在各種顏色的軍服上，照耀在四週圍那懸掛着金邊紅旗的高樓大廈上，和巨幅的列寧先生、斯大林先生的畫像上。這一切是顯得那樣的富麗堂皇。

當陸海軍士兵們在斯大林先生面前走過的時候，他接受着他們的敬禮。跟在士兵們後面的是另一支早就佇候着進入紅場的大批隊伍。接着才是砲隊和坦克車隊等。這時，頭上還飛翔着空軍。

十一點二十分鐘，人民緊接在一大行列的打着紅領巾和穿着白色外衣的男女兒

童們的後面行進着。

紅旗和貼着標語的旗幟就有好幾萬面。

遊行的隊伍走了整整一天，一直到下午五點半鐘才解散。除開觀禮的人不算在內外，單就是穿過廣場的人們來說，就有二百萬光景。

我就不曾相信過我自己會親眼看到像這樣的遊行。

入夜，克里姆林宮及一切其他的建築物上都掛燈結綵，電炬通明，高空上懸着斯大林先生的巨幅畫像，上面閃耀着探照燈的光芒。一輪盈月緊貼着像片，向斯大林先生微笑着，月光也落在我們的頭上。廣場上還有焰火和舞蹈。

直到現在，我才注意到這次旅行是多麼的值得啊！

希望在我回到祖國來的時候，能夠詳細地告訴你們。

末了，爲你們大家對我的信任，再致以謝禮。

你們的忠實的H·赫德遜謹上

社會保險

國家社會保險計劃規定着爲一切企業，包括私人企業在內的全體工人謀取福利，同時還規定着爲老年人、母親（生產前後）、病人、不能獨立生活者、無生活能力者和殘廢者們謀取福利。在蘇聯的憲法中，規定着這樣的人是有權獲得這些優待的。

一九三三年，一切社會保險事業都移交給了蘇聯的總工會，並且責成爲工會的責任。總工會歸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這個中央理事會在遇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就是一個仲裁機關。

國家所付出的福利費用的基金，並不是來自國家所控制的各種工業及企業部門的營利，而是由行政部門按工人工資總數的比例，抽出規定的百分比的數字來作爲基金，工人不必再有所負擔。顯然地，當偉大的生產力爲國家所掌握時，在財政上

就可能大大的改善工人們底福利。

社會保險基金還供給療養院、兒童假期休息（暑假及寒假）和休養所。同時，社會保險基金對那些來這些地方休養的人，還照發工資。

關於剛提到的私人企業需要作一點說明。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裏，是沒有什麼私人企業的，這只是概括那些僱有護士、管家這樣工人的企業，以及指那些僱有工人的私人家庭而言；還有就是汽車司機和教堂裏僱傭着的各種人員等等。此外，沒有其他形式的私人企業了。

疾病與母親的照顧

對患病工人的福利照顧是由生病的第一天起到完全恢復健康和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為止。如果該工人成了殘廢還要繼續的照顧下去。

有了身孕的勞動婦女，在產前的三十五天就解除了她的工作，並且還有四十二

天作爲產後調養的假期。在生產前後的休息日子裏，福利費是全部照發的。

任何一個人都毫無例外的享有這些權利。這就是說，祇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健康保險的便利。

福利金的比例，得視工人工作時間的長短和他是否是工會會員來決定。比方說，煤礦、鋼鐵及捕漁等主要工業部門裏的工會會員，如果他在工作崗位上已經工作了一年，則他在患病的時候所獲得的福利金是他（她）平均工資數的百分之百。倘工作還不滿一年時，福利金是工資平均數的三分之二。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其他工業部門中的工人。因此，大多數的工人就不會因疾病而使收入受到損失了。

母親福利金的付給，也是用這個方法來核定其數額；所不同的是，該婦女必須是曾經作過不少於三個月的同樣的工作。

一個在主要工業部門裏工作的工會婦女會員，比方說，她的月薪是一千個盧布，那她在生產前後的離職期間就可以領到二千七百五十個盧布的福利金，但規定

她必須在原工作崗位已經工作了一年。如果她剛剛在三個月前才開始工作的話，她只能領到上列福利金總額的三分之二。

撫卹金

有下列情形者：

- 一、老年人。
- 二、長期服務者。
- 三、殘廢者。
- 四、不能獨立生活者。

撫卹金的付給得視服務時間的長短，殘廢的等級（有三級），工作部門及受領人過去的工資額來決定。所有的撫卹金，跟其他社會保險的方式一樣，都經由工會發放。撫卹金的金額不分男女，一律平等。「養老金」規定付給滿了二十五年工齡

的六十歲的男人和滿了二十年工齡的五十五歲的婦女。不得強迫受領養老金的人退休，他們還可以繼續作全部或部份時間的工作，除了領得養老金之外，他們還有其他的工資、津貼等等。一般的說，養老金是過去十二月工資平均數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養老金是按月發給的。

「長期服務津貼金」並不是所有的工業部門都有的，而祇是指服務於鋼鐵、化學、煤礦、鐵路運輸、教育及衛生等部門的工人，才能領到這種津貼。

其金額的多寡，視其服務的工業部門和工作的年代來決定。在鋼鐵工業部門裏，工作滿一年之後照工資額加百分之十，三年後加百分之十五，五年後加百分之二十，十年後加百分之二十五，十五年後加百分之三十，二十年後加百分之五十。這種津貼是工人繼續工作多久就付多久。在鐵道運輸部門裏，長期服務的養老金是付給滿五十五歲的男人和滿五十歲的婦女，並須工作滿足二十年者，其金額是工資數的百分之五十。教師是不分年紀大小，祇要滿足二十五年的工齡就行，其金額是

工資的百分之五十。醫務工作人員在鄉間工作十足滿了二十五年，或者是在城市工作十足滿了三十年者，就可以領到工資數百分之五十的養老金，不分年齡。

舉鋼鐵工業部門中工人的例子來說，男人到了六十歲，或者是女人到了五十五歲，都會領到老年養老金和長期服務的津貼，其數額相等於他們的平均工資數的總和。換句話說，到了這樣的年紀，工人們可以領到雙倍的工資。

「殘廢撫卹金」分三級。前兩級是指那些完全不能工作的工人，這種人最高可以領到其過去工資數的百分之百的撫卹金。

第三級包括的是失去部份工作能力的人，就是說，他們還可以做適當的工作。撫卹金的最高數是每月二百五十個盧布，最低是一百二十五個盧布，其金額完全根據工作能力的等級來調整。比方說，一個賺八百個盧布工資的工人殘廢了，只能做只有七百個盧布工資的輕便工作，那他的撫卹金就不能低於一百二十五個盧布，這樣他的總收入就成了八百二十五個盧布。

不能獨立生活者的撫卹金，是給那些不能工作的人，以及那些失去其主要生活依靠家庭的人。這種撫卹金包括付給孩子們一直到十八歲，或者是直到他們完成了大學學業的全部費用。領此項撫卹金的家庭，其金額得視其所屬工業部門過去的工資數及服務時間的長短。比方說，一個因倒塌事件而死的礦工，他的家庭就可以領到百分之百的撫卹金，其數額相等於他本人死前十二個月工資總和的平均數。每一工業部門都有其自己決定撫卹金數額的公式。

行政與管理

每一所工廠的工會會員，都得向其所在地爲工人謀求福利的社會保險局負責。社會保險委員會是由工人們提名，經過不記名投票選舉出來的，所以，包括了工場及辦公房自願參加工作的代表。任何人都可以當選；但規定必須是工會會員。在大工廠裏，社會保險委員會由一個有全部時間來處理會務的工人負責，這個人也是選

出來的。

社會保險委員會管理和掌握廠內的福利金，並對此項福利金負責。該委員會的責任包括核定福利金的數額，規定讓工人們免費或減費到休息所或療養院去休息，規定工人子女在少年兒童營及休息所的假期。這一切得依照職位的高低來決定。

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是一個約略相等於我國工會委員會的機關，它還特別設有一個社會保險部，這個部門給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即執行局）提供政策的考慮問題，包括有關社會保險預算的問題。因此，這一部門就是要實現工會會員們的願望。每一單獨的工會組織都有其自己的社會保險部來考慮問題和有效的來管理它自己的工會；每一個區或省的工會委員會也有社會保險部，負責全省事宜。如果遇有需要執行仲裁的事件發生，必須先讓區一級工會的社會保險部來執行；如果不能得到解決時，就須提到同性質的各加盟共和國的全國性的工會社會保險部去處理；處理不成，還須提到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的社會保險部；最後還可以

一直提到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

附屬的工作

除了業已提及的工作計劃以外，工會本身還辦有爲照顧工人及其在其他部門裏工作的工人家屬而設的休養所、療養院、醫院、醫療所——這是一種在每一所工作場所組織起來的先進方式的衛生站，有時也以一個區爲基礎——和夜間療養院。這後者相等於醫院的病房，附屬於工廠；因此，工人們在病後的一定時間內，遇有需要，還可以得到醫藥的照護和特別的定量食物。工會也給身心健康的工人們自由的假期。

在一九四九年，就有二百萬以上的工人被分派到療養院和休養所去休息，或者是工會規定的其他各種假期休息，包括爬山和旅行。單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季，就有將近五百萬的兒童在少年兒童營度過假期，費用由工會負擔。

工廠福利

在所有的工廠裏，都有著藏衣室和淋浴的設備。這些差不多已經設了二十多年了，但還是一直的弄得挺時髦。此外，還有運動設備——諸如足球場、籃球場、健身房和設有影劇兩用舞台的俱樂部。舉一個我們曾參觀過的一家工廠電影院的例子來說，這個電影院就有著一千零七十個座位。電影院的大小得觀工廠範圍的大小來決定。在工廠裏，工人們還有會議室。一般地說來，工廠都設有一座圖書館和其他研究室。在一所工廠的俱樂部裏，我們曾親眼看見工人們在學習跳舞、音樂、繪畫和雕刻。還有着行政與工人們定期召開月會的規定，凡是有關福利與生產的事項都可以在會上自由的討論，並且還明文規定着工人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參加討論，即使是在工作時間裏（我們就曾看見過一次這樣的會議）辯論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了。

爲配合那些力求上進的工人的需要，在每一所工廠創辦的學校裏還開辦了技術訓練班和夜校；此外，每一所工廠還設有放着舒適床位的休養所、療養院和公共食堂等等。

假期

在各種行業中，所有的假期都是照付工資的。工人在休假期中所領得的工資，其數額是相當於他假期前十二個月工資的平均數。一年最短的假期有十四天，最高有二十八天。這裏面並不包括每年有五天公共假期在內，工資也是如數發給的。技術工程師有十四天到四十天的假期，其休假期間的工資根據特定的工資表付給。

安全措施

一切安全措施都歸工會管理，收效很好。當必需改善財政補助時，國家就是負

實的當局。

工廠衛生

醫生的任務就是要逐月的檢查工人的身體和規定診治住在療養院和照顧住在休養所裏的工人。給工人們輪流的安排特別的飯食和規定工人們須在工廠的公共食堂裏吃飯，或者是將工人轉到夜間療養院去休息一個時期，藉以得到醫生的照護和特別的食物。每一所工廠都附設有醫務室；醫務室裏有着日夜工作的護士與醫生。同時在療養院裏也有着醫生和護士的照護。醫務室或休養所是沒有一般例假的。

工廠托兒所

每一所工廠都規定必須設立日間托兒所和育兒院，使在工廠裏工作的工人的子女能得到照顧，直到七週歲的孩子都有着爲他們設想的適當班次。他們還有像侍者

一樣的訓練有素的保姆和教員及一個醫生在一起工作。這是完全有利於孩子們的福利的。如果孩子的父母親希望在工餘的時間裏，參加一些公共職務，只要有必要，他們可以遲些時間再把孩子領回去，或者把孩子完全留在托兒所裏過夜。托兒所還有着設備完善的富有教育意義的玩具等。顯然，孩子們都被照顧得非常的週到。寄托的母親們在工作時間內，祇要有必要，可以經常不斷的去看望她們的孩子。

工廠公共食堂

工廠的公共食堂，就像飯店一樣，一張桌子可以坐四個人，桌面上鋪着白色的檯布和放着一隻插滿了鮮花的花瓶，陪襯得非常的調和。在基輔的一所像這樣的公共食堂裏，一頓飯的總價是二·八〇盧布，第一道湯是九十個戈比，主菜（肉和蔬菜）是一·六〇盧布，甜食是三十個戈比。在那裏有百分之八十的職工是在這公共食堂裏吃午飯的，其餘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在他們自己的家裏吃飯。

假期與健康

這次訪問，使我們親眼看見了那樣多的卓越事物，我們簡直很難挑出一些來說「這是最好的」。但是，在看見這些之後，我們都深信着，蘇聯對於假期及保護健康的規定，在世界上真可說是首屈一指了。

我們訪問了索契，這是黑海邊上一塊美麗的度假及療養的地方，位於莫斯科南面約九百英里。索契環山而立，四週是濃密的樹林，這兒除了山的坡度比較高和森林比較濃密之外，看起來倒像蒂梵和卡爾里席的景色。沿路上都密密地種着夾竹桃、番石榴樹、木蘭樹和棕欖樹。這些濃密的樹林還調節了氣候。在林蔭的小山叢中，可以看見那一座座的休養所。也就是這些休養所，將索契變成了蘇聯全國的名勝地方。

我們就住在總工會中央委員會的休養所。此外，我們還訪問了「礦工休養所」、

醫學研究院和溫泉治療站。市參議員赫德遜還親自去訪問「紡織工人休養所」。在這座城市裏一共有六十來個休養所，三所醫學院，四個溫泉治療站。大多數的工會組織，連農業工人的工會組織在內，都在索契建有休養所。休養所的經費都由國家供給，日常事務由工會會同衛生部管理。

氣候的調和，海水浴及自然硫磺溫泉的治療，就把索契變成爲一個理想的度假和療養的地方了。工人們有的來這兒度他們的假期，有的來這兒進行療養。每年有十二萬人來這裏治病。他們都是他們的工會，或者他們工廠的醫務委員會裏派來的，不付任何費用，或者付很少的一點費用。祇要他們願意還可以帶家眷來。休假或治療的最短停留期是二十八天；但是，如果病者需要較長時期療養的話，醫生就當場進行必要的安排。如果全部時間都是化在治療上，那就不算作假期了——這是額外假期。一般老百姓到索契去治療疾病時，需付給全部費用。

爲研究自然硫磺溫泉作爲醫學用的科學院，在一九三六年就開辦了。有些泉井

非常的大，一天可以流出二十五萬加侖的硫磺水。泉水從管子通到溫泉，其溫度正適宜於沐浴。現在，他們正在開鑿一座熱水的硫磺礦泉。

索契，向來就是作為度假休養的地方；但是在革命前，這兒完全被豪富們霸佔了，他們在這裏築起私人別墅，有的還蓋起高樓大廈。但當時療養院還是晨星般的寥寥可數，硫磺泉水也只是就地利用，並無設備，甚至連浴室都沒有修起來。一九二〇年索契才開始發展，大多數的休養所，全部科學站連同為工人而設的樂園，都是在以後才修建起來的。

這兒主要治療的疾病是心臟病和各種風濕症。

每一座休養所都像是最舒服的及現代化的旅館，簡直不是想像可能比擬的。那裏沒有像旅館那樣來麻煩度假人們的侍者。每一個休養所都是由醫務人員——醫生和護士，及必要時聘請的專家們——負責管理的。供給單身男人及單身婦女或者是家庭的房間都非常的舒適。也許豪華這個字眼還不能恰當地形容出這個地方來，尤

其是在用來描繪礦工休養所的時候。除了具有像一座現代化的旅館所需的一切設備之外，這些休養所還附設有大規模的醫務室，備有全套醫療器械——包括電療、電摩、醫療淋蓬浴室及各種各樣治療風濕症的器械。

此外，每一座休養所還設有大型的俱樂部，在那裏休假的人們可以在俱樂部的舞廳裏跳舞、打彈子和作其他室內遊戲，或者在健身房裏作健身操，在休養所附設的影戲院裏看電影、看戲劇、聽音樂，或者是靜靜的坐在閱覽室裏。休養所裏定有嚴格的進餐及睡眠的時間，因為全城的管理都是爲着那些來這裏度假的人們，所以最有益於健康。每天有兩次定時的「安靜時間」，這時不能有一點聲音——無線電也得關起來，人們必須輕輕的談話。這是讓那些需要安靜的人們有一次休息或者小睡的機會。

飯食必須照規定的吃。因爲我們吃過這樣的飯食，所以我們曉得那是多麼的豐富與可口。在每一個休養所裏度假的人，都獲得下列同樣數量的食物：

每天總共的熱量是五、五〇〇卡。規定吃五餐：早上八點，下午一點，午後五點，夜間八點和深夜十點半。飯單是這樣的：

一磅另九盎斯的白麵包。

四盎斯的麵食。

四盎斯的粥。

一磅另二盎斯的肉和魚。

五盎斯半的白脫油。

四又四分之一盎斯的糖。

二磅另四盎斯的蔬菜。

二磅另四盎斯的水菓。

一磅另二盎斯的牛奶及奶品。

二個雞蛋。

如果有一個醫生發現有人不能吃完他的定量食物時，他就得去弄清楚那是什麼原因。我們有幾位代表因為沒有吃完他們的定量食物，於是人家就要他們去檢查一下身體。負責我們休息所的一位醫生認為他們一定有胃病，因為他們沒有吃夠那定量的食物。

對於患病的人，則根據上表所列的食物數量減少一半到全部。

吃飯是在休養所裏的飯堂。那些飯堂在我們看起來都非常的舒服，飯堂裏擺着規定只供四個人坐的飯桌。我們代表團的一位代表（市參議員赫德遜）突然決定，他想去參觀紡織工人休養所。當他獨個兒到了那兒，並調查了一下那邊廚房的情形時，使他烙印着一種愉快的印象。「那座休養所，」他報告道，「其管理方法跟其他休養所完全一樣。」「那兒的廚房，」他繼續說道，「衛生工作做得真是到家極了。每一種食物都分別的放在儲藏室裏。廚房的工作人員身上穿着白外套，頭上帶着白帽子。當她到食品間去時，也得穿上潔白的外套，並且在進去之前，還得先洗

手。如果出來時，還想到另一間食品間去，又得換上一件乾淨的外套，和重新洗一次手。有好多旅館——或者甚至是醫院——是像這樣管理着呢？」

千萬別錯誤的認為，像這樣的地方在蘇聯祇有一個索契。在沿西陲的土耳其邊境上，那整遍地區都星羅棋佈着像索契那樣的城市。克里米亞就設有療養院。哪裏有礦質溫泉，則那裏就有療養院。例如頓巴斯煤礦區，在斯拉維揚斯克就有着休養所，因為斯拉維揚斯克的溫泉含有着有益於關節炎和風濕病的鹽質。在產油區的休養所，那是供那些患有某種皮膚病的人去的地方，因為那裏的溫泉可以預防油礦上的那種皮膚病。在接近很多鋼鐵工廠的地區，也設有休養所及人造溫泉。在遠東也有着很多療養院。差不多每一所大工廠和學院都設有自己的休養所，工人們可以在那景色如畫的風景區裏度他們的假期，或者作病後的調養。例如在頓涅茨河，就建有礦工休養所。這座休養所矗立在松樹林裏，可以容納二千人。

工人們從蘇聯的很多角落裏趕到黑海海濱來，是因為它風景美麗。他們有的坐

飛機，有的乘火車到索契來。在莫斯科和索契之間，每天有兩班飛機和兩班快車。

我們住的這個休養所的管理費，據說一年是九百萬盧布。可容四百人。所有休養所的經費都由國家供給。行政由工會管理。

我們的訪問索契斯大林研究院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因為那兒在研究硫磺水的治療效果。病人們從各個地方來這裏就醫，而且這治療的結果還改進了其他地區的治療成績。蘇聯全國各地的醫生也到這裏來進行研究和鑽研業務。我們還圍繞着與病人進行談話。那裏有從德聶普羅彼德夫斯克來的司機，捷爾任斯克的裝配工人，莫斯科的女工程師，伏爾加中部地方來的一個男人和德聶普羅彼德夫斯克一家鑛盤工廠的技師，他們都向我們談起那不要他們自己負擔一分錢的優渥待遇。這兒備有醫學科學所發明出來的最現代化的器械，還擁有一大隊忙於從事研究工作的研究工作人員。

一共有四百一十八位工作人員，包括七位教授和十五位科學學士，只有一個是

低於教授的。他們治療着二百二十五位病人。我們聽說，政府在這兒已經用了七百萬盧布，作為硫磺熱水溫泉的研究費，發掘溫泉的地質學家們正在低於海拔二千公尺的地方進行勘察工作。這所學院的經費一年是一千四百八十萬盧布。

過後，我們參觀了一座大樓——這是四幢大樓中的一幢——裏面設有寬大的浴室及硫磺溫泉所使用的其他器械。這就是瑪切斯塔浴室。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所比醫院還要豪華的旅館。進口處是一間又高又大的大廳，四週襯以綠色的大理石牆壁和石柱；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為了使色彩調和，所以那些傢具都是以毛氈裝飾起來的。因為病人都是按着約定的時間來的，所以用不着等候。病人從他們住的休養所乘車到這兒來，各人都帶着自己的病歷簿，交給主治醫生，然後就到適當的房間去進行診治。在這以後，每個病人都得作半小時的休息。

這裏有十四位醫生和四十九位護士，他們在每天六小時的工作時間裏要應付一千五百個洗澡的病人和三千個其他的人。這座大樓是在一九三六年修建的，曾耗資

一千萬盧布。池堂的工作人員一天分兩班工作，每班四小時；由於他們老在硫磺水的水蒸氣裏工作，所以他們有格外的假期、格外的工資和格外的牛奶。醫務人員的工資，連護士在內，比起其他的醫學院來要高百分之五十。器械的設備也是應有盡有。除了浴室外，設有治療皮膚病、四肢電療的浴室及治療鼻炎及氣管炎的電呼吸器等設備。

礦工休養所，我們真不知道該怎樣的來形容它才合適。叫它宮殿也嫌欠公平；說它像一所極端富麗堂皇的旅館吧，也祇僅僅能觸到它的一小部份。戴萬尼因為曾參與過藍尼公園豪華樓房的建築工程，所以他向我們保證說，那比起索契礦工休養所的工程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那兒的一切，我們敢說在英國是沒有什麼可以與其相提並論的。

休養所矗立在鳥瞰着海面的山頂上，這是一座高大的巨廈，前沿是一塊寬闊的場地，上面裝飾着噴水池，走道上種着一行行的花草。大廈的內部，顯然是不惜巨

貴的裝飾着，用以迎合來這兒度假的礦工們。地板上鋪着軟綿綿的毛氈。牆壁都是用木頭嵌板裝飾起來的，格式也顯得異常的美觀大方。天花板都是半圓形，並且還煞費匠心的粉刷着。爲礦工及其眷屬們預備的臥室和休息室，當然都陳設着高貴的傢具，差不多每個小地方都照顧到了，使你簡直沒有心思去挑選。牆與牆之間，牆與天花板之間及牆與地板之間都做成圓形的角落，這樣就便於打掃和容易保持清潔了。

除了供私人用的套房外，還有公共房間，有安靜的閱覽室，有的房間裏還放着鋼琴和收音機。那又寬大又明亮的餐室，給人一種愉快的感覺。此外，還有一座可容三百人的影劇院，裏面也可以跳舞。這座電影院，要算我們全蘇旅行中最豪華的了，這是專供礦工們用的。

我們曾經同週圍的礦工談過話。他們中有的穿着便服，有的還穿着礦工制服。有一個身材短小，一副小孩頑皮相的礦工，他的衣襟上還掛着一塊獎章，頭上歪戴

看一頂布帽子，把兩隻手塞在口袋裏，他自告奮勇的要代替我們的主人，帶我們環遊一遭。他這副樣子人家是不會誤會爲傲慢的，因爲他完全把這兒當成是他自己的地方了。

我們向山上走去，穿過那長滿着一行行玫瑰花的小路，走到了他們那露天的網球場；再往上走，就是一座露天游泳池，池子裏蓄着從四百尺的山下吸上來的溫暖的海水。「你們認爲怎樣？」他問我們。「很好，」我們說。「別忙，」他說。「你們還沒有看見別的東西呢。我們還要搞一座有天棚的游泳池，這樣我們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了。你們認爲那爬山鐵路怎樣？礦工們就是坐這個車子回到他們山下的休養所去的。」「好得很，」我們說。「啊，不行，」他說。「我們還嫌它不滿意呢。我們還要將它一直通到山頂上去。」

「經費從哪兒來呢？」我們問道（我們也明知道我們自己是一再的問着這類的問題，雖然，我們每次都得到同樣的回答；但是由於他們所做的事和我們所做的

事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這就逼使我們不斷的提出這類問題，好像只是爲了喜歡多聽聽他們的回答，作爲一種享受。」「經費嗎？還不是從國家來的。爲了擴充這塊地方，我們已經化了一千五百萬盧布。」「一千五百萬盧布，用來改善這已經比宮殿還漂亮的地方，礦工們像主人一樣的住著的地方。管理這座休養所，國家一年得付出一千一百萬盧布——可是，他們還要把這座休養所弄得更加富麗堂皇呢。不用說了，那裏還有着普通的健身房；當然，這也是在改善之列的。在游泳池的背後，還有一座日光浴場。

就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有人還說那裏的工人是被迫在辛苦的勞作，被別人駕馭着和被剝奪了自由呢？這種說法是多麼的無知啊！我們就從未看見過像這裏的人們那樣無微不至的關心着工人們的健康。這情形不祇是索契才如此，就是在我們所到過的任何地方也是一樣，毫無軒輊之分。

休養所本部的旁邊，是一座大樓，其規模的雄偉等於是一所小型的醫院，裏面

設有礦工醫務室。主任醫生是一位婦女。我們先從那設有濕泥浴池的地下室參觀起，一直到最高的一層樓。我們發現每一層樓都設有各種各樣的治療室。此外，那裏還備有大量的電療器械、X光室、各種幅射綫的治療室、鹹水浴室、松汁浴池及濕泥與松汁混合浴池、呼吸器、醫治風濕病的臘液浴池、六種不同的淋蓬浴室；那按摩器的管子是由特製的調節器管理的。這一切把我們都弄得目瞪口呆，因為那兒的設備是那樣的齊全和那樣的完善。

我們曾同一些礦工交談過。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符合礦工的身份，但是那批小伙子所表現的那付樣子，倒挺神氣十足——但我們是不會因為這就去責備他們。有一個領班工人，他的月薪是二千五百個盧布；一個頓巴斯的木工，他的工資是三千五百個盧布；還有一個在礦井裏工作的礦工，他在去年就當選為礦坑工會委員會的主席了，但他的工資還是和他在當礦工的時候一樣——照他過去月薪的平均數，二千七百一十五個盧布；還有一個礦工每年可以拿到八千盧布的津貼，因為他已經在這

個工業部門工作多年了。大多數的礦工，一年都有三十天的假期。凡是一個礦工，祇要一旦當選爲他那礦井的工會委員會的主席時，就解除了他的本位工作。據說他那個礦井擁有千數來個工人。我們的礦工代表羅斯，就是一個分會的書記，並且還擁有一千二百名礦工——他向那個蘇聯礦工這樣的說：「我却沒有機會把自己的全部時間用來專心一致的保障工人們底權利。」

我們於是又去同一個老漢聊天，他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他的工資連養老金和津貼在內一起有三千六百五十個盧布。他有一幢四開間的房子，是免付租費的。此外他爲了保護生命的安全起見，還購置了一部汽車。我們問一些礦工他們的錢都花在哪些上面——因爲他們好像太有錢了。他們聽到這樣的問話時都大笑起來。怎樣的花錢嗎？花錢的地方是太多了——吃的、喝的、穿的、汽車、鋼琴和各色各樣的東西。那時，有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插了進來說。「我會講英文，」她說——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了。她把她的父親母親介紹給我們。這是西伯利亞依庫爾茨克

一個礦工的家庭。他們坐了四千五百英里的飛機到黑海的海濱來度他們一個月的假期——你看他們多闊氣啊！你還能從別的什麼地方找到可以與這相提並論的事來嗎？

在離開索契之前，我們要求休養所的主任醫生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他自己的生活情況。他欣然地答應了。他是西伯利亞人（他真摯地說道：「我是一個西伯利亞的愛國者。」），他的父親是個礦工。他七歲時，就開始在一家機械工廠裏作工了。他曾作過七年的裝配工人。革命後，他在夜校裏學習了一個短時期，不久他就立志學醫。他被派到西伯利亞的湯姆斯克醫學院，到了一九三〇年他才有了作醫生的資格。他當了十年的外科醫生，大戰期間，他擔任了一所設有二千個病床的陸軍醫院的外科醫生。這座休養所一直到一九四七年，都是用來看護受傷的紅軍士兵，他也就被指定為這裏的主任醫生了。當最後的一批受傷的士兵出院時，他還是繼任現職，作工會休養所的主任醫生。他和一個醫生結了婚——一個司機的女兒。他倆

已經有了一個十九歲的兒子了，他現在正在莫斯科醫學院學習，準備將來也當一個醫生。

在斯大林研究院，我們碰到關於工資標準的一個例子，這種標準對我們來說，完全是聞所未聞的事，但是這在那些人看來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問了院長一些問題並且想知道他的工資是多少。「一個月六千盧布，」他告訴我們說。可是他那位首席助手——在場的一位青年婦女——的工資是多少呢？一個月八千盧布。這弄得我們都笑了起來。「如果她比你的工資還要多，那她幹嗎倒不當院長呢？」我們問道。「她之所以比我多是因為她的學識高，」他這樣的回答了我們。但這並沒有使我們感到滿意。如果說她的學識高，那她就更應該當院長了啊？這位院長頓了一下才回答道：他本人有着很好的組織能力，正因為這樣他才當了院長，因為他的工作多半是偏於行政；而她却多半是偏於實際的研究工作。這件有趣的事對我們來說，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但這在他們看來却是入情入理的，職位低的婦女可以得到

高於她上司的工資。這才是極端的男女平等啊！

我們滿懷着對那些正在休養的人們的羨慕的心情，離別了索契。我們大家都明白了：那些患病的人，或者是身體健康不好的人，都是爲了工作。我們認爲：祇要他們能有着一個像這樣的福利制度，則這對於他們的生活該會有多麼的不同啊。因爲這在蘇聯是十分確鑿的事實：凡是患了病的工人不是讓他們自己去照顧自己，或者對他們死人不管的置之不理；而是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恢復他們的健康。如果說一個國家可以用其對人民健康的關懷程度來判斷的話，蘇聯一定是名列前茅。

衛生事業

蘇聯的衛生機構真是包羅萬象，無論你到什麼地方，或者是到那裏去訪問，都會發現衛生機關在工作。我可以說，衛生機關工作的原則基本上還是在於預防；因為在疾病發生之前預防它的發生，有許多事情可以作。

首先，無論是蘇聯的什麼地方都具有着高度的清潔水平。經常的沖洗街道；因為清除街道上的塵土和減少蒼蠅身上所帶的細菌。這工作本身就有助於疾病的預防。並且，在店鋪的櫃台上你看不見有任何易於腐爛的食物，也看不見有掛着的一堆堆的豬肉和一塊塊的醃肉。你要想買的東西都是從冰箱裏取出來並且包紮得挺好的。魚類也是一樣。公共食堂的廚房收拾得非常的乾淨，廚房的工人都有着很高的衛生知識，在拿取食物之前先洗手，經常更換潔白的工作服。所有的公共建築物也收拾得異常的乾淨，連地下火車站也是纖塵不染，不像你在倫敦地下火車站所看見

的那樣：鐵道後面的牆壁上堆積着塵土。雖然在討論到衛生工作的時候，並沒有把這方面的工作列進去，但是，我感到這在減少疾病上一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現在回到衛生事業的本題上來。不論男人、女人和兒童，都享有免費治療的權利。不像我們那樣要付什麼保險費。這一切都靠着工業部門的營利收入。衛生機關的經費由國家負擔，而日常的行政工作由衛生部和工會來管理。

不論在哪兒，都會碰見醫生和護士。在日間托兒所、幼稚園、工廠、休養所、兒童假期營，甚至在大藥房和百貨商店裏都有常駐的醫生。緊急救護站遍佈在各個市鎮上，工廠裏還設有緊急救護處。大工廠的每一個工場裏也設有緊急救護組，就如我們在訪問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車工廠時所見到的一樣。此外，還有很多醫院，有足敷需用的病床和護士。每一所工廠還設有衛生站，他們把這叫做「各科醫院」。像這樣的衛生站工會裏設得有，地方當局也設得有。

工廠裏的工人每月須作一次身體檢查。如果檢查出工人需要某種醫藥治療，或

者是需要特別的飯食來預防他患病的話，就得讓他在工廠的夜間療養院裏進行一個時期的治療。這種夜間療養院就是一種病房，工人可以在晚上住到那裏面去，可以得到額外的休息，醫生的照顧和特別的飲食。如果醫生認為那個工人可以輪流到休養所去的話，他就可以領到一張車票，到附近郊外的工廠休養所去。他在那兒可以進行治療，呼吸新鮮空氣和得到有益於健康的食物，或者，他還可以到更遠一點的鄉間去，比方說，到濱臨黑海的索契去，或者是到克里米亞的一個地方去。機關工作人員、公共學校的工作人員、教師，或者是同屬於這類性質的工作人員都享有同樣的福利。

在另一方面，工人也許需要某種治療，而那種治療需要專家來監護和醫療器械時，則這個工人在工廠衛生站裏都可能獲得這樣的照顧。每一所工廠都設有一個衛生站，有的衛生站的規模還相當大，像我們在紡織工廠、口徑工廠、斯大林汽車工廠及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如果工廠不能在治療上滿足工人的需要時，那就要把他送

到規模較大的衛生站去，或者是送到本工業部門所直屬的衛生站，再不然就送到其直屬工會與衛生部所會同管理的衛生站去。

衛生站相當於我們的門診部，專門治療那些不需住院醫治的病人。如果工人需要病床的話，他可以到任何一家醫院去；病愈之後，還可以到休養所去休養，也可以到工廠的夜間療養院去休養一個時期。

工人底眷屬也可以獲得各種的治療便利。他們可以到工廠的衛生站去就診，也可以到區的衛生站去看病，這些都是向廣大羣衆開放的。或者是到爲特種工業工人設立的衛生站去。幼童可以在托兒所裏看病。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在學校或大學裏去看病。運動俱樂部裏現在也有專任的醫生了。兒童還有到特別療養院或者是假期休息營去的便利，後者擁有全部工作時間的醫務人員。

在擁有大批青年工人或婦女的工廠裏，還有着與實際情況特別相適應的醫務部門。凡是存在着特別有損於健康的環境，諸如像化學工業部門，就設有專門與特別

職業疾病作鬥爭的衛生部門，經常的檢查工人們底健康；所以，任何疾病只要有了初期的徵兆，都可以及時的檢查出來。

我們曾參觀了莫斯科的鐵路工人中央臨床實驗醫院。這所醫院是由運輸部管理的，規定專給鐵路工人及其家屬們看病。鐵路工人工會跟其他的工會一樣，也設有一個衛生部，其任務就是會同運輸部來管理醫院，以及管理其他各種各樣的衛生機構。這座醫院祇是莫斯科七所鐵路工人醫院中的一所。沿鐵路線的每一車務段也有一個衛生站。每一個地區都有鐵路工人醫院，這是不用多說的了。

我們曾問他們為什麼在特別的工業部門裏，有照顧工人的醫院。據他們說，那是爲了有助於對職業性疾病的研究。縱然一種工業的工人沒有什麼特別的職業性病，但是某種普通疾病或者在他們裏邊發現的特別多，這也是常有的事。

這所醫院醫治着來自蘇聯全國各地的鐵路工人，他們中有的患着特別複雜的病症，有的是因爲意外事件而引起的損傷。此外，它還設有一所訓練醫生和組織研究

的學校。其他各處的蘇聯鐵路工人醫院的醫生都定期的到這裏來補習。

這所醫院建築在一座公園裏，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那座公園也是和醫院同時落成的。醫院的每一個部門都由一個醫科教授主持，此外還有不少醫學博士在它那裏服務。最大的病房擺着八張病床；而大多數的病房都祇有二—四張病床。這座醫院總共設有八百張病床。在我們訪問的時候，那裏有一百位醫生和三百位護士。小型病房的設置顯然已是很普遍的了。同時把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人數來比較，其比例也真大得驚人。

我們同這所醫院的院長波普羅夫斯基教授討論了很多問題。我們才曉得了男人與女人在十八歲和三十六歲之間任何時候都可以開始學醫，但他們必須具有中學畢業的文化水平。學員們在學習期中國家給予津貼。醫學院訓練醫生的課程是六個學年，一畢業就有資格當醫生了；但是他們必須在得到學位後，才能在醫院或醫務所裏工作。

醫生都必須到任何一所師範醫院或研究院裏去繼續鑽研業務。這樣就會避免醫生的故步自封和防範了醫生在醫學實驗的最新發展中的那種落後性。這套制度的益處甚多。如果別的國家也施行這套制度的話，也一定會收到同樣美好的效果。凡是在鄉間和偏僻地方工作的醫生，每三年就有一次從事業務鑽研的權利；在城市裏工作的醫生每隔五年才有一次。他們在學習期間，除了照領全部工資之外，還發給一個學員的津貼費。

訓練護士的年齡是十六歲到十八歲。她們在到醫院工作之前，須在醫科學校先學習四年。她們在工作期間不必在醫院裏「過夜」，下班之後就可以回家。他們都過着極其正常的生活。顯然地，這套訓練醫生和護士的制度一定會產生具有高度學識的醫務工作人員。

我們所調查的是運輸部所辦的醫院。醫院的主任醫生——波普羅夫斯基教授——就是該部所指派的。工會也參加了醫院的組織工作，工會代表經常與院主任協

商一切問題。地方的工會組織負責收集病人對院方的不滿意見，並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其他的醫院大致也是如此。每三個月有一次工作人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醫生、護士和其他工作人員（如廚房的工作人員）；會議上共同討論有關組織工作的問題，倘遇有爭執發生時，醫院像各工廠一樣，還設有一個仲裁委員會。全體職工都屬於一個工會。對於工作人員，院主任的地位等於一個工廠的廠長。

我們感到這些措施在對工作人員的關係上，一定會比一般的醫院好，因為在一般的醫院裏，醫生們都像是一些特殊人物。他們一定會改善工作，一定使工作人員對病人有更好的態度。

我們作了一番巡視之後，使我們烙印着深刻印象的是院方對病人的那種細心的照顧態度。所有醫院裏的走廊上，甚至連病房裏、樓梯上都鋪着地氈。有過一種這樣的說法，認為醫院裏鋪地氈容易傳播疾病。但我們所得到的答覆是：「我們會弄得很乾淨。」醫院本來就是乾淨的場所，但我們所參觀的這所醫院却是一塊最乾淨

的地方。病房裏擺設着插滿鮮花的花盆，走廊上還有栽着棕櫚和蕨花的花盆，牆上掛着有趣的圖畫——總之，這一切都好像是專爲着要佈置一塊情調和協的地方似的。我們不幸在醫院裏所常見的那種冷酷與假慈悲，在這裏連一點影子也找不出來。

醫院的旁側是一座大廳，如果病人可以走動的話，可以在大廳裏接見外客。另外，還有一間病人閱覽室。醫生和護士還有一間聽演講和放映電影的屋子，有時也作會議室用。護士有特別科學講座和會議。每天下午一點鐘醫生們都集合在一起聽取上午的醫務工作報告。

能走動的病人可以到食堂裏去吃飯，這種食堂每一層樓上都有。病人一天規定吃四餐，平均是三千到三千二百卡的熱量（這大約相等於英國人民每人熱量的平均消耗數字）。我們還參觀了這些食堂，那裏擺着一張一張的飯桌，每張飯桌旁邊擺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鋪着乾淨的枱布和花瓶，飯廳的四邊還擺着沙發。病人可以隨

便點菜、同時，需要特別飲食的病人，還可以受到特別待遇。菜飯是在遠離醫院大樓的廚房裏煮好了，由電梯搬上來的。醫院還附設得有苗圃園，園子裏爲病人種着食物和鮮花。

在索契的休養所裏也附設着苗圃和菜地，裏面爲那些來這裏度假和療養的人們種着新鮮的菜。這種辦法好像是很普遍的。

醫院裏的設備都很完美。我們非常高興的看見了很多英國製的X光機器，這是我國人民在技術上的貢獻。

我們在離開這所醫院的時候，代表們還在參觀的意見簿上提了意見。看到了設備如此完善的醫院，他們都衷心的感到愉快。他們還說，蘇聯的醫學是在最鮮明的最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我們還訪問了莫斯科的鐵路工人及其員工眷屬的衛生站。這是一座巨大的建築物，裏面設有治療各種疾病的部門，如耳鼻喉科、眼科、腹科、神經病科等等；此

外還有牙科。病人可以用書面或者是打一個電話來掛號，因為施行了這個制度，就沒有了候診時那種擁擠現象。這裏的應診時間是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所以，在任何時間裏只要對你自己和醫務人員方便都可以來看病。

病人一到醫院，註冊員就取出一張單子來，把病人領到適當的部門去。這兒也是到處都鋪着地毯，擺着鮮花和一盆盆的薔薇。這兒沒有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在很多門診室裏的那種硬椅子。這裏擺着的是六排鋪着墊套坐起來很舒服的椅子，另外還有一張小枱子，枱上擺着許多雜誌。病人就在這間屋子的外邊等着，裏面就是給他們看病的地方了。醫務室還設有外科部、試驗室；所以，諸如驗血、沉降率、糖尿病的檢查等等，都可以當場進行試驗；另外還有組織療法的治療器、日光綫和X光設備及其他等等。

每天大約可以診治一千五百個病人。在這個衛生站登記的病人已經有四萬五千人了。單是在莫斯科，像這樣的鐵路工人及其眷屬的衛生站就有好幾所。其他工業

部門也設有這樣的衛生站。如果鐵路工人的家離他所服務的工業部門的衛生站太遠了的話，還可以到別的醫務室去看病。

這所衛生站還爲鐵路工人的子女辦了二所日間托兒所和八所幼稚園。爲了照顧患病的兒童，醫務室還有一座郊外療養院。這些日間托兒所和幼稚園的便利之一是：母親可以將孩子一直的托付給幼稚園。不像別的地方那樣，母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帶着孩子等候在醫院的候診室裏，而且還要照顧孩子不叫他們吵鬧。

如果有必要的話，衛生站還會派醫生到病人的家裏去；同時，還有出診的規定。醫務室裏還經常聘有專家，必要時就到病人的家裏去訪問。對於藥品、繃帶及器械都需由專家來監督使用。所以，不論是在醫務室或者是在病人的家裏，這一切都規定免費由護士或者醫生來處理。處方上開列的普通藥品，病人可以逕自到藥房或者是到醫務室的配方處去買。這是說買這種普通的藥品其價格非常的低廉，這個事實我不久就證實了，但祇要是在他們範圍內需要專人監督使用的藥品其價格經常

都非常的昂貴。這一點人們是不能有所非議的了，因為從衛生事業發展到這樣大的規模以來，從未有過任何人的捐助。

這種制度的優點是很鮮明的。當然，那裏沒有像我們這樣的私人掛牌醫生。在醫生應診時間的診斷室裏，沒有慌慌張張來找醫生的現象，沒有擠得水洩不通的診斷室，沒有忙得不可開交，僅僅一兩分鐘就看完一個病人的醫生，也沒有像一般私人醫生的診斷室裏，只看一次病和開一次處方的情形。在衛生站裏，醫生有着一切新式的醫藥和器械的設備，這一切都不是醫生個人可以設備起來的。並且，醫生還有當場協商的便利。這對於病人的利益是很明顯的了。

衛生站裏各個部門所施行的這套制度，在蘇聯已經有廿多年的歷史了。我們大家都認為我國的國立衛生服務站與蘇聯的衛生服務站很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當須節省開支時，衛生站都停辦了。有人認為蘇聯人民是落後的，說他們把一切都放在軍事的目的上。我們還聽得一些人說，蘇聯政府並不關心其人民的生活。但是，我們

所親眼見到的情形是怎樣呢？蘇聯政府歷年來所花在衛生事業上的金錢，真是不可數計。同時，他們還盡速的在加強人力。我們所見到的這些事實給我們證明了：蘇聯政府是非常關心人民的幸福的。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了國內許多報紙所報導的蘇聯情況與實際情形相較，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關於這點，這兒還不是進行辯論的地方。但是，我希望每一個讀者對這些事物都能仔細地思考一下，得出一個與我們代表團同樣的結論來。

口徑工廠——有效的工會組織

我們代表團在許多別的問題上都有着既廣泛又不同的意見，但是在對工會組織及勞動條件的問題上却有着很多共同的論點。我們帶到蘇聯來的問題，其中有大部份是指的這兩個問題，而我們在很多工廠和其他地方的訪問中，所獲得的答案也以這方面的爲最多。

莫斯科的口徑標準器械工廠，是我們要求參觀的工廠之一。去時，那兒正展開了生產紀錄運動。在英國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說，蘇聯的工人都是在「強迫」之下工作的，工會並不維護工人底利益，而且儼然以統治者自居，用最專制的方式來管理工人。但是，當我們踏進這個已經達到特別高度生產量的工廠時，我們才親身的體會到那些謊話中究有多少真實的成份，而我們中間至少有好幾個代表在出國之前也相信過這些鬼話。

我們的調查證實了我們所聽到的那些報導，都是澈頭澈尾的謊言。蘇聯的工會是百分之百的民主的，會員們管理工會的那種民主方式在其他國家簡直是想像不到的，他們有着使我們羨慕不已的權力和權利。工會，或者是任何別的組織，根本不可能強迫工人去做對他們不利的事情。凡有關生產、工資等等的每一個決議都不是關起門來在背後解決的，而是提到工人與行政共同召開的廠務會議上去商量。讀者可以讀一讀蘇聯工會的章程，這個章程的內容在我們所訪問的工廠裏完全以行動體現出來了。

當我們一進「口徑工廠」的大門，就踏在一條漫長的林蔭道上，路的兩旁整齊的排列着灌木叢。沿着這條林蔭路，我們走到了一座公園，園裏還設有運動場。一路上我們還不時的看到一些巨幅的男女像片。像片上的人物都是該廠的工人，他們有的因為創造了很好的生產紀錄，有的發明了節省勞動的方法。把他們的像片掛起來，那是他們的光榮。在我們遊歷這座工廠的時候，還看見很多其他人們的像片，

其目的也跟上面的一樣。

你會看到，那些得到這樣光榮的人並不是擁有空洞頭銜的廢物，或者是有幾個錢的人。那些人之所以受人尊敬，正因他們在從事勞動，這種事情在我看起來是感到非常滿意的。當然，那些死硬的傢伙又會說，把那些像片掛在牆上是很好的，但那祇不過是讓工人們拚命去工作的一種廉價的把戲而已。如果這不是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的話，這種說法也許還有一點點真實。我們獲得了完全令人滿意的事實證明：那些工作做得好的人，工資也特別多。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或她）的工作做得好，或者是他推行了一些新的作業法，使工作做得更好、更快和更經濟，都應該得到表揚，得到一筆獎金。在一般的情況下，除了表示尊敬把他們的像片掛在露天的地方之外，還經常的頒給他們獎章。

我們首先被介紹給希達廠長——相當於英國工廠的經理和工廠委員會的主席，也相等於我們工廠的召集人。

我們在進行參觀工場之前，先舉行了一次討論會，會上廠長要我們把所想到的問題都提出來。我可以說，在我們所參觀的很多工廠裏，這已經成爲工廠行政當局的一種典型的接待方式了。這就讓代表團有機會去仔細的對證所得到的一切答案，而且，我知道這個方式已經很普遍的了。

我們經常用的辦法是探詢廠長們及其他負責同志們的生活歷史。我們想要知道他們是怎樣得到了現在的職位，以及他們是否是當之無愧。我們經常都是當着一羣工人的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來。

聶希達廠長——是一個率直、體格健壯的人。面臨着我們喋喋不休的問題，他的眼睛裏閃耀着善意的光輝。他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在這世紀的初葉他才離開了田園，流浪在中亞細亞和海參崴找尋工作，他經常的工作是在鉄路上。他的父親祇唸過四年書。但是，聶希達在革命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在中學畢業之後又考進了大學。他在一所機械工廠裏當過監工、工藝家——高級技術的工程師——以後

又在一所汽車工廠裏作過監工；最後，他在一九四四年被上級指派爲「口徑工廠」的廠長。我懷疑如果不是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他將做什麼樣的工作！他的工資每月是二千個盧布。該廠的很多工人比他的工資還要多，有的最高工資到了三千個盧布。

雖然工人的人數還是跟戰前一樣，設備在大體上也同從前差不多，但是生產量却較戰前增大了四分之一——三。我們看見他們在製造游尺、測微計、量高尺、螺旋規、填塞規及其他各種式樣的規尺。百分之四十二的工人是婦女，而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是青年工人。該廠在三年另七個月當中完成了它五年計劃的生產目標。這樣光輝的成績是怎樣能夠取得的呢？

首先，這樣的成績並不是在超時間的工作條件下完成的。工人們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天的實際工作時間是七小時，或每週四十二小時。超時間的工作是爲工會所禁止的。廠長也不能隨便叫工人們做超時間的工作，除非他

得了工會車間委員會的同意。車間主席向我們保證說，這種同意祇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准許的，例如：遇有意外或威脅生命的緊急情事發生。如果允許超時間工作的話，則在頭兩小時內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十，超過了兩小時則其超過部份增加工資一倍。青年工人一天祇做六小時的工作。

該廠的女工和蘇聯全國女工的情形一樣，根據憲法的規定享有與男工同樣的權利，同工同酬，並且事實上因為她們有的承担了特殊的工作，所以有的女工的工資還高於男工。

我們還看到該廠用種種方法來幫助女工：照顧她們的孩子，安排飲食和到她們家裏去醫治病人。也就因為有了這樣的幫助，蘇聯婦女才很早的實現走上了工作崗位。

千萬別作錯誤的想法，以為婦女只配作些簡陋的工作。實際情形却完全不是這樣。任何一個人，不論是男女，不論是成人或少年，在工廠裏都有同樣提高他們能

力的學習機會。我們就會遇見一個女工，她已經當了鑄造廠模型工場組織工作的負責人，她還是那樣的一付慈母般的心腸。她告訴我們說，她一月的工資是一千五百個盧布；她的丈夫是辦公室管理人，他們一月只付五十個盧布的房租。在同她的談話中，我們至少獲得了一點怎樣達到高度生產量的綫索。在她告訴了我們她的工資數目之後，她又解釋說她的工資經常還不止這些。怎樣會這樣的呢？只要她那部門超過了它的生產目標，她就可以得到獎金，工人們也一樣的可以得到津貼。所以，提高生產和每一個人的經濟收入都有關係。同時，蘇聯全國各地還採行着負責監督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這樣一來，她對我們說，她每月的工資經常都高達二千多個盧布。在「五一」勞動節，由於大夥兒都為這光榮的節日格外努力工作的結果，她四月份的工資是二千五百個盧布。該廠的冶金主任也是一個婦女，她每月的工資是一千五百個盧布到二千個盧布。祇要全廠超過了它的生產量，或者是減低了產品的成本，她的工資也就隨着提高了。

如果，我把該廠爲工人們所設想的一切福利都列舉出來，那末對於生產之所以能搞得這樣的好，你就會有些頭緒了。該廠設有兩所學童工的訓練學校，一所是男校，另一所是女校；還設有一所職業學校和技術學校，祇要在工廠的實習學校裏已學習了二年的青年和男女少年，都可以在那裏繼續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理論知識。該廠還爲女工的子女設有托兒所和幼稚園，聘有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護士和教師，並且還聘有專任的醫生。如果孩子生了病必須住在家裏的話，祇要醫生認可，則孩子的母親可以請假；在請假期中工資全部照付。這是女工的權利，用不着感到這是別人給予的恩惠。福利中還規定着工廠當局應在附近地區修建工人住宅。工人與工廠行政上所同意的房屋修建目標也成了每年生產計劃的一部份了，而行政上每年都超計劃的修建了更多的房屋。

該廠還設有俱樂部、遊藝室兼規模宏大的體育館，一座可以映電影，演話劇或者開音樂會的大廳，還有一座工人的會議廳。此外，該廠還設有自己的醫務所，聘

有專任的護士和醫生，工人可以隨時到那裏去免費看病，洗淋蓬澡；還設有夜間療養院，裏面附有二間病房，一間有十二張病床，另一間裏有九張病床，供男女工人使用。每一個工人每月需檢查一次身體，凡是身體不大好而需要休息的工人，都被邀到夜間療養院去作一定時期的休養，工人住在夜間療養院裏可以得到免費的醫生的照顧，特別的飲食及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他們還需要出外療養的話，則醫務委員會（由醫生及工廠裏所選出來的工會工作人員所組成）就給簽發一張證明書，讓他們到工會辦的休養所去休養一個月——這一個月時間的休養，並不包括工人應有的常假在內。對工人的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真使人感到驚奇。我回想起我的許多同伴們來，如果也給他們這些便利的話，那他們的身體一定會比今天好得多了。該廠還在森林地區為職工的子女們建有兒童營，營裏聘有訓練有素的教師和醫生。兒童營每年六月暑假期間開放。工人的食堂也佈置得挺好，設有特別部，專為工人們按照醫生的規定準備特別的飯食。他們每年最低的假期是兩個星期，工資全部照付。最

高的假期是二十八天。

這些情況是不是很特殊呢？不，完全不是這樣。在我們所到過的工廠裏，我們都看到與這類似的情形，在有一個地方，其設備還要來得更完善些。我們的一位代表說，這種辦法使工人們太享福了。廠長對這種想法大笑着說：「我們認為，如果工人喜歡了這個地方，那他就會把工作做得更好，他們就會開動腦筋來改進勞動方法。」就結果看起來，這種方法是非常成功的。

當然，這祇有在蘇聯才辦得到。全部福利經費都是來自工廠的營利收入。由工廠供給經費，由工會來辦理俱樂部及其他福利事業。

工廠對學習非常注重。它訓練並幫助來廠作工的人成為更熟練的工人。工會及工廠的行政在照顧青工的福利方面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例如：它們對學童工給予種種有着良好組織的便利，保證使他們能得到高度的技術。工廠還有一個專門的部門來管理學童工的訓練。在我們所訪問過的所有地方，都有着對這種訓練的同樣的規

定。我們調查了一個大的工作段，那裏有各色各樣的機床，有專門監督的工作人員負責教育青工們去運用各種類型的機床。此外，每一個熟練工人還要帶一個青工，幫助他啓發知識。學童工得在學校裏訓練二年，在最後的半年裏，有一部份的時間還是放在工廠裏，在他們結業的時候，必須通過廠內的考試。

差不多每一個工人，都是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在繼續他（或她）的學業。那提高個人地位的決定因素，還是靠實際工作的能力，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對青工來說，這是非常公平的事情，他們在訓練了兩年之後，就會獲得與普通工人同樣的工資。

該廠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月八百一十六個盧布（最高的是三千，最低的是五百）。在巡視該廠的時候，我問了兩個十六七歲青年小伙子的工資是多少；據其答稱，他們每月的工資是八百到九百個盧布。雖然工資都是按月計算，但事實上他們有時却半月就領一次工資。

我們又問青工是怎樣得到爲他們所情願做的工作的。他們告訴我們說，該廠每年有一天「開放日」。在這一天那些有希望的青工可以自由參觀廠內各處，使他們能自己決定他們是否願意在這裏工作，以及他們喜歡做什麼樣的工作。如果一個工人做了九個月的工作之後，又想作別的事情的時候，他隨時都可能轉到別的工作崗位上去。學童工決不會因爲沒有作活而受到斥責——領導他的領工和熟練工人應對他的工作負責。他們相信應給予工人學會運用很多種機床的機會；這樣，他們才能發展全面的技術。

這所工廠裏還有一個講堂，裏面可以放映理論性的影片。工人可以自由前去參加聽講，講堂裏備有軟椅和一個大的講台，最低限度可以容七八百人。

把所有的這一切當作一個背景來看的話，則工廠裏所存在的那種熱情的氣氛就沒有什麼可以值得大驚小怪的了。我們在廠裏參觀的時候，會化了很多的時間和工人們談話。你可以發現雖然他們都樂於與我們見面，並且還高興回答我們的問題，

但他們並不願意把工作停下來。一般的情形都是他們繼續做他們的活，同時又一面同我們談話。我怕就在訪問的時間裏，已經或多或少地減少他們的生產了。

強調教育與精通業務的結果，就有很多工人推行了重要的作業法的改進。他們組織了正規的生產會議，以求實現他們底新的理想。在這所工廠裏已經有了五個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一個工人，二個領工和二個技師。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為自己的創造發明獲得了巨額的獎金。在有些方面，工人所推行的改進作業法比起技術人員來還要好得多。工人與技師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研究計劃，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我們所獲得的一個總的印象是：蘇聯是一個以供應社會物質需要的工廠為中心而富於多方面生活的國度。這所工廠裏的工人們不僅彼此間每天都在合作，而且在工餘時間裏也過着集體生活。並且在戲劇、音樂和運動各方面發揮他們的業餘技能。但是，他們並不僅在工廠週圍過那種像自治教區的閉關自守生活。相反地，在

這所工廠裏，我們遇見了最高蘇維埃委員會的委員羅西斯基領工，他在這廠子裏工作過。我們還遇見了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法院——即這裏的最高法院——的委員。這個裁判員叫布林，我們曾和他在一起喝過茶，他是由許多社會組織（工會、俱樂部、合作社等）的提名人中爲最高蘇維埃所選出來的。他和另一個被選出來的裁判員一起與一個受過法律訓練的指定的司法委員共同作審判官。布林告訴我們說，他的職務是在於監督那些行使法律保護人民利益的司法人員。

你可以看見，在工人們中間有着像這樣的人物，那工廠就一定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地方了。顯然地，每一個人都感覺到自己是管理國家大事的一份子。而事實上，工廠就是國家的一個縮影。

生產計劃與其他的計劃是怎樣製定的呢？要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得先了解行政與工會組織之間的關係。

如前面我所提及的那個廠長，他是由所屬工業部門的部級機關所指定的；但是

他必須是一個工會會員。他也得跟所有的工會會員一樣，遵守工會的共同規章。雖然工會的會員都不是強迫參加的，無論是誰，不管他是不是工會的會員都可以找到工作；但是祇有參加工會的人，才有資格當廠長。這賦予了工會很大的權力。如果廠長的作風不正派，或是嚴重的觸犯了工會的規章，就得停止他的會員資格，或者甚至開除他的會籍，這行動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廠長職務將被撤消了。

工會是在工業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每一個工業部門都有工會組織。所以，凡是同在一所工廠裏工作的人都屬於同一的工會組織。這就意味着在工廠的各級工人中間，以及工會中間有着上下一致的團結。他們每年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車間工人委員會和一個車間工人委員會的主席。車間工人委員會的主席可以免作他（或她）的本位工作，他的工資相等於他過去一年中工資的平均數目。例如：以這所「口徑工廠」來說吧，該車間工人委員會主席的工資是每月一千四百個盧布。車間工人委員會的主席代表工人與工廠行政方面的代表人——廠長協商一切有關的問

題。

在蘇聯，全國的生產都是有計劃的。在這個計劃裏每一個工業部門都有它的作用，而且每一所工廠，每一座造船廠，每一座礦山等，都有它自己的生產目標。

這個生產目標是在工會與行政兩方面的代表協商之後才訂出來的。每年都得簽訂集體合同，這個合同須提交給工廠的全體工人大會，在討論和修正之後由廠長代表行政方面，車間工人委員會主席代表全體工人在合同上簽字。此後，集體合同即成爲一年內約束雙方的一種東西了。

廠長與車間工人委員會的主席應該把執行集體合同中的進展情形，每月在全體工人大會上作報告。如果任何一方面不履行合同時，對方都可以在大會上自由的提出批評。如果錯誤是在工會方面，則總工會中央理事會可能過問；遇有嚴重情況，還採取一些行動，例如：它可以在一定時期裏將俱樂部設備的經費減少一小部份，用這作爲一種處罰。同時，如果錯誤是在廠長的一方面，則負責的部門將出面質

論。

那最有利於這個過程的是包含在集體合同上所包括的範圍。它不是像有的人所設想的一樣，僅限於工業生產問題。它的範圍比那個廣的多。它規定未來十二個月內的生產目標，將要支付的工資、津貼，將要實行的安全措施，將要舉辦的文娛事業（包括工會俱樂部、戲劇、電影、教育、將受深造的工人、衛生等等），生活情形，行將修建的新住宅，伙食的安排，幼稚園的改善等等，將要設立的新廠房，整個工廠的改進，以及有關工廠工人日常生活的一切問題。

這個就是實際上爲什麼很少發生過罷工的情事的理由，雖然，並沒有人來阻止罷工。當工人們參加制定他們自己的生產目標細節、他們的工資和他們的工作情形時，組織罷工就等於反對他們自己所通過的決議案。不管怎樣，如果集體合同上有一點錯誤，經常都可能在每月彙報舉行以後加以修正。

當然，爭執是有的，但是有解決爭執最好的工具。每一所工廠都有它自己的仲

裁委員會，這是由同樣人數的行政上的代表和工會代表所組成。這個委員會的決議必須是一致的。如果問題還不能在廠一級的仲裁委員會解決時，可以將問題提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來解決。中央理事會的決議是最後的決議。類似這樣的情形，在過去的六年裏，「口徑工廠」只發生過一次。

當一個代表問起對不稱職的工人應怎樣給以紀律制裁時，廠長的回答是：這類的問題尚不多見。但是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問題時，則召集該工人、車間工人委員會主席和廠長來共同討論。一致都感覺到召開這樣的討論會就遠比用嚴厲的紀律方式還會收到預期的效果。

如果，這些步驟解決不了問題，那末就要提到每月工人大會上去，好給大家機會來對這個問題作一個辯論。我們可以看出，採取這樣的辦法，使工人們很難受到冤屈。

行政上在採取了那些必要的步驟之後，有開除工人的權利；但必須獲得工廠工

會組織的同意。遇有這樣的事件時，還可以提請仲裁委員會解決，該委員會有工人同志的代表出席參加。祇要有該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反對開除工人的那個提案時，則廠長不能將提案付諸執行，但他可以上訴到總工會的中央理事會。倘這一案件被受理時，該當事的工人可以會同車間工人委員會的主席出席參加。如果仲裁委員會同意了廠長的提案，工人也可以向總工會中央理事會進行上訴，而且必要時，還可訴諸於法院。在一切協商都進行完結後，則糾紛在短期內即可解決——這僅僅是幾天時間的問題；所以沒有將協商拖延下來的情事。廠長說，雖然有這種種的辦法，但他認為這也同樣是目前工會會員的意見——最好還是教育工人。他說他的目的以及工會的目的都是要叫工人們去認識勞動是一種光榮和一種需要。勞動不只是爲了賺錢，也是爲了在幫助人類。他從來沒有過在會同工人和工會代表討論事件之前，而公開的有所譴責。

事實完全體現了這種方法的成效。在去年一年裏，只開除了兩個工人。廠長與

工人之間存在着的那種鮮明的同志關係，給了我們極深切的印象。他們都團結在幫助國家走向繁榮的共同任務之下。

我們在「口徑工廠」作了一番詳盡的參觀，工廠行政方面或是工會代表方面盡力對我們幫忙，好使我們能看見我們所喜歡看的東西，我們對工會組織及行政上都留下了同樣非常好的印象。

十分顯然地，工人們自己也參加了決定他們的生產數字。並且當我們同他們談起話來時，我們深深地被那種驕傲所感動了，那就是當他們和我們談起他們的工廠怎樣因生產上的成績而受到褒獎時，那閃耀在他們臉上的驕傲的光輝。

工餘活動

蘇聯的人民有各種各樣消磨他們工餘時間的方法，而且看來他們的娛樂水平都好似相當的高。蘇聯的普通工人好像特別喜歡到歌劇院或者是舞蹈院去。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放映各種影片的電影院。

他們把大部份的工餘時間都消磨在集體的活動裏。工廠的工人好像都樂於享受他們自己的共同勞動和共同娛樂。每一所工廠都提供給工人們必要的娛樂方法。工會還組織了和領導着大部份的娛樂與運動活動。同時，工會還積極地參加了發展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在我所訪問過的那許多工廠裏，我看見都有健身房、音樂廳、電影院、圖書館、閱覽室、舞廳等等設備。這一切費用，都由工廠負擔，但是交由工會管理。祇有電影院才收一點錢。公共電影院的票價要貴一些，但是，在我看起來工人們完全不必要離開他們的團體而出外去找尋娛樂。同時，在工廠內部和廠外企

業機關之間還盛行着在娛樂節目質量上的競賽。

蘇聯人民並不像英國人那樣的「電影迷」。他們經常到電影院去，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說的，歌劇和舞蹈好像是他們所愛好的娛樂方式。電影院的票價根據坐次由二個到六個盧布。影片主要的是彩色片，同時音樂喜劇片子，好像成為製片人所愛好的課題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下流的影片是既不攝製也不公映。爲了道德的原故，這類影片都禁演了。同時因爲這類片子還被人認爲是「沒有文化的」和「野蠻的」。

在另一方面，歌劇院和舞蹈院的票價就更昂貴一些。票價視坐位而定，從三個盧布到三十個盧布。歌劇院好像成爲莫斯科每一個工人的目標之所在。我看見有好多工人想盡辦法在找歌劇院和舞蹈院的入場券，這事使我大爲震驚。我看見工人們向進場去的人們打聽他們有沒有多餘的票子。事後別人告訴我說，像這類的戲票是沒有黑市的。他們是巴不得有個訂了座的人不來。

在任何一個室內娛樂場所裏面，是不准吸煙的。當我第一次到電影院去看電影時，那「不准吸煙」的規則對我好像很奇怪，但是在我去過一兩次之後，我才認識到如果在英國同樣有此改革的話，對於英國的電影觀眾，就造福不淺了。

有不少的工廠還預先買好了一大批舞蹈院、歌劇院和足球比賽的票子，然後免費送給那些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的工人們。事實上，這種鼓勵的方法在工廠行政方面簡直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方式了。

此外，還有許多由工會經營的工廠俱樂部。當我在基輔的時候，我曾訪問了「食品工人俱樂部」。在這兒，我又親眼看見了當地青年藝人們所表演的一些節目。表演開始是幾個樂隊在陽台兩邊演奏。還有合唱和民間舞。在表演健身操的疊羅漢的時候，有一個小孩失足從上面跌了下來，正好打着最下面一個傢伙的鼻子，引起了哄堂的大笑。這種娛樂才是真實樸實的，每一個人都樂於看到青年們的努力。

很多工廠有他們自己的運動俱樂部。最爲一般人所愛好的運動是足球。最受歡

迎的球隊是莫斯科的迪那莫和塔比多足球隊。莫斯科的迪那莫運動場可容八萬人。票價從十五個盧布的旁座到二個盧布的兒童座。每一個人都好像很熱中於足球賽。所有運動場及足球場的規則是祇准坐着看，不准站立。任何地方如果都能採用這樣的辦法是會得到很大的益處的。

在他們的假日裏（根據合同上所規定的假期期限是從十四天到二十八天），工人們可以到休養所去，也可以去旅行和爬山，或者是到為他們而設備的一個休假的地方去。我已經參觀過索契的休養所，像這些地方英國還沒有。度假的費用很有限，而工人們就可以在最愉快的環境裏享受身心舒暢的休息。還為學生們設備着多方面的課餘活動，包括在最美麗環境中的少先隊夏令營，其中的職務由教師和醫務人員担任。

人們消磨他們工餘時間的最有益的方法大都是學習。工人們企圖在他們自己的所長方面，不斷地提高。圖書館是免費服務的，而且廣泛地被人使用着。夜校和技

術學校也佔據了大部份工人的業餘時間。

此外，工人們也忙於參加某種公共性的活動，或者是參加工會，或者是協助某一個有關蘇聯各方面生活的自願委員會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婦女也和男人一樣廣泛地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業餘活動，包括運動、政治、工會等工作。其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男女真正平等的觀念，有很多食堂、飯店，購物的便利，廉價洗衣店、日間托兒所及幼稚園等等方式的實際的支持。所以，女人們就無須乎成天的關在家裏了。

關於蘇聯工人怎樣在消磨他們的工餘時間，以上只不過是一個膚淺的印象。但是，從這裏就可以看出，比起我們英國人來，他們是享受了更多的文娛活動。這是着重在提高個人對文化的興趣及發展各人的才能。他們還編寫他們自己的歌曲和戲劇。他們之所以沒有青工犯罪的問題的最重要的一個理由，也許就是這個吧。

莫斯科地下鐵道

當我們參觀莫斯科地下鐵道的時候，我所接觸到的事物都使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們一到那兒，就遇見一個知識異常豐富的嚮導，於是我們就向他提出了很多問題；他也給了詳細的答覆。

他把地下鐵道的修建計劃，將來的發展及其歷史作了一番說明。地下鐵道是在一九三五年通車的，在一九三七年時才繼續發展。它一共包括四條鐵道，其中有一條是環城鐵道。地下鐵道的全部系統是按照這樣計劃的：旅客不必穿過大街，就可以到達任何一個車站，這是因為環城線跟另外的三條綫路是連成一氣的。

地下鐵道擁有三十五座車站。我們祇參觀了其中的四、五座，這些站台本身就是一幅文藝性的圖畫，佈置着許多青銅塑像，都是表現工人們在各種工作中或者休息時的動態。

我可以在莫斯科的中心，就是從我們參觀的第一座車站——在一九三七年修成的——一起，直到一九五〇年一月新近才落成的一座車站止，看到地下鐵道進程的全貌，負責修建這座新車站的建築師還獲得了斯大林獎章。那是一座非常美麗的车站，建築中動用了二百多種大理石。

列車跟倫敦的地下鐵道差不多。一共有六節車廂，車上設有專供兒童、老人、跛腳者和孕婦乘坐的車廂。我認爲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辦法。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車廂比較大一些。

我認爲最好的一點，是不分遠近都是五十個戈比的劃一票價。列車的班次，在旅客擁擠的時候，增加到每隔一〇五秒鐘就有一趟車；在旅客稀少的時候，每班車最長間隔時間是五分鐘。

我還得提一提在每座車站上都設有自動電梯。一共有三座，不論它們是開往哪條道，那都是用來幫助旅客的。這三座電梯祇有一個負責管理的管理員，他一個人

可以完全勝任愉快。這些電梯都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些還格外的長。

車上的搬運工、衛兵和司機全都穿着制服，他們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在蘇聯，婦女同男人是處於平等地位的。我就同一個女的技術工程師交談過；在她的制服上掛着兩枚勳章，贈給她這兩枚勳章是因為她的傑出工作。她才二十九歲，她已經結了婚並且還有了一個女兒；她的丈夫是個醫生。她說她喜歡她的工作，並且相信這工作對婦女是有益的。

還有一點小事我須得提一下，就是，你一走進車站，就會看到那「不准吸煙」的牌子。

這全套的制度看來都管理得非常的恰當和成功。

荷林斯華斯附註：

關於地下鐵道，我也想稍為舉出一兩件給我留下印象的事來談一談。每一座車

站，其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而且每一座車站都各不相同。這對那些說社會主義意味着死板單調一律的人至少是一個答覆。那些車站，包括一切有關的大廳、走道和月台在內都是又高大又寬暢——簡直沒有一點狹小的感覺。並且每一座車站清潔得一塵不染。他們甚至還用電動地板洗濯器來洗刷地板。當你一走到這些美輪美奐的地下仙境時，就會看到那簇擁着的工人們在他們上工和回家的道上穿梭的流動着，那你就曉得了通過這些美麗的车站，對於欣賞藝術是怎樣的一種教育。我們聽說在基輔和列寧格勒現正仿照莫斯科的式樣在修建地下鐵道。順便再提一下，我們還發現那只小小的尖東西的用處了：送電軌條是用月台遮蓋着和保護着的，月台之所以這樣的凸出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如果有人失足滑倒在軌道上的話，也不會掉到送電軌條上去。我完全同意屈維斯的見解，他說在他的一生中從未看見過能同莫斯科地下鐵道相提並論的東西。

教育與學童工

在離開英國之前，我就幻想着蘇聯的年青一代到底像個什麼樣子。我發現的第一件事是人民羣衆都異常容易受到高級教育。大多數的兒童都非常熱烈的充分享受着這一有利的條件，他們的目的是在於受到大學、專科和技術教育。

這種高級教育的具體表現開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例如：在我們訪問的一所可以容八百個病人的醫院裏，有着那樣多的醫生使我們都驚訝不已——一共有一百多個經常值勤的醫生；每八張病床就有一個醫生。

在基輔，我們曾參觀了第九十四女子高級中學。那些女孩子們所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之高，使我們都很吃驚。在她們下課的時候，我們先順便地同她們混在一起。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發現一個能講一口非常流暢英語的女孩子。

然後，我們又參觀了兩個教室，看見她們正在埋頭學習。據我們的幾位年青的

代表說，她們的數學程度很高。在另外一個課堂裏，正在講授英文課，有一個女孩子正在黑板上寫着一段英文字。另外一個女孩子跑到黑板前面向同學們解釋它的意思。

女孩子們都穿着挺漂亮的衣服，並且都好像非常愉快而健康。那位女教師告訴我們說，去年有六十五個學生——全是畢業生——進了大學，還有十一個女孩子得了金質獎章。在二十三間課堂裏有着八百五十位學生和四十五位教師，分兩班制：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一點一班；下午二點到七點一刻一班。每一級約有二十個學生。一俟足敷應用的校舍搞好了，就將改爲一班制。你必須知道這所學校跟別的很多學校一樣，在戰爭中都遭受過嚴重的損失：學校的一切設備與全部圖書都被德寇付諸一炬。

所教授的課程中有：俄文、英文、德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生物、天文學和地理。

這裏跟別的地方一樣，英文是最普通的第二外國語。

在暑假期中，孩子們可以到海邊或鄉村裏去度六到十三個星期的假期，參加由工會、工廠和少先隊主辦的夏令營生活。

凡是父母親都作工的，則他們在七歲以下的孩子都送到工廠的托兒所，那裏有醫生和保育員照護着他們。二歲半的孩子就開始學音樂和跳舞；滿了七週歲的兒童就一律保送到國立學校裏去唸書，直到十六七歲他們準備進大學的時候為止。在農村裏受教育一直到十六七歲，這情形正日益普遍，特別是在大一點的村莊裏。但是因為缺乏校舍的緣故，所以目前強迫教育只限於十四歲以下的孩子。其目的是在農村裏儘速地把受教育的年齡延長到十七歲以上。

家長委員會非常的盛行，並且在家長與教師之間存在着深厚的合作關係。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有一次家長會議，討論對兒童的教養問題。我們問過是否還施行體罰，教員們都吃驚地說道，兒童們從未受過這樣懲罰。當他們聽到英國還存在着

體罰制度時，都好像驚訝不已似的。教員的工資平均是每月一千五百個盧布，長期服務的還有額外的津貼。他們還有照付全部工資的兩個月的假期。我們曾碰見一個六十七歲的老教員，他每週授課十四小時，工資是一千個盧布，另有六百個盧布的養老金。

學校都是按這樣修建着的，就是使孩子們上學時所走的路最多不超過四分之三里。回家要做的功課被減少到了最低的限度。如果孩子們需要在學校吃飯的話，還給他們準備得有伙食，費用是一個盧布又二十個戈比一餐。必要時，還可以免費供給。

想參加工業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男孩於十四歲，女孩於十五歲時可以離校，然後到了廠附設的學校裏繼續他們的學業。

訓練青年的那種方法特別地感動了我。大凡工廠每年都有一天「開放日」，讓青年男女都來參觀，看他們是否喜歡到那兒去工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就到工廠

附設的訓練學校去登記註冊。訓練的期限是二年，一天實習，一天學習，包括一般的課程在內。在學習期中除了免費供給他們衣服和書籍外，每月還付給他們三百個盧布的生活費用。雖然祇教給他們專門的技術，但一般的課程也不忽視。同時也非常強調全面教育的重要性，更好地引起工人對生產過程有理解的興趣。

在最後的六個月裏，學員們就下廠去實習。當實習與學習完畢的時候，他們就升到成人班去了。每一個熟練工人帶領一個剛畢業的工人。並用一切方法來增進技能。各工廠還附設有職業學校，凡滿了學童工年限的工人都可進去，以便成為高度熟練的工人。

蘇聯與宗教

我們的要求之一，就是我們一定要訪問一下教堂。在四月三十日的禮拜天，我們訪問了莫斯科的基督復臨大教堂。我們看見那裏擠滿了人。據該教堂的一個職員說，那兒經常都有着擁擠的人羣。

教友都是些中年人和老年人，雖然男女都有，但實在講起來，女人要多得多。還有幾個小孩子，那顯然是他們的父母帶進來的。但是，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我還沒有見到。

我們曾同大主教尼古拉作過一次饒有趣味的漫談。他告訴我們說，他對教堂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完全滿意的。對他說來，教堂是有一些好處的。他說，由於宗教完全和政府分開，所以現在的教友成份，完全是信奉宗教的人仕，而沒有一個是別有所爲才來教堂的人了。

教堂有一個由七人委員組成的管理機關，這就是宗教會議。當教堂希望國家給予某些幫助時，比方說，辦一所學校來教育那些希望到教堂工作的人們吧，宗教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個教堂蘇維埃的組織——就去和有關的政府部門進行磋商，把他們的情況提出來，祇要他們能證明多數的人們都希望着能有這樣的學校時，那自然就會獲得同意的。

在這不久，正確的說，十四天以後，我們一行六人又訪問了莫斯科的羅馬天主教教堂，並且還參加了那裏的大彌撒。

情形與上次相同。教友的數量和成份也差不多。在作完彌撒後的同牧師的討論中，他完全證實了我上面所說的一切。此外，他還說道，他還到住家戶或醫院去訪問患病的教友；他還可以主持「最後的聖餐禮」，如果有此要求的話。

由於教堂的完全和政府分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比方說，在學校裏就沒有任何一門宗教課程，所以，我們向神父提出了宗教最後必定不可避免地會被消滅

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個堅決的「不會」。我可以順便的說，訪蘇十四天之後，我們才算懂得了這個「不會」這句話，不管是用英語或俄語講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這樣：不論教友的多少和成份如何，教堂總是有的，而且還是爲那些少不了教堂的人們自由地開放着的。關於在蘇聯的宗教，我只能說這些話。沒有一個宗教會比其他的另一個宗教受到更多的優待。

基督復臨大教堂

我們到大教堂的時候，禮拜已經開始了。我們看見教堂裏面擠滿了人，有些教友甚至被擠到教堂的石階上去。嚮導把我們帶到祈禱所的一邊，在那裏我們可以一眼看到教友們。

參加禮拜的人是什麼年紀的都有，但我們所看到的佔大多數的還是些老年人，和爲數也不少的小孩子。那美麗的合唱的歌聲和牧師的吟誦聲都非常的動聽，我們的同伴們全都被祈禱者的一片虔誠感動了。

從英國所宣傳的蘇聯是沒有宗教自由的觀點來說，眼前的一切，該是多麼的感動人啊。

按照我們預先的安排是要稍稍的參觀一下教堂，然後，在作完禮拜儀式後再回來謁見尼古拉大主教（他的職位就等於一個大教主）。但是代表們都非常欣賞歌聲

的，有好多人都捨不得離去。那種宗教的熱情，比我在國內所看見的不知要深厚多少。我們全都注意到我們主人和翻譯對教堂及教堂的負責人所表現的那種至高尊敬。

約一個半鐘頭之後，我們返回教堂時，看見禮拜的儀式雖然結束了，但是教堂裏還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在祈禱。

我們被引見給了尼古拉大主教。他說他認識約克主教和坎丁堡副主教。他對我們的前來表示歡迎，同時還要我們提問題。

我們問他關於宗教自由的問題，他回答我們說，自從革命以來，教堂就完全與國家分開來了，因此教堂就有完全自由的來處理其本身的事務。

教堂在過去是受沙皇支配的，其宗旨又為當時政府所左右。現在是完全分開來了，教堂獨立了。自這些傳統被打倒之後，人們到教堂裏來就不是裝樣子了，而是因為他們誠心的願意來。

他還告訴我們說，人們都慷慨地捐助款項來支持教堂。同時，興建教堂和牧師的外出旅行都可以得到補助金。他曾經得到政府的協助前往英國訪問。他曾被選為出席巴黎和平大會的代表，但是因為法國政府拒絕簽證，所以也沒有去成功。

他說莫斯科有五十座俄國正教的教堂和二十二座別的教堂，算起來單是在莫斯科總共就有七十二座教堂了。

他說，每逢星期天有三次禮拜儀式，而平常的日子也有二次。他又說，宗教會議就是一個領導機關，全蘇聯有七十五位主教，莫斯科分為十九個教區。

教會有它自己的刊物，他們可以完全自由的出版刊物。

我們還問了問大主教，關於在爭取和平中教會所起的作用。他說道，他的教會為參加制止戰爭的工作而引為驕傲。並且他還希望我們更多的宗教界領袖也給予協助。

有一個代表說，他曾在教堂外面看見一些乞丐，他要求對這件事給予解釋。大

主教說道，行乞與教堂是分不開的，那是俄國正教教會的傳統。乞丐是被當作基督的兄弟看待的，人們把給予乞丐的施捨，看作是對他們死者的尊敬。乞丐都是虔誠的宗教徒，他們是深深的陶醉在宗教的氣氛裏，他們自願選擇了一個靠施捨來維持的貧困的生活。有些乞丐還把他們所得來的施捨，拿一部份出來捐給教堂。他還指出任何人都沒有行乞的必要，他們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蘇聯的憲法下，只要他們需要工作，都可保證有工可做。但是他們寧願過這種生活，他們深信着他們正在以肉體的痛苦來洗滌靈魂並且幫助人們。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樣：雖然我們並不願意看見乞丐這樣的人，其實這完全是教會本身的事情。但是這也說明了一點：如果他們不去選擇工作的話，並不強迫他們去工作。

討論結束之後，大主教領我們在大教堂作了一番巡視，我們看到了那保存得完好如初的聖畫和漂亮的陳設與法衣。

聖·路都維克的羅馬天主教教堂

五月十四日，星期天，下面的幾位代表參加了莫斯科聖·路都維克教堂的大彌撒。

紐喀斯爾天主教教友雷勒、倫敦天主教教友吉勒姆、倫敦天主教教友戴萬尼、伯明翰前天主教教友赫頓、阿伯定前天主教教友馬丁、格拉斯哥前天主教教友威爾遜。

我們會同三個翻譯一同前去。我們到時彌撒儀式開始尚不久。

我們被帶到貼近祈禱所的地方，我們看到教堂已坐滿了人，祈禱的人們把座位讓給了我們，他們去跪在教堂的過道上。引導我們進去的是一個菩薩面孔的女人。她的臉色潔白得像大理石，她的一雙眸子裏充滿了一片信心與虔誠的光輝。

對我們那些熱稔彌撒的人來說，神父的祈禱及合唱的應和顯然與一般的彌撒儀

式是完全一樣的。有許多人還舉行了他們的聖餐，大多數是婦女。

作完彌撒後，我們就離開了教堂，這時牧師開始了告示和佈道。

過後，我們接見了兩個婦女——一個說她是個家庭主婦，另一個是教堂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向她倆提出了很多問題，都獲得直截了當的答覆。

一、教區裏有多少教友？——大約有二千人。

二、舉行那些儀式呢？——每天晚上有兩次彌撒和一次祈禱。

三、教堂是怎樣維持下來的呢？——依靠教友。但是遇有額外的費用時，比方說，修繕房屋吧，還可以得到政府的特別補助。

四、任何人都可以到教堂來嗎？——是的，沒有保留條件。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實例來證實這一點：我們曾看見一個十二歲上下的小女孩走到教堂裏來，她身上穿着少年兒童隊的制服。還有一個婦女她自動的告訴我們說，她的丈夫還是一個老布

爾什維克呢。

五、一個人如果是一個天主教徒，便會阻礙他在社會上的發展，有這事嗎？回答的是一個非常肯定的：「沒有這事」。

六、你對斯大林的印象怎樣？——斯大林是一個善良的人，他改善了人民的福利和保障了和平。

我們說我們想去看一看牧師，於是我們就被帶到教堂旁邊的一座花園裏，有一個年老的園丁正在那兒緩緩地工作着。

不一會兒，牧師就來了，我們作了一番自我介紹。

他是一個四十五歲上下年紀、帶着愉快神情的人。在我們自我介紹之後，他就要我們提問題。

我們首先問他，教堂是否從未遭封閉過。他說，沒有過。教堂自一七八五年修成以來，大門一直都是開着的。

我們又問，他是否受羅馬教皇的節制。他說，受的。他還說他受龐喀大主教的領導。他又說，蘇聯全國各地都有天主教教堂。

我們問他，他的宗教是否正在逐漸的受到淘汰。但他堅決的否定這種說法，他們還要使更多的人來信奉它。

我們問，宗教是否有完全的自由。他極其簡略地回答道，國家的憲法中有一條條文就是保護宗教的，而我們自己也可以看見那些虔誠的人們。那些人虔誠得能爲他們的信仰去殉身。

牧師對我們說，蘇聯還有三所培養牧師的神學院。學生在學習期間，國家還給予津貼。

他告訴我們說，他還訪問過住家戶、醫院，也參加婚禮的慶祝典禮。他還可以毫無拘束的行使着一貫的權利。

我們大家籌集了一筆捐款，得到了爲數頗大的一筆盧布，全部獻給那個房屋看

守人。然後我們帶着牧師的祝福離別了教堂。

行前，我們看見有好多輛外國使節的汽車，美國、法國的都有。我立刻想起，那些控訴蘇聯壓迫宗教的國家的代表們，却跑到這兒的教堂裏，跪在上帝面前禱告呢。

他們必須承認他們是，羣衆鄙的謊言之徒，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當我們在訪問集體農莊，看見有些農民家裏掛着的聖畫時，我們又獲得了宗教自由的證明。

新世界

蘇聯的工人們正在進行着一件美好的事業，並且還有着斐然的成績。他們都是優秀的人們。至少我們可以這樣的說。英美報紙的污蔑他們是不足為奇的，他們製造出鐵幕和迫害宗教的鬼話也是不足為奇的。蘇聯的工人階級就是統治階級，也就是說蘇聯沒有寄生蟲。每一個人都為蘇聯的社會和經濟福利貢獻出他們自己的一份力量。人們都知道他們工作是為了自己，祇要是工業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不僅把工業生產品變成自己的食糧、衣服和住宅，而且還為後代子孫積蓄了大量的儲藏。

工業的驚人發展，他們正在修建宮殿般的建築物 and 裝飾文化宮，莫斯科地下鐵道及一切城鎮的建築和雕刻工程，這一切都具有驚人的規模。

蘇聯工人的社會經濟生活是嶄新的。在工廠裏工廠主席連同其委員會及工會負

實人是工廠生活的基礎。同這些人談起話來，立刻就會知道蘇聯生產量的高漲及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道理。祇要是可以減輕勞動力和可以減輕沉重工作負擔的機器都被很快地裝置起來。這樣做，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有裁減人員和把工人驅逐到街頭上去的危險。採取了一切預防工人發生意外事件的安全設施。工廠有醫藥治療，護士、醫生，甚至還給工人設有作為休養的日光浴室。有照顧週到的食堂，食堂裏不是擺着長形的木桌子，而是供四人坐的方桌，桌面上還鋪着潔白的桌布。

在工廠附近任何可能的地方，以及在廠裏的大路上，都有着樹木、花草，還有小巧的花園。如果把我們那許多工廠的黑暗情形拿來同充滿光明的蘇聯工廠比較一下的話，就顯得是多麼的迥然不同啊。自然界並不是在努力發展生產中被遺忘，而是和工廠的需要配合起來。蘇聯工人們不僅在工廠裏是集體努力的，就是在文娛體育方面也是一樣。他們有自己的工廠俱樂部、工廠電影院、運動俱樂部、托兒所和幼稚園。我們看見這兒的人們在一起工作，一起遊玩，一起生活，不論幹的是什

麼，所獲得的總是全部中最好的。

誰說他們是侵略者呢？只有那些企圖挑撥全世界人民相互敵視的人們，他們懼怕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工人曉得了蘇聯的真實情況。鐵幕的荒謬和宗教迫害的謊言都被我們這次訪問、蘇聯人民對我們的熱忱招待、我們在莫斯科教堂與牧師們的談話、以及我們所參加的宗教儀式所拆穿了。他們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他們是工人的新社會經濟生活的真正創造者。他們的口號是建設一個新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擺脫掉資本主義的文化及其有產者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蘇聯已經有了這樣的新生活。

我一抵達莫斯科，就看見飛機場及寬闊的跑道。機場上還停着好幾十架飛機；高爾基汽車工廠出品的嶄新的汽車和通到莫斯科的廣闊的公路，我立刻認識到自從二十年前——一九二九年——我來訪後所發生的巨大發展。

在一九二九年時，我曾親眼看到新的社會經濟秩序的鬥爭，那年青的精力充沛的蘇聯受到了內外敵人的困擾，在其初期的階段裏它克服了生產與分配的重大問

題。過後，他們施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富農以射殺集體農莊莊員中最得力的份子來阻礙進展。城市中的私人資本家斷絕糧食供應和囤積消費貨物。這些傢伙現在都消聲匿跡了。

生產與分配的問題解決了，新的集體農莊繁榮起來了，國營商店與合作社組織起來了，這就取消了私人的商業。在我這次訪問中的每一分鐘，都證實了，自從我上次訪蘇以來，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獲得了多麼巨大的成就啊！祇要再過幾個太平年，蘇聯的人民就將進入全世界空前未見的富裕生活了。我在這以後的訪蘇期間，親眼看到了蘇聯工人對他們領袖的那種熱情，他們努力進行生產和加緊學習，以及他們表現在新型建築物和莫斯科地下車站的那樣輝煌建築上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他們用科學的衛生方法來保持城鎮的清潔美觀，以及他們那聳立在莫斯科城的美輪美奐的舞蹈院和歌劇場——特別是大戲院。

我們所住的「國家旅館」就在克里姆林宮的正前面，聳立在廣場的盡頭。廣場四

遇有着好幾十株大樹。我還看見了聳入雲霄的新的建築物。寬闊的莫斯科街道每天都要用水沖洗。樹木週圍的泥土經常在挖掘。還有成百成千的婦女不斷地在清洗和沖刷大街上的人行道。在適當的地方安置着千百隻廢物箱；莫斯科市民都應用着這些廢物箱，結果街上連一點垃圾都不見了。莫斯科城的清潔真是使人驚歎的。

我們也參觀了全世界善良的人們獻給斯大林的價值連城的禮物。我們參觀了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它遍佈在莫斯科城的每一個角落。地下車站的壯麗瑰偉簡直不能用文字描述出來。每一個車站都各有千秋，每個車站都由不同的建築師設計，每一個車站就是一座宮殿。車站上見不到有招貼畫和香煙、巧克力等的廣告。在巨大的大理石柱子上裝置着螢光燈。天花板上也裝有這樣的燈。在一切用大理石和色澤光潤的石頭所做的雕塑和銘文的四週也都是螢光燈。在高爾基車站，我數了一下就有三十六座大理石拱門，在每座門上塑有兩座工人、農民或知識份子等的青銅塑像。在另一座車站上的雕塑却素描着各種運動場面。地下鐵道給人們的印象最深刻。我

們的代表們都神往的佇立在光彩奪目的、給人以此美麗印象的車站裏。那可以裝載千百人的自動電梯不停的在升降着。我們曾同值班的開電梯的人談過話，她是一個青年婦女，她在大學裏就是專攻的這門功課。

在我們訪蘇的最後期間，曾巡遊了一下克里姆林宮。我們參觀了七座古老的教堂，作為歷史古蹟而保存着。還到過很多過去屬於沙皇的宮殿，我們看見了舊時沙皇們的御座，富麗堂皇的大廳，他們過着那樣窮奢極慾的生活，而人民羣衆却在疾病、愚昧和貧窮的悲慘的環境裏討生活。克里姆林宮的遺物提醒着人們，蘇聯人民往日那種苦難年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還看見了差不多世界各國的統治君主和其他喧赫人物送給沙皇的禮物，多得令人驚訝。有貴重的寶石，其價值簡直足夠付清我們一部份國家債務；還有鍍金的馬車，禮服和刺着華麗的繡花及鑲滿鑽石的衣服。這些東西，就是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們送給騎在舊俄人民頭上的統治者的獻品。

我們都情不自禁的把這個展覽同我們所參觀的送給斯大林的另外兩個禮物展覽作了一番對比。我們在這兒看見的是機械技術品和藝術品的典範。那裏還陳設着各種各樣的機器：有模型的，也有跟原來大小一樣的；還有機器工具和同樣的生產品；有華麗的地毯，是地毯工業工人的製成品；還有精細的陶器和瓷器，以及具有幾百萬人簽名的祝壽冊。這一切是世界各地的工人及工人團體送來的，這是獻給畢生致力於工人階級管理其自己的生活，並且使他們從寄生者的剝削下解放出來的那個人的。

這兩套展覽會真正地把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間對比做了一個總結。這個新世界正在蘇聯不斷的成长和繁榮起來。

建築業

現在，建築業在蘇聯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項。在莫斯科到處都可以看見天上聳立着許多起重機和架台。他們正在那兒大興土木。木頭房子的古老的莫斯科正在急速地消失，起而代之的是一個有着現代化建築、廣闊的道路、寬敞的廣場的新莫斯科。成排的現代化的工人平房住宅聳立在古老的木房後面，看起來真是悅目。房子落成了，人民紛紛遷出舊屋而搬進新居，那兒有他們現在日常生活尚缺少的各種現代化設備，等他們搬進新居之後，就把古老的木頭房子拆除了，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現代化的莫斯科。這種重新整頓住房的方法是非常成功的，不會使任何一家人家遭遇一點困難。莫斯科約有六百萬居民，房荒問題仍然嚴重。可是當局應付難局的工作做得非常地出色。

許多新的建築物的外貌都表明了偉大的技術和優美的建築設計。有些地方的建

築的圖樣都是精心細作，有裝璜着的石細工和文飾着的豎石。

莫斯科絕大部份的公寓建築都是六七層高的成排的房子，在外表上和我們這裏地方委員會現正建築的房子差不多。每幢房子都有平台。爲了照顧頂上層的住戶還備有升降機，而無需再像過去一樣的「爬上一層一層的樓去」。

建築是作爲一件重要的事項的，過去二十年中莫斯科一直開放着一個特別建築展覽。這個展覽的目的，在於告訴人們在建築方面的各種最新發展。這個展覽會特別地強調建築業機械化的進步，對住房問題及工業建築，尤其給予最大的重視。這個展覽會說明了現在的工業建築五年計劃是以建築五千九百幢房屋爲基礎，但在四年之內就完成了五千二百幢，依照那計劃他們要在八億四千四百萬方尺的地面上進行建築，到了一九五〇年的五月他們已可誇耀地說已經完成了七億二千萬方尺的巨大數字了，這比起他們在戰前五年中的建築來已超出了兩倍。在他們的計劃中電力也佔重要一項，在圖表及統計表上可以看出他們在這方面的偉大成就。從一九一三

年到一九五〇年，他們的發電量從十九億瓦增加到八百四十億瓦。

在這個展覽會上陳列着最新式的機械化設計，一個特出之物就是一種傳遞鈔票的容器——這是一個銅製的像小兒的睡床的籬籠，四邊是可收縮的。用鉤子把這容器懸吊在一個鋼軌車上來往推行。

在這展覽會上還有莫斯科現在正在營造的各種新的重要建築物的模型，二十六層的大學校舍就是一例。在此建築物旁，我們看見一種自動上升的起重機；房子逐漸造起來，起重機就自動地把自己升高到上面一層。莫斯科到處可以看到這種起重機在起伏動作。重建莫斯科的計劃也陳列在那裏。這個計劃從一九三六年開始，要在廿到廿五年之內，把全部舊的木頭房子都改換了。當然，戰事阻礙了計劃的進行——從他們建築的速度看來，要是沒有阻礙，他們早已輕易地到達他們的目的了。

附帶的說，這一個大學建築明年即將完工，可以供給六千學生居住以及體育場所——這一建築像劍橋大學一樣大。

展覽會還陳列着各種類型的活動房屋。絕大部份是木製的圖案，中空的牆塔中塞滿了石棉絨及其他種類的絕緣物質。這種活動房屋是以標準化的尺寸建造的，那可用來建造各種不同圖樣的房屋。單調的一排排整齊劃一的房屋是英國活動房屋地區的一個很難看的樣子，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消除。

展覽會還包括各種用於建築工業的機器和工具——起重機、傾倒機及開路機等等。在這方面和我們國家所慣用的機器很少有區別。還有一點也須指出：蘇聯使用機器是爲了增加生產，同時消除工人所要担负的笨重的工作，而不要使勞動力變便宜或者使工人變成多餘無用。由於所有的建築物及物資均歸國家所有，所以絕沒有一個僱主因爲發明了節省勞動力的機器而獲得巨利的這類事情。工人們知道機械化不但不會對他們有害，而只會叫他無須再去做笨重的工作，同時會使他們的同伴們能更快地遷進新房子裏去住。

爲了要看看這種新的設計的真實情況，我們去參觀莫斯科中部一個建築的坐落

場所。陪伴我們的人是建築業工會的主席及該建築的總建築師。（附帶的說，後者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以前沒有建築業的經驗，後來進了技術學校去學習。）

我們最先看見的東西就是容器在卸下磚瓦，從卡車裏一直提到需要磚瓦的架台上去；容器都很大——每個能容二百塊磚；起重機一次能舉起兩個容器，所以起重機每舉一次，上面的水泥匠就有四百塊磚可使用了。磚塊比我們的標準磚較大，大約是十英寸長五英寸高三英寸寬。

所有的窗楣、天蓋、欄杆等其他具體單件，都在特別的工廠裏預先製好了用卡車運到使用地點。

在這場所，「中心混合機」水泥製法是一種「室內」的工作。混合機本身置放在一個高的平台上，卡車直接把沙石運到建築物內部而後傾倒在一個用電操動的篩子上，篩過的沙石落在一個轉運帶上，再被帶到一個籬子裏；籬子滿了的時候轉運帶就自動地停止了。籬子置放在一個上下運行的扶欄上，它就把篩過的沙石帶到一

個儲藏漏斗裏去。在建築物的另一端還有一條轉運帶運送水泥。從這一階段起，混合機的作用才真正開始。

負責管理混合機的人持有一個劃有表格的圖表，它指示出在不同的操作中，沙石和水泥應該成什麼比例。這種比例是由不同的槓杆所操縱的機器自動地測量出來的。混合的過程和我們使用的方法很相似。

所有這一切複雜的過程均由一個人來操持。在這一個場所是由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子來做，她站在混合機平台上操動所有的機器。同時也要指出，她還負責這所有的機器的保養工作。她是列入技術熟練的工人的一類，每月平均工資是一千盧布。負責把沙石放入轉運帶的女孩子們的每月收入是七百到八百盧布。

在寒冷的天氣的時候，也不因為冰霜而使工作中止。沙石和水都加了熱，同時把額外的水泥混合進去。

在建築進行的場所，砌磚工人大約是最受尊敬的人了。在這場所，我們被介紹

給夏甫洛金——一個斯塔哈諾夫式的砌磚工人，他並且是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這是蘇聯工人們最渴慕的獎金。他是一個領工，他的小組由另外一個砌磚工人及三個女助手所組成。

這一小組可以驕傲地說他們能在一天八小時內砌磚一萬到一萬五千塊之多。先由一個助手用鏟子把混凝土砌上，於是砌磚工人接着就把磚頭砌上，另外一個列入技術半熟練一類的女助手把空隙都填塞起來。大部份的磚牆是十八到二十寸厚。所以半熟練的工人的工作範圍很大。一大部份的預備工作都是由夜間加工來做，所以在第二天砌磚工人能夠繼續不斷的工作。我們注意到：因為他們砌作的速度使他們砌作結果非常粗糙。他們對此的解釋是：磚牆是很少有凸凹不平的，因為在工作一完時，他們就用一架機器水泥噴洒機把水泥敷在那上面，表面越是粗糙也就使墁砌上去的水泥越是能夠緊貼。我們訪問了一個集體農莊，在那裏我們看見他們是和我們同樣能夠砌磚的，在那裏我們看了一個新的第一等的磚砌的畜牲棚，我們覺得很

高興。

木工，據我們所了解，是很少在建築地點工作的。他們絕大部份的工作都是在作場裏進行。甚至於門窗都是完全裝備好鑲好玻璃，并且安裝就緒，作爲一個完整的單體。在這個場所，有兩位女木工在那裏做零散的修理工作，同時把完整的單體安置上去。架台的搭設列爲半熟練的架台工人的工作。這一個架台是木製的建築，是用起重機整個地裝卸的。新建築外面的架台被認爲已經無用了，只用來作修理舊的建築。砌磚工人都在建築內部的工作。事先鑄好的樓梯隨着建築的逐漸上升而架升起來，因此就不需要使用高梯子，也就使意外事故減少了。在建築的外面四週還圍有一個平台，用以保護工人不爲上面掉下來的東西所傷害。

在建築業內工人分成了七級，一個木工或者一個砌磚工人屬於第七級到第四級。一個七級的木工，單工資就是每天三十五個盧布，這是最低數，絕大部份的工作是按件計酬的方法計算；雨天則照八小時的基本工資率支付工資。男工和女工得

到相等的工資。同時這種分等級的制度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累積他工作的經驗而提高自己。還設備有許多特別技術專科學校，以訓練建築業各部門的男女工人。工會有一個特別委員會決定管理方面是否應該提升一個工人的工資。工具都由國家供給，不需另外付錢。

工作時間是五小時到八小時。除非有特殊事故，一般不准有定時以外的工作。在要工人做定時以外的工作時，管理方面一定要證明是因為緊急情形而不得不加工，方才可以這樣作。在建築場所一個很有趣的事就是那裏有許多火鉢。我們詢問他們才知道在冷天時候，工人們每半小時均可有十分鐘的時間來「取暖」，假使溫度降到三十度以下，那末工作就完全停止了；但是仍依照全部基本工資率支付工資給工人。建築工業方面平均工資和我們的比較如下：

每 週

每 月

普通工人：單純工資五鎊十先令

六百盧布

連津貼七磅

七百八十盧布

木工：單純工資六磅十二先令

九百盧布

連津貼八磅

一千二百盧布

砌磚工人：單純工資六磅十二先令

一千二百盧布

連津貼八磅

二千盧布

然後，我們又參觀了一幢即可居住的房屋——共分三間及一廚房，浴室和廁所。所有的房子都裝有暖氣，同時所有的牆壁都貼有絕緣的木板以保持熱氣；朝外的門戶及窗戶都是雙層的，用以抗禦嚴冷的冬天。牆壁上都糊有紙張，同時地板都

*這是在倫敦和利物浦的最高工資率，在其他城市工資則較低：砌磚工人及木工以四十四小時計每小時二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普通工人則得二先令五便士。上述蘇聯的工資率都是最低的，在這國家有些較為寒冷的地帶工資率則較高。上述英國工資的津貼都是大約的數字，同時並不是整個建築工業都有津貼。

塗着瀝青混合物，使人有像油布般的印象。

「嵌在屋內」的傢具不像我們此地這麼多。廚房可以用煤氣或者用電來烹飪。用水、煤氣、電和室中暖氣（暖氣是由一個中央貯庫供給的），這些費用都包括在房租裏面，總計是居住人的工資的百分之三。工資的百分之三——五作為房租是全蘇聯的平均數。

電綫裝置都是在屋外的。由於絕緣物質乾燥的性質，所有電綫裝置必須暴露在外面。鉛管的裝置都非常有趣，所有的管子都盡可能的近置在建築的中央，以便給它們很好的保護以抵禦寒冷的天氣。真是奇怪得很，甚至在那麼酷寒的氣候下管子的爆裂倒不是常有的事。浴室完全鋪了花磚，包括浴室的嵌板。通過廁所的一個活動的嵌板就可到浴室的鉛管設備。所有的管子和積水槽都隱置在這嵌板後面，所以浴室或者廁所都沒有看得見的管子和積水槽。小兒手推車的置放房間也都成為不必要了，因為每一層房屋都有自己的升降機，這種手推車就可此方法送到任何一層

房子裏去。

我們還在附近看見一幢正在建築的學校，它是供我們已訪問過的新房子裏的八百八十個兒童上學用的。目睹這些建築的進行真是莫大的快樂！

五金工業

荷林斯華斯、赫頓、屈維斯、羅陵斯諸兄和我參加了與蘇聯五金工業各部門負責同志們的會議。

我們首先聽取了依凡諾夫同志的報告。他說明了每個工業部門都訂有自己的工資制度，而鋼鐵工業部門的工資是根基於下列的諸原則。

計件工作定有一定的工資額，而工人的工資得視其工作效率及勤勉程度而定。

津貼比率

工資有三級——完成了一定的成品數量或標準量的百分之百者，全薪；完成了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一百零五者，其超出部份加一倍半；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到百分之一百十者，其超出部份加二倍；完成了百分之一百十到百分之一百十五者，其

超出部份加三倍。

此外，對長期服務的工人還按照下列辦法付給福利金或津貼：

服務滿一年的工人按工資加百分之十。

服務滿三年的工人按工資加百分之十五。

服務滿五年的工人按工資加百分之二十。

服務滿十年的工人按工資加百分之二十五。

服務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人按工資加百分之三十。

這些津貼都按年付給。對長期服務的工人還頒給他們獎章，那被認為是無上的光榮。工作滿二十年以上的工人按工資加百分之五十的津貼，這是按月付給他們的。

如果這個企業部門超額完成國家的計劃時，還得付給工人津貼。對節省石油和電力的部門還付另一種津貼。

免費供給工作服。

照付工資的假期

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有一個月照付工資的假期。那些少數從事於輕便工作的工人也有二個星期照付工資的假期。

做有損於健康的工作時，還免費供給特別的食物，如牛奶和肉類等。

假期休息場所都設在風景美麗的地方，工人可以帶着他的妻子和家屬到那兒去度假，只需付三分之一的費用，妻子和家裏人還可免費。一九四九年，有十萬鋼鐵工人享受了這個計劃的利益，他們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都是免費的。

療養院是專為那些需要療養的人們而設置的，他們在那裏可以一直住到他們完全恢復健康為止。

如果一個工人在他所服務的企業部門裏，工作滿了一年，在他病時，他就可以

在他從患病到病愈的這段期間內，照領全部工資。

基本工資率

基本工資率是：滾壓機工人每月九百八十個盧布；煉鋼工人每月九百八十個盧布；剪床工人每月七百五十個盧布；給養工人每月七百五十個盧布。

這些都是不帶津貼的基本工資率。煉鋼工人每月可以賺二千七百到七千五百個盧布。加上上面所述的每年的全部津貼，甚至還有一個月的工資多到八千個盧布。

鑄造工人、塑型工人和模型工人的基本工資額與煉鋼工人相等。機器模型工人是八百五十個盧布，再加計件工作的津貼。

所有工場的通風，都是由大的冷氣工廠供應的。我們可以拿我們親眼所看見的事實來證明這個報告的翔實和正確性。這所冷氣工廠的設備，是法律的條文來規定的。另外淋蓬浴室和洗滌設備也同樣的是必需備有的。

我們問主席，石粉肺病症多否。他說道，冷氣工廠的設備已經將石粉肺病症減少到沒有了。據他知道只有在設備落後的礦山和製造砂質成品的，如砂土磚塊等工廠裏，才會有這種病症。

主席又大略的列舉了工會在執行國家生產計劃中所起的作用，並且指出工會與全體人民之間的利益是不能分割的。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下，生產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越高；不像資本主義社會的那樣，怕生產過剩了會遭致失業。

在提高工資，或者改善工作條件的方式下，工業的全部利益都回到人民那裏去了。

並且還給我們指出，超過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間是政府所不允許的，而且是儘可能地避免超時工作。如果必須加工的話，比方說，在發生事故或者是緊急情況下，那末頭二小時按工資加一倍半，其超過二小時的部分得照加二倍。

然後，我們也請他們向我們提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工人對退出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態度。我們說基本上還沒有跟工人羣衆協商過，但這個問題已列入了各業工會的大會議程。

以後跟着提出來的是關於和平運動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的旅行期間經常都很突出的被提出來。

紡織工廠

我們一行十人訪問了一家離莫斯科大約有二十英里的紡織工廠。這是一座很老的工廠。廠長告訴我們說，主要的機器都非常的陳舊。在代表團裏我是唯一的一個紡織工人。所以，我向其餘的人說明工作過程。我們在廠裏作了一次全面的觀察。這是一所可以自織自紡的工廠，但是却不能洗染和整理；這些工作都得拿到別的地方去做。

紡織機還是一九〇七年奧德翰普的勒特兄弟公司的出品，按其年紀來說，這些機器的生產效率還很不錯。

然後我們去參觀梳棉間。生花都是俄羅斯出產的。出來之後，又到捲綫部去參觀，這兒有兩部新式的自動捲綫機。最後我們到了織布間。

在織布機的車間裏，我馬上就看出來，也許在幾年前，他們就開始裝備了現代

化的機器。那裏有一百四十台半自動式的機子，這就是說在一部電動機的帶動下，只是緯綫在穿梭着轉動，經綫是不動的。其餘的都是些舊機器，由蒸氣機牽動着一根長皮帶。這些織布機大體上經綫也是不動的。

所有的梭子都是自己在穿梭着，就連一個吸收的梭子都沒有用。我愉快地瞧着，因為它意味着它們都沒有甚麼毛病，要不然，「梭子就要吻在一起了」。

這所工廠所出產的棉布大約都是三十四支紗。這當然說不上是什麼高等質料的布疋。我們看見在店舖裏陳設着的品質高尚的棉織品，那是蘇聯別的工廠裏製造的。

他們實行三班制，同時也跟別的大工廠一樣，由盈餘項下撥出一部份基金來辦理一切福利事業——對兒童的照顧，托兒所和幼稚園，文化學習，有培養青工的學校，有影劇院和工人大禮堂。這是全蘇聯一切工廠中的一個典型。

織布工人與紡紗工人的工資率跟機器工人一樣。工人們都是友好快活的。

煤礦場

拿我們能夠去參觀一座煤礦場的這個事實來說，就再一次說明了莫斯科市總工會及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委員會對我們底那種美好的合作。我們一行十人參加了這次的訪問行列，代表團的其餘代表們却打算去觀察一所紡織工廠。蘇聯總工會對這次訪問的安排，我們將銘記着對他們的謝意。

五月四日，大約是下午一點半鐘的光景，我們到達了礦場。我們分乘着簇新的勝利牌汽車，在從莫斯科到都拉的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旅途上走了差不多四個鐘頭。我們一到礦上，就被引到廠長的辦公室，在那裏受到了廠長及其同僚們的歡迎，在歡迎的人們中間還有一個總工程師。

我是代表團裏唯一的一個礦工。不消說，我應該向我們底主人提出許多問題來。

他們都不加思索地回答了我們所提出來的問題。當聽到礦工們都有免費供給的外套、膠鞋和鋼盔時，我們都表示驚訝不已。甚至連工具都免費供給礦工們。

我們才搞清楚了這裏經常所叫的煤井或礦山，也不過僅僅低於地面六十公尺，這還是正在開發中的礦層。每座礦層約厚達兩三公尺。

這座礦場的產煤量，每天兩班差不多可出一千五百噸。礦上連非生產人員在內有一千名員工。因而每人每班的生產量才不過一噸半。就礦層厚度，其離地面深度以及礦坑內沒有煤氣等情形說來，這數字是很低的。

每人每班的生產量如此的少，是因為大量的人員不是實際生產者或礦面上的礦工。

礦面上的裝煤工人，每班出十五噸煤，就英國的標準來說，這是相當高的了。礦面上實行着六小時的工作制。那裏有利於產量的一件事實是：這還是一座開工才僅僅兩年光景的新礦場。

聽他們說還沒有發生過性質嚴重的事件。同時，礦上也沒有因工資問題而引起過爭執。

礦上也爲工人們設有食堂和洗滌等設備。但是，這些設備還不如我們那兒的完善，同時廁所的佈置也不甚好。

礦面上礦工的工資是每月一千五百個盧布到五千個盧布。

在礦層下面定有另外的工資等級，平均的工資是一千個盧布。地面上工人的工資是每月六百個盧布到一千個盧布。

廠長告訴我們說，在低工資的工人當中，也有一些怨言。這也正是我們英國工廠裏的情形。

在換上了必要的服裝等之後，我們就開始在礦場的各處進行視察。

有兩個豎坑，一個供吊送工人及供應品之用，另一供吊起礦煤之用。

用跳動機從豎坑裏拉出來的煤塊都把它直接的放到煤篩裏去，那裏有女工除去

硬泥和碎石塊。像這種吊起礦煤的方法，我生平還是頭一次看見。

我們也看到地面上有一部高架的起重機在裝卸木料。這是一種最新式的方法。

關於操作方法，我們覺得就我們所見的都是很好的。

在巡視了地面上的工作設備之後，我們的嚮導——礦上的總工程師，一個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又把我們引到了升降檯，給了我們幾盞油燈，我們就降落到礦井。

礦底修建得很好。高度與寬度雖說還不如英國一般的礦場那樣寬大，但是由於有着那樣的吊煤方法。所以，礦底的寬大與否，就沒有什麼必要了。

沿着礦層走了幾分鐘之後，我們得到警告：當心頭頂上的電纜，因為那是帶着電的。

這根電纜充有電流，能輸送小型載重車到礦場的各個角落裏去。這個輸電的系統跟電車的情形相同。

我們還看到車輛是由蓄電池操縱着的。載重車（我們稱之爲搬運桶）上都有旋轉的連結器，因而在礦井裏要把它置進跳動機也用不着特地去解開它。搬運桶還有一個特點是那有軸承的車輪。每隻搬運桶的載重量是三十到四十個亨特威*。

過後，他又把我們帶回了辦公室，從這裏起所有的交通都是用電力控制着的。我們對這感到非常的有趣。

像這樣「電車」式的輸電系統的方法，在英國的礦坑裏還找不出來；因爲英國的礦坑裏有煤氣。所以，這玩意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樁別開生面的東西。

礦坑完全是用木材來支撐的。這又是一個與我們英國礦坑不同的地方了。

這是一座乾燥的礦場，裝運道上收拾得異常的乾淨。

雖說我們的這位嚮導人講的是俄國話，好在都是同行，我們彼此都多少了解一

*亨特威 cwt (= hundred weight) 衡量單位，英國制爲 110 磅，美國制爲 100 磅。

點。所以，我還是和他搭配得很好。

我們參觀的路程是沿着煤面上走，要不是有人對我們說這是煤的話，我們一定不會認出來。

煤雖然是黑的，却像一根根的棒子，連一點光彩都沒有。我後來才曉得那是一種熱量很低的亞炭，但用處還是有的，因為是離莫斯科如此近的地方開採出來的。

這兒的礦坑約七呎六吋厚，跟我們的礦坑一樣都是用機器切、鑽和爆炸的。

把煤塊運到中門去的方法是用一根爬行鍊索。這種運輸方法雖不如我們那兒的現代化，但也差不了許多。

因為礦道的熱度，所以，對於礦面上的木料的安置就是一樁挺複雜的工作。

我們又到礦井下的煤礦橫坑道上去參觀。這條橫坑道約有十二三呎寬，這是一部有九呎來長轉動橫樑的削切機照直切成的。這部機器可以直切也可以橫切。一條坑道祇要用這機器切上四五下就成了。切好之後，就開始爆炸，炸好就用載重車

把煤塊運出去。

這個方法非常的好，好到不能再改進的地步了。

我們曾經和管理這些機器的一個工人作過有趣的談話。他告訴我們說，他一個月的工資已經高達四千個盧布了。

這時，我們代表們都感到有點兒疲倦了，於是我們就回到地面上來。

事後，廠長的一個同事邀我們到他家裏去喝茶，我們也就欣然的應諾了。他的家是一幢簇新的木頭房子，室內使人感到非常的舒適。

賢淑的女主人所預備下的茶，真是可口極了。

礦場廠長偕同他的同事們也來了，大家都玩得挺痛快。

這都是些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們。關於他們的身世我們也多少知道了一點：廠長自己的出身十分低微，在大戰中，他服役五年，到現在他也不過才三十五歲的年紀。他是韃靼族人，現任的地位完全靠奮鬥工作而得。

總工程師的年紀和廠長相仿。他也服過兵役，他的工資也和廠長一樣。再說主人吧，他還是一個礦坑上的工人，他還獲得了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獎章。

他有一部非常舒適的勝利牌汽車，在我們返回莫斯科前，他一定要我們坐一回他的汽車。我們答應了。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

我們在動身赴蘇之前，就有人問我們有什麼東西，我們一定想見見。於是我就給自己許下了一個心願：如果可能的話，我得去參觀一下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工廠。我心裏想蘇聯如此的廣袤，這要求是過份了。當我聽到可以到斯大林格勒去時，心裏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星期二）的下午，我們一行到達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我們被介紹給了該廠的廠長。他在這所工廠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了，這就是說，打從建廠的那天起，他就在這裏工作。他參加了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獲得兩次勳章。他是一個集體農莊農民的兒子，於一九三〇年大學畢業。

這所工廠於第一次五年計劃時開始建廠，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全部落成。起初製造車輪式的拖拉機，到一九三七年，工廠重新組織後才製造齒輪式的履帶拖

拉機。這樣生產到一九四二年當戰爭迫近斯大林格勒時，工人們才撤退到蘇聯的東部去。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這些工廠周圍一帶所發生的一場戰爭。

德國人失敗後，工人們就回來了。在一九四三年開始了重建工作，一九四四年又製造起拖拉機來了。

這是一座規模非常龐大的工廠，擁有很多各種各樣工程的巨型工場，從鑄造到最後的裝配成車。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裏要讓這座工廠重新轉動起來，是化費了很大的心血的。在一九四九年，第一部五十二匹馬力的笛塞爾內燃機履帶式拖拉機製造出來了。

我們首先觀察的是鑄造工場。那裏面擺着一行行的生產品，我們還看見正在製造中的無數拖拉機模型。這座工場有很高的屋頂，這保持了最低的涼爽溫度，但光線似尚可改進。參觀了鑄造工場之後，又去參觀鑄鋼工場。這座工場從機器的造型到最後的一個生產過程，都是採用轉運帶的操作制度，效率相當的高。還有好多女

工在履帶上工作着。

一組電爐經常供應履帶所用的鎔鋼，這些鋼液是由電動起重機的勾子轉運過來的。這座工場也有着很高的屋頂，通風的條件也相當的好。

根據我們代表團的鑄造工人說，這裏的工作條件非常的好。空氣中幾乎連一點塵土都沒有，原因是這裏有着我們從未見過的先進的吸塵方法。在最後的裝配過程中，當模型從模子裏取出來時，那上面和下面的塵粒都被吸得乾乾淨淨的——這是一件非常成功的改良。就是那些塑型的模子都經過了一道自動的冷卻過程。在生產過程中雖說有一組鎔鋼的電爐，但室溫總不超過仲夏天氣的溫度。廠方採取了一切措施來清除空氣中的塵土，並且還經常的採取必要的措置。這樣一來把石粉肺病症減少到最大的限度而不再是一個問題了。我們代表團裏的一個鑄造工人認為：他在這裏所看到的機械化的程度，是他在任何一所英國鑄造工廠裏沒有見過的。他的這種說法得到其他幾位鑄造工人的同意。

車間一直沿着大通道整齊地一行行的排列着。在這些部門裏有大批的女工在從事工作。我們注視着在工作着的一些女工，計算了一下她們的工作時間，可以毫無疑問的說，她們都是很稱職的。我們看見她們非常熟練地使用着蘇聯製的小工具。

在這些車間裏安放著英國、美國、德國和蘇聯製造的機器。我們的一個代表說，如果不是受着干涉的話，這裏就看出我們機械出口業貿易的機會。另一個代表又說，他高興看見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機器。這是國際友誼的一種象徵。

裝配工場安裝着轉運帶的設備，在這些裝配的行列裏也有一大批女工在工作。裝配拖拉機的行列好像排得太緊了一點，如果工作的地面再寬一點的話，那就更好了。

我們看見把已經裝配好了的拖拉機一行行的擺起來，開出去試車。試車的過程包括着對電氣設備的檢查，履帶的操縱，爬斜坡。馬達開動的時候，拖拉機的後面拖着一根管子。我不能站在它的旁邊去問作這最後一道試車的理由，所以我祇能認

爲是個全面的試驗。拖拉機是異常堅固的，在這樣遼闊的國土上，開動起來非常合式。

全廠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月一千五百個盧布。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人（指那些經常打破生產目標的工人而言），平均工資是每月三千個盧布。給養工人的工資是一千二百個盧布到一千五百個盧布。工具製造工人的工資是每月二千個盧布到二千五百個盧布。鑄造工人的工資平均比工具製造工人的工資要高，而且每年還有特別的津貼。凡工作滿一年的工人照其平均工資數加百分之十。滿二年加百分之二十，滿三年加百分之三十。翻砂工人的工資平均是二千個盧布，工作滿了三年之後，還加約六百個盧布的津貼。翻砂工人的助手的工資約一千五百個盧布，還可以領到五百個盧布上下的津貼。凡不滿十八歲的女孩不能在工廠裏作工。當然，足齡的女工的工資完全與男工一樣。大多數的女工工資每月都在一千個盧布以上。

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

我帶着異常興奮的心情參觀了一所拖拉機工廠，和一所規模巨大的汽車製造工廠。前者生產着匍匐牽引式的拖拉機。

在英美的一些工廠裏，像這類車輛的生產都是採用大量的集體生產法。雖然我在英國還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東西，但是我在美國却親眼看見過，而且生產方法也沒有很大不相同之處。

美國有比較好的工作條件和最現代的機械化設備；但是斯大林格勒的這一企業在大戰中實際上就一直在火綫上，所以我們必須對這先加以諒解。

斯大林汽車工廠出產兩種汽車：大型的和中型的；兩種卡車：這種車子可以在崎嶇的田野上行駛和兩種公共汽車。

這兒的現代化設備可能還差一些，但其各方面的機械化程度却並不弱於美國。

有些部門中的工作條件還顯得更完善一些。

工廠中空氣的調節工作做得非常的好，男女工人們跟美國的工人們一樣都極其努力的在工作。

但是，比較到這裏也就完結了。

蘇聯工人的努力工作他的生產和從生產中獲得的利潤都交給了國家，然後再從中抽出一部份來用於蘇聯人民的社會福利事業。

我們看見斯大林汽車工廠的工人有休養所、療養院、露營的設備，有成年人的和兒童的圖書館（前者藏有十萬冊以上的圖書，如小說等等；後者也藏有三萬冊書籍，教育方面的，包括有生物學、自然、天文學等；技術方面的書籍包括有機械工程、鑄造實習等）。

他們還有成年人的和兒童的電影院。後者可容二百個兒童，前者可容一千另七十人。這兩個電影院都有着很大的益處。

還有許許多多關於工人福利的設施，如果把這些設施用來作專題報告的話，也至少得一個鐘頭才說得完。

讀者們可以立刻體會出來，爲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勞動與爲資本主義的工業勞動比較起來是多麼的不同啊！

物質的獎勵制度是盡善盡美的。在企業工廠裏的工人所獲得的工資額，是與其工作成績完全相稱的。並且長期服務的津貼百分比率，逐年增加。

所有的工人都有批評廠方或生產方法中任何缺點的權利。而且他們也行使着這一權利。這樣一來，就有提高工廠生產效率的一切可能性，而且也回轉來提高了人們自己的工資。

到處都有着反對蘇聯所施行的那套制度的謠言。但是從此地的一兩個例子裏就很明顯地看出來：社會主義化國家裏工業部門的工人比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來不知要富裕多少。我們可從這樣一個國家裏學習不少的東西。

訪問烏克蘭

(一) 基輔

在我們從飛機場到基輔市區的路途上，我們驅車穿過了無數的街道，沿途看見了很多戰爭破壞的痕跡。在這些廢墟上過去一定有過美麗的建築物。即使基輔受過戰爭的創傷，但還是我所看見的一座最美麗的城市。全城都佈滿着可愛的樹木，還有很多正在修建中的和已經落成了的新建築，這些都是基輔人民煞費匠心的結晶。許多建築物的表面還裝飾着彩色的花紋，陪襯得異常的調合，式樣也很清晰。

城裏的人們好像都非常的講究穿着。在每一個開闊的地方，我們都看見有兒童遊戲場，場裏陳設有很好的帶着華麗色彩的玩具——搖動的木馬、鞦韆、滑梯、輪轉機等等。那裏的人對年青的一代的娛樂照顧得如此週到，他們頗引為傲，我覺得

這是無可責難的。

我們訪問的旅程是包括基輔近郊那些曾經遭受過徹底摧毀的地區，但正在進行建設的地區。當我們親眼看見這些地區的一切情景時，我們不禁回想起國內的很多城鎮來。我們不能知道是否我們有信心有力量能制止瘋狂的戰爭，是否要受到更多的浩劫。

我們被引到一個地方，在那兒可以俯瞰德聶泊河。我們又穿過了一座公園，公園的進口處是一座墳墓和一座為死難者修建的紀念碑，碑的四週長滿了鮮花和毋忘我草。從這裏再往前走，我們看見在江岸上有一座漂亮的露天電影場，成半圓形，可容四千人。圓場那裏有吃點心的地方。我們還可以望見江面上愉快的遊艇。另外還有一座露天的舞池和音樂堂。一切都收拾得異常的清潔。這一切都是戰爭結束後才修建起來的。在夏日的晚上，這兒一定是一塊理想的消遣地方。

在江那邊，我們看見在一塊寬廣的土地上，人們正在修建一所巨大的假期休養

所和水上運動場。我們在走向自己車子的路上時，看見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手臂下挾着一本英文書。我們就喊住了她，我們很高興發現她會說我們的語言。後來我們留心看，還看見很多別的人也帶着同樣的一本書。給我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有很多人，年老的或年幼的，能講英語，並且他們還在研究我們的語言和文學。這種情形不單是基輔如此，在我們所到過的地方也是一樣。如果人們所說的蘇聯政府希望其人民憎恨我們的那套鬼話是真的，那我們就不會發現英文是這樣流行的語言了。

在車行途中，我們又看見了一座運動場，場子上有很多男女青年在那裏遊戲。本來，我們並沒有想要參觀這兒的，但我們還是把車子停了下來，大夥兒擁而出，要看看他們到底在玩什麼。這是基輔迪那莫運動場，是一塊設備完善的地方，場裏有籃球場、排球場、足球場、田徑賽的跑道、舉重器（我們還試了一下呢！）和門劍場。有些女孩子正在打籃球，她們一個個都是體格健壯的姑娘。一羣穿着田

徑服裝的男女青年，同他們的一個女教練走到了跑道上，真正的訓練尚未開始，他們就先活動起來。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和一個姑娘正在鬥劍，她不顧旁觀者們大聲的勸告和鼓勵，使得那小伙子差點兒招架不住。每一所大工廠都有自己的運動場，這對工人來說，真是一件寶貴的財產。

當天傍晚，我們參觀了食品工人俱樂部。裏面擠滿了食品工業部門的工人，我們欣賞了青年工人們表演的天才。這都是由工會組織的，而俱樂部的房子等等的費用却由工業部門供給。

第二天，我參觀了一所女子中學。關於這所學校的情形由我們代表團的另一位代表來講。這以後，我們又參觀了一所糖果製造工廠。

（二）糖果廠

這所工廠的工人有百分之八十是婦女。該廠共有工人一千八百名，每天可產糖

果八十五噸。這所工廠曾受到德國人的澈底破壞。在巡視這所工廠之前，我們都得穿上白色的外套。這決不是有心做給外人看的。在訪問蘇聯的全部旅途中，我們的經驗是：蘇聯人民非常當心食品的衛生，和他們城鎮及建築物的清潔。

這所工廠生產各色各樣的糖果。我們曾嘗試了一些，發現那都是品質很好的糖果。該廠設有工人俱樂部、醫務所、幼稚園和托兒所，還有一所夜校和青工訓練學校。他們還自己製造糖果盒子，有的盒子上還翻印着著名的俄羅斯圖畫。

我們所看見的糖果製造機器大都是老式的，現代化的機器也有。我們能夠作這樣的判斷，是因為這裏所使用着的機器，正是我們代表團的一個代表所工作的那家工廠裏生產出來的，另外是因為我們中還有一個具有一些製造食品經驗的代表。我們曾和廠長談起了這座工廠的情形，他也坦白地承認他們是可以安裝一些新式機器的，而且現在正在改善這種情況。單是在基輔就有二所糖果製造工廠。烏克蘭總共有二十二所糖果工廠。

這兒的工作條件很完善。所有的工人都穿着潔白的外套，那潔白的帽子把他們的頭髮完全遮蓋了起來。又一次使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那樣的重視學習。該廠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參加了技術學習，有一百二十名工人參加了職業學校，他們從那裏出來就是在技術上有資格當製造糖果的專家了。

該廠五分之四的工人都在工廠的食堂裏吃飯。一道湯的價格是九十個戈比，一碟肉和蔬菜的價格是一個盧布又六十個戈比，甜食是三十個戈比。休假的辦法跟別的地方一樣，最低有十四天，最高有二十八天，休假期中工資照發。該廠還為工人的子女們設有一個少年兒童營，從六月到九月都開放，孩子們在很好的關照之下，可以在那裏度十三個星期的假日。

我們把在別的地方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提出來對照了一下，看看是否所有地方的情況都是一樣。我們得到了同樣的答覆。比方說，我們問工人是否准許辭職，他們告訴我們說，祇需要兩個星期前通知就行了。

該廠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是六百六十個盧布，最高的工資是一千三百個盧布。女領班的工資是一千二百個盧布到一千六百個盧布。一個十八歲的小姑娘管理一部機器可以獲得五百個盧布的工資。他們每週工作六天，或者是每週工作四十二小時。青工每天的工作時間是五小時，另外還特別有一小時的吃飯時間。超時工作的現象是沒有的。

在蘇聯戰後計劃的等位表上，糖果好像並不是放在很高的位置上。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有很多別的要緊事要作。這就是爲什麼蘇聯的糖果，特別是巧克力糖的價格要比英國昂貴得多。但是當我們問起這個問題時，一個蘇聯人民回答道，因爲英國祇要付給殖民地人民低微的工資，就可以得到製造巧克力糖的廉價可可；但是在蘇聯却沒有一個殖民地的人民。每一個人連那些生產可可的人在內，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工資；因此，糖果的價格就高了。要直到他們能生產出足夠數量的可可，以及能進行大規模的集體生產巧克力糖時，價格才會減低。

我們在巡視這所工廠時，向我們連續不斷提出來的問題是莫過於像和平問題了。許多婦女問我們，為什麼蘇聯兒童，很多還是烏克蘭的兒童，到現在還被拘留在德國的英佔區裏。我怕我們都不能給予她們一個滿意的回答吧。有個蘇聯婦女對我說，她已經失去了她的兒子。她說她要嚴重地告訴我們，她們沒有一個人需要戰爭。我們為什麼不能多做一些保衛和平的工作呢？這些婦女們的真誠是沒有絲毫錯誤的。當她向我們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還淌着淚水。我可以毫不懷疑地說，我們有些代表也同樣地受到感動。

（三）集體農莊

我們在參觀了糖果工廠之後，又分乘着汽車向烏克蘭德米羅福區科蘭諾維契村的一「紅色游擊隊」集體農莊進發。

我們的旅程是沿着一些可愛的鄉村行進，還不到兩個鐘頭的工夫，就到達那兒

了。當我們一踏上真正鄉間的時候，汽車就是在泥土的公路上行駛着，塵土可是多極了。集體農莊主席跑來招待我們。他是一個身材結實的當地人，具有幽默感。他領着我們到了集體農莊的會議室。他說的是烏克蘭話，所以在把他的話譯成英文之前還得有一個人先將它譯成俄文。

他告訴我們他這個村莊的故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這裏還是一座祇有三百六十戶人家的村落。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就有六百六十戶人家了。集體農莊是在一九三〇年才組織起來的，在那時他自己才做了集體農莊的莊員，在這以前他一直是個自耕農。

他說道，農民們現在都很富裕。他們除了自己所飼養的牲口外，還共同養着二百頭馬，三百六十頭牛和三百五十頭豬。德國人除了在這裏留下了一堆灰燼外，什麼都搞光了。全部牲畜都被運往德國。農莊的房舍被燒得乾乾淨淨，甚至連菓樹園都遭到了徹底的破壞。當和平一恢復的時候，這就是這兒底人們需要加以處理的問

題。

他們曾獲得蘇聯其他地區的幫助。他作重地說道：「我們俄羅斯的兄弟們曾幫助我們恢復我們的農莊。」他們開頭時祇有四十頭牛、二頭豬、四十頭馬和收到的一些別人贈送的牲口。五年過去了，他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他們有五百二十頭牛、一百八十四匹馬和五百七十頭豬了。戰前他們還沒有家禽，現在他們已經有一千八百隻家禽了。每一個莊員還自己養得有牲口。同戰前個人飼養的六百二十頭家畜比較，他們現在已經有六百六十頭了。

工資制度，或者是近乎一點說，每年生產的分配制度是很有趣的。在一九四九年，他們有一次大豐收。工資單位是按「工作日」來計算，這一定數量的工作完全由集體農莊委員會來決定。莊員們如果超過了這個數字時，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日」。結果，在一九四九年，每個集體農莊莊員都得到四百五十個工作日，而每一個工作日相當於二公斤麥、五公斤馬鈴薯和不同數目的草料。

農莊主席還說明了集體農莊制度就是社會形式的家務管理，在集體農莊裏，每一個莊員都爲集體的利益而幹活。他說這個制度遠較私有田莊制優越，因爲現在的集體農莊可以運用科學的方法和大量的農業機器來進行操作，而這些設備是個體農民搞不起來的。戰前每畝地的平均產量是十二個亨特威，一九四九年是十五個亨特威，今年每畝地至少有十八個亨特威。

他又向我們談起新的農莊建築，有的正在進行修建中，菓樹園也重新種植起來了。在我們到他農莊去的路上，我們看見了一些這樣的菓樹園——好幾畝地面積的小蘋果樹。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沿着道路也種起水菓樹來了。

他的談話結束之後，我們向他提出了一些問題。

問：你們都有鋪瓦砌磚的本領嗎？

答：不幸的情遇將我們都變成這方面的專家了。我們的建築隊和工程師都是本地人，他們的本領都是自學出來的。

問：農民都屬於工會嗎？

答：不。所有的集體農莊都屬於合作社組織。

問：種籽與設備是集體農莊自己購買的呢，或是由政府供給？

答：種籽與建築材料等由農莊自己花錢買。機器由國家機器站按區域供給。

問：你們是怎麼這樣快就飼養起這麼多牲口來的呢？你們也拿牲口作為食物嗎？

答：我們所有的莊員都自己養得有牲口和豬仔，也用一些小的來作食物。莊上得交一部份牲口給國家，我們也賣掉一部份。但是我們仍舊養着一大羣牲畜。

問：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有什麼不同呢？

答：農民們共同集合在集體農莊裏，共同地耕作土地和飼養牲畜等等。他們按收成來分配紅利。此外，他們自己還飼養着家禽及牲畜等。國營農場是政府經營的大型農場，在那裏工作的是政府僱傭的農場工人。

問：婦女也同男子一樣分到相等數量的紅利嗎？

答：男女的紅利分配完全相等。

問：集體農莊的莊員也跟工廠的工人一樣都包括在社會保險裏嗎？

答：不。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社會保險基金。集體農莊拿出其收入的百分之二作

爲社會保險基金。但是，衛生事業由國家辦理，諸如醫院、醫務所、醫生等等。

問：集體耕作是自願的嗎？

答：是的，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進來。如果他本人還有點設備的話，還可以投進

來共同經營。

問：你們的土地是怎樣得到的呢？

答：土地都是國家的。政府把七千五百畝土地永久租給我們。

問：除此之外，還有另外的一份土地嗎？

答：有。每個農民都有一塊自己的土地，這塊土地他可以傳給他的子女。但是

不可以出賣。

我們知道了在基輔區一共有二千五百個集體農莊，全烏克蘭有四萬個集體農莊，而全蘇聯有二十四萬二千個集體農莊。農莊主席很讚美李森科的工作，他說，在農莊上產生了很大的價值。

然後，我們在露天裏吃了一頓很豐富的午餐。在我們的宴會上共有二十六個人，裏面包括我們的翻譯，和二十來個農民。我們大家都坐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旁邊，這是擺在一條通往一個農民的花園裏的小路上。這是有八道菜的豐盛筵席，而且菜盤好像一個比一個大似的。毫無疑義地說，這些人都是很講究吃的，我們在這方面是遠不如他們的啊。農莊主席不斷地說：「請吧，別客氣。」席間，我們給他們唱歌，他們也唱烏克蘭的歌曲給我們聽。這是使人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刻。我們所結識的這些人們底友誼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巴不得成千成萬的人民都能夠有和這些農民們相會的機會。戰爭與憎恨就不會常常談到了。

餐畢，我們又到農莊去觀察牲畜。那些馬匹看起來是那樣的可愛。我們走到一座簇新的牲畜擠奶棚，這是農民們自己用磚頭修建起來的一座二開間草秣房子，每頭一間，裏面還有第一流的衛生設備和放擠奶機器的地方。正當我們邊走邊談地走進這建築物時，我們的木工代表戴萬尼溜去爬到屋頂上去觀察到底是什麼木頭。他幾乎從未完工的屋頂上的一個洞口跌了下來；但是他又順利的爬下來對我們說，屋頂上的木料不能再好了。這座棚子可以容一百頭牛。牛奶就從管子裏直接流到了廠裏去製造牛奶食品。單是這個農莊在今後的五年內，還要修建十二座像這樣的棚子。

在路後，我們看見了一幢不久即可使用的富麗堂皇的校舍。這個集體農莊和莊裏的人民就是這樣的了不起。有我們的一個代表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這兒一定是個「示範區」。所以，我們決定請求再到一個農莊去試一下，雖然那時已經是夜裏九點鐘的辰光了。我們底主人對我們這樣的醉心於農業還多少感到點兒驚奇，因

爲我們已經辛苦一天了。但不管怎的，還是給司機下了開車的命令，當晚十點鐘我們到達了第二個集體農莊，這剛好是夜裏擠奶的時間。這座農莊跟那座農莊一樣地好。因爲我們碰見了一個長住在莊子上的外科獸醫，所以了解到很多情況。像這樣的外科獸醫，不論是在大的或小的集體農莊上都有，並且另外還有一個長住在莊上的農穀物及土壤專家——農業科學家。哪有這樣多的「示範區」啊！

然而，我們並不就此干休。我們又訪問了很多集體農莊莊員們底家庭。農民的住所，一般的都是些小小的茅舍，但是很舒服，室內裝飾得很華麗，收拾得非常乾淨。在一幢四開間的房子裏（廚房在外），住着一對夫婦，另外還住着妻子的一個妹妹和丈夫的母親。樓上的小床上還躺着一個熟睡着的可愛的小囡囡，這就是那個男人的小兒子，也就是他母親的孫兒了。這幢房子就是這個男主人的。他是一個集體農莊莊員，他還帶着我們在房子的週圍繞了一圈。他獲得了國家六千個盧布的貸款，沒有什麼抵押，他祇要在二十年內償清就是了。這幢房子的地面是免費供給

的。集體農莊上還有建築隊。銀行裏還設有付還貸款的帳戶。

這些農舍具有一個有趣的特點，就是我們看見在很多農舍的牆壁上都掛着的聖像，有兩處而且在聖像的下面還放着一盞燃着的油燈。這就有力的證明了這裏是有宗教自由的。

行前，荷林斯華斯致了簡短的謝詞。他所說的也就是代替着我們全體說的：

「我們親身與蘇聯人民的相會，使我們相信了他們是真正的和平戰士。我們回國後，一定會把蘇聯人民的真實情況傳達給英國的勞動人民，並且我們還要揭穿那些散播謠言和煽動戰爭的傢伙們。」

「我們都喜歡待在烏克蘭，雖說它遭受了嚴重的戰爭創傷，在我們所參觀了的地方裏，基輔也許是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由於基輔人民的毅力，使它正加速的在恢復和發展着。像這樣恢復工作的速率在英國簡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

「我們代表團所訪問的『紅色游擊隊』集體農莊，我祇能說這是一座富麗堂皇

的農莊。我們看見了農民們的生活是多麼的美滿、富裕和有文化啊！他們有着美好的住所和農莊建築。集體農莊裏有條理的勞動組織，使用農業技術的合理制度，是多麼使人驚異。還有最重要的是收入的公平分配。

我們向你們保證，親愛的朋友們，英國的工人將站在和平戰士的前列。英蘇人民間的友誼比戰爭販子們的陰謀要堅強得多。陰謀一定會被揭破。和平將會戰勝戰爭。」

斯大林格勒

當我們行近那被證明爲上次大戰轉折點的戰場的時候，我的思潮就回到往昔那些日子裏去了。我想起了在英國，人民爲要求開闢歐洲第二戰場而舉行的示威運動。舉國上下都充滿着對紅軍和蘇維埃人民的讚美。英國人民舉行了空前未有的集會和簽名請願運動。

當我們飛臨這座城市上空的時候，我們從飛機裏看出去，還可以望見四野上的遍遍傷痕：一個個的炸彈坑，細長的戰壕和一堆堆的殘破的金屬。我們就降落在被日光曝曬着的機場跑道上。

斯大林格勒市總工會委員會的負責同志們在機場上迎接着我們。首先躍入我眼簾中的是地上的一顆來福槍子彈和一個彈藥箱。我把它們撿了起來，同時我還要把它們保存起來作爲我所看見的一切事物中的一件紀念品。

當我們乘着汽車飛快地駛離機場的時候，我們也瞥見了伏爾加河上這座美麗都市所遭受到的蹂躪。一條相當長的公路還沒有來得及翻修，地面顯得異常的凹凸不平。公路的其他幾段已經修起來了，路面上在鋪着柏油。公路兩旁聳立着一幢幢精緻的房舍，沿着兩旁人行道的邊緣還有着新近纔種植的樹木。

我們的旅館就坐落在市中心區。右首邊正對着一家大百貨商店。這座大樓曾作過德國戰地元帥范·鮑路斯的總部。在大門的旁邊有一塊青銅色的嵌板，它告訴着人們，敵人過去就在這市中心區裏。

我們是在勝利的週年紀念日那天到達斯大林格勒的。在那天晚上還有一次勝利的禮炮慶祝盛典。我們在斯大林格勒街上漫遊的時候，看見位處在市中心區的一個埋葬一千個名斯大林格勒保衛者的公墓；並且當我們連想到這裏曾經遭受的苦難保證了社會主義能夠帶給後世子孫們美好生活的時候，我們都肅然起敬。

我們沿着戰線走着，每隔二百碼左右就有一個小小的紀念碑——一塊青崗石上

置一座很小的坦克砲塔。戰線穿向更荒涼的地區裏去。在一個地方，我們看見了巴甫洛夫中士及他的伙伴們所保衛過的大樓的破瓦殘垣。他的伙伴們都全體壯烈犧牲了，只有他一個人還活着。這幢大樓距伏爾加河只不過二百來碼遠，但德國人從也沒有越過雷池一步。現在準備就大樓的原地方修建一所博物館，並在其近旁修一座運動場和水上運動場。

在斯大林格勒，除了那些回來重建斯大林格勒底人們的堅強意志外，一切都被摧毀得蕩然無存。他們要把這一座除了瓦礫甚麼都沒有了的城市建設起來，這該是一件多麼巨大的工程啊。斯大林格勒底人們所從事的工作，是多麼的光輝燦爛啊！我們訪問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這座工廠跟所有其他斯大林格勒的工廠一樣，在戰火中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工人們連同工廠的設備一起撤退到了東部，一九四三年該城解放時，工人們又回來開始了建設工作。在一九四四年他們又開始生產汽油推動式的拖拉機，也就打從這一年起他們更進一步製造笛塞爾內燃機。

我們在這座城市附近的路途上，看見有的地方正在修建公路，在公路的兩旁都一律種植着樹木。

晚上，我們參加了勝利日週年慶祝會。紅軍整齊地排列在廣場的近旁。廣場上擠滿了人。信號一起，巨砲發出了震耳的巨響，照明彈在夜空裏照射着，那透明的彩色映出了愉快的情調。這樣的禮砲一共有三十響，每隔三十秒鐘就鳴響一次。

在禮砲聲中，我們去拜會斯大林格勒市的建築工程專家，他把新斯大林格勒城——就是正在修建中的斯大林格勒城——的模型展示給我們。當他正滿意地敘述着每一個細節的時候，我們還能夠聽見隆隆的禮砲聲在提醒着我們那些人民在保護全世界的自由時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大夥兒都被那天所見的簡直不可置信的破壞程度所感動了。我們覺得必須盡我們的一切力量來制止另一次大戰；祇有這樣，斯大林格勒的人民才可以在和平裏去進行他們那未盡的偉大的事業。

我們代表團的一位代表——參議員赫德遜——帶來了一個渦形花捲，那上面寫著他的那個團體幫助裝備斯大林格勒醫院的禮物。他請求去一家醫院參觀，他去到那裏，看見許多來自英國各地的禮物。

雖然這些禮物是專為着表示我們對蘇維埃人民的深切敬意，但是我還是感到當歐洲的所有其他國家都淪於敵手，祇有我們英國人還蹲在海峽那邊的壕溝裏，我們對於他們當時那種拒絕屈服的精神是感謝不盡的。

晚上，在與斯大林格勒市總工會委員會委員們的席間，該組織的主席向我們致了簡短的講詞。他提醒着我們在大戰期間英國城鎮所遭受過的那種災難。「英國人民，」他說道，「是不需要戰爭的，因為你們已經嘗到了那種苦難的滋味。你們也看到了我們所經歷過的日子。」他又問我們道：「我們需要戰爭來做什麼呢？」在看見了他們手頭那長年累月所進行的工程之後，在看見了他們已經落成的那一大堆建築物之後，以及回想起他們所遭受的無比巨大的損失時，我們感到這些人民不但

是需要和平，而且比起別的任何人來還更加需要和平。因此，我們代表團通過了一個文件，保證代表團要去爭取和平，而且還要鼓舞大家幫助斯大林格勒的人民去重建他們那座美麗的城市，給予他們和平的歲月，使他們能在和平的日子裏完成其工作。

工資及生活水平

蘇聯各工業部門工人的工資的原則是：依據其所做的工作的質與量來決定，沒有什麼最高額的工資的限制——一切都視工人而定。也不因為年齡或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成年男女以及青工都同樣地依照他們技術熟練的程度來決定工資的多寡。還製訂了一套很詳盡的獎勵制度，用來鼓勵工人去完成生產目標，發明節省勞動力的操作方法，實行節約和長期從事於固定的工作。

各工業部門的基本工資率都依照技術熟練程度的等級而決定。工人每日收入了一定數目的盧布，就得生產相當的一定數目成品或從事相當次數的操作。這個數字叫做「標準」，這個標準是在工廠每年的年會上行政當局同工廠工會組織簽訂集體合同時，由工人們自己決定的。每月召開的月會檢查年會所定的目標的完成進度，同時也檢查這確定了的「標準」是否令人滿意。工人們超過「標準」時，就按累進

付給他獎金。生產超出「標準」越高，那末每件生產品的工資額也就越大。

以機械工業為例來說，分成八種不同的技術熟練程度的等級：前三級是不熟練的技術，其次的三級是半熟練的技術，第七第八級則是高度熟練的技術。最高級的工資約等於最低級的三倍。紡織工業工資分的等級和此相同。冶金工業（鐵和鋼等）、化學工業及鑛產工業分爲十二級，最高級的工資是最低級的四倍。就拿我們所訪問過的工廠的情形來說，工人們很少長期停滯在最低級的工資的待遇上。工人的學習和提高技術是異常地受到重視。工廠置有各種的設備，譬如學校、特別課程等，以供工人們迅速地提高他們的能力。學徒工人都由最高級的工人來教導。「口徑工廠」的廠長告訴我們：工人們沒有任何秘密互相隱瞞，他們非常願意把他們的經驗傳授給新來的人，因為他們決不怕技術熟練的工人太多了，以致佔去了他們可做的的工作。在一個國度裏，那裏唯一的目標就是盡量的生產許多許多貨物；那裏沒有失業的危險，也沒有缺乏工作或者商品過剩的危險。那麼顯然的，工人們就不需

要設法獨佔他們的技術不傳授給人以以來保障他們自己的生存了。

機械工業基本工資率

等級	每日所得盧布	每月（二十四個工作日）
一	十	二百四十
二	十二	二百八十八
三	十四點四	三百四十五
四	十七點三	四百十五
五	二十點七五	五百
六	二十五	六百
七	三十	七百二十
八	三十六	八百六十四

每一級的工資均比前一級高出百分之二十，所以技術逐漸進步時，基本工資率

也跟着累進的增加。

冶金、探礦、化學工業的基本工資率

等級	每日所得盧布		每月(二十四個工作日)	
	都拉	*烏拉爾	都拉	*烏拉爾
一	十	增加到十二點二至十五	二百四十	增加到三百至三百六十
二	十一點五		二百七十五	
三	十三		三百十二	
四	十五		三百六十	
五	十七		四百十	
六	十九		四百五十五	

*在北方地區，此數種工業及其他工業的基本工資率則更較為高，因為那裏氣候較為寒冷，需用於衣服等項的費用更多。

七	二十二	五百三十
八	二十五	六百
九	二十八	六百七十
十	三十二	七百七十
十一	三十六	八百六十五
十二	四十	九百六十
	五十至六十	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四十

累進的獎金

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中，計件工資是支付工資最妥當的辦法，因為這個辦法可以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一致。訂製的「標準」通常是一個具有普通能力的工人所能超過的。以機械工業的工人為例來說，他們通常都超過「標準」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超過「標準」以後所生產出的每一件成品均可獲得累進的獎金。以鋼鐵工業為例來說，假使你生產達到合同規定的產量，那末就可獲得普通工資，換言之，就是基本工資率。假如生產超出目標百分之五，那末這超出部份就照工資率加一倍半支付工資。假使你把產量增加到超出「標準」百分之十的話，第一個百分之五照工資率一倍半支付工資，第二個百分之五的工資又加一倍。假如超出「標準」百分之十五的話，最後的百分之五則照工資率加三倍支付工資，依此類推。爲了把這意義說得清楚，假設「標準」是一百個單位的工作，每一個單位的工資定爲一盧布，那末：

生 產	盧 布	獎 金
一百單位	一百	無
一百零五	一百零七點五	二點五
一百十	一百十七點五	七點五
一百十五	一百三十二點五	十七點五

在採礦工業部門，只要達到「標準」百分之八十就可以拿到額外賞金。超出「標準」百分之八十以後每出一噸煤就可獲得工資率一倍的工資。超出百分之一百以後每一噸煤的工資是工資率的三倍。假使「標準」是一百單位的工作，每單位的工資是一盧布，那末：

生 產	盧 布	獎 金
八十	八十	無
八十五	九十	五
九十	一百	十
一百	一百二十	二十
一百零五	一百三十五	三十
一百十	一百五十	四十
一百十五	一百六十五	五十

實行了這種獎勵制度，顯然的，工人獲得很高的收入是可能的了。對蘇聯工人說來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每當他在生產上增加一點，那末市場上的成品也就多了一點，而他又就有更多的一點錢來購買這他勞力所創造的貨物了。這種累進的獎金的意義是從此生產過剩和失業都不會發生了，因為貨物生產得越多購買力也跟着一起提高了。

發明新的更好的機器和發明更好的使用現有的機器的方法來增加生產是非常受到重視的。以機器工業為例來說，正不斷地努力以改進工具。在採礦工業部門，機器切削法和各種複雜的工具代替了人們的辛苦工作。工人們每有新的發明都能獲得現金獎的報酬，這筆獎金通常是很豐富的，並且這位工人發明家還會被刊登在報紙上，同時賜予一種專為此種發明而設的勳章。

技術人員及監工人員也都有各種獎勵以鼓舞他們更好的生產。他們的薪金依照他們的資格和經驗而決定。假如某一技術人員所負責的一個工廠或者一個部門達到

了生產標準，那末他就可獲得等於他薪金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的獎金。每超出預定標準百分之一，他就可獲得等於他薪金百分之二至五的獎金。假如使生產的成本降低了，那末技術人員也可獲得額外獎金。這樣使技術人員在超出預定標準及減低成本的時候都能像工人一樣地獲得額外獎金。

工人除了帶回家的現金收入以外，據估計，各種社會服務也使每一個平均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的收入，這裏面包括國家耗費在幼稚園、學校、學生津貼、休養所及療養院、醫藥服務等項上的金錢。並且還有工資以外的其他許多津貼。

在有些工業部門中，由於工作條件的限制使工作日不得不較為縮短，譬如化學工業部門，每日工作只有六小時而工資則按全日支付。假使有非因工人過失而發生的工作停頓時，工人們仍繼續領取全部基本工資。舉例來說：在建築工業部門，由於天氣太寒冷而使工作停頓事故在北方地區是時常發生的，工人們在此不工作的時候仍然領取全部工資。像搬運業這種過程不斷沒有休息的工作，還有額外假日費。

工人如担任公共職務，包括出席工會的大會和會議，他們的工資均保證照常支付。

假如一個工人發明了一種機器，例如一件複合工具，而使生產一件成品所需的時間減少了，依照法律規定，工廠廠長不得在發明此機器六個月以內修訂工資支付率。新機器能使產量大大增加，在六個月以內，這些額外產量都依照舊的工資率付給工資，工人可因此而獲利。

在許多工業部門及行業中，除了額外生產有獎金以外，長期工作也有獎金。工人的收入因此又增加了很多，因為這額外獎金不是依時間計算，而是依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計算的。

以冶金工業為例來說，工人在某工廠工作了一年，則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依此上升，二十年後，他們就可以收入合他們工資百分之五十的額外獎金了。

沒有強迫勞動

我們代表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蘇聯有沒有強迫勞動？是不是政府要你們到那裏去工作你們就得到那裏去工作？問題是這樣提的——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只有長期服務額外獎金及其他獎勵方法，而沒有任何強迫命令的勞動。爲了鼓勵工人去從事重要的工業和行業並且努力堅持下去，所以政府支付給他們如上所述的長期服務額外獎金。

假使在某一個遙遠的地方有一個新的工廠需要許多工人，自願到那邊去的人都保證能有住屋，他們的眷屬及傢具等都可免費運送。並且還支付給相當一個月收入的額外獎金，同時家庭中每有一人則支付合該工人每月收入四分之一的錢。他們並且可以得到政府的借款來建造他們自己的房屋；借款在十年到十五年以內歸還，不另付息。

因爲在田地裏使用的機器是越來越多了，所以鄉村裏的勞動人民都更可自由地去城市裏工作了。需要增加勞動力的工廠派出代表到鄉村裏去，告訴那裏的勞動人

民，並且把他們徵聘到工廠裏來。願意前來的人都保證可獲得居住房屋及技術上的訓練。蘇聯因為實行計劃經濟，所以政府當局能知道希望進入工業界的青年工人的數目，他們知道哪一個農業地區有勞動人民想到城市中去。其餘未盡事項則用獎金制度來完成。

各工廠還訂立制度，給他們職員以各種文化教育的機會。各企業的行政當局在招徠工人的方法上還互相競爭。他們設有運動俱樂部，有些俱樂部甚至於聞名於國外，譬如迪那莫發電廠足球俱樂部就是其中一個。各工廠用這種方法來為他們自己建立信譽以招徠工人。工人們對工廠極其強烈的公德精神也起着很大的影響，使他們保持在同一地方同一工作上不離開他去。

工作記錄簿

我們英國的新聞報紙上曾經一再提及蘇聯工人的「工作記錄簿」，把它描寫成

一個專記載工人各種過失行爲的冊子。這種可笑的說法最近「每日先驅報」也在重複地說。事實是怎麼樣呢？工作記錄簿是工人收入的記錄，裏面登記工人已達到技術熟練程度的第幾級，以便他如果從某一工作調到另外一工作去的時候，他可以從適當的基本工資率開始取薪。此工作記錄簿上並且登記着長期服務獎金、假日工資、疾病時工資及其他等項。事實上，從工人的觀點出發，它是最有用的記錄簿子，使他便於完全地檢查他的收入及應付給他的工資。在英國，每一個工人都有一個保險卡片，上面用郵票來登記他對衛生服務的捐款數目。蘇聯的工人沒有這種性質的東西，因為他們不須要捐獻一個錢給健康福利金或贍養金。他們的工作記錄簿僅是用作一個登記簿子，以便檢查他們的一切收入以及他們應得的各項福利津貼。

關於工資的例子

代表們在訪問了許多工廠以及其他地方以後，搜集了許多典型的關於工資的例

子，從這些例子得知：僅僅獲得基本工資的工人是例外而不是通常的情形，絕大部份的例子說明了一種標準：通常是超過了的，工人們通常都可能獲得一個遠較標準率為高的工資。

口徑機械工廠：最低的收入每月五百盧布，而最低的工資率是二百四十盧布。平均工資是八百十六盧布。應當注意的是：此工廠半數以上的受僱工人都是年輕的工人。技術熟練的工人每月可獲得一千五百至三千盧布，超出這工業最高的基本工資率的三倍。廠長每月收入兩千盧布。負責鑄型部門的女工平均每月收入一千五百盧布。冶金專家是一個女人，每月收入一千五百到兩千盧布。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平均工資是每月一千五百盧布；最高收入是三千盧布；給養裝配工人收入是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盧布；工具製造工人收入兩千至兩千五百盧布；鑄型工人及鉚接工人收入兩千盧布；鑄型工人的助手收入一千五百至兩千盧布；鑄床工人收入七百五十至一千盧布；裝配工人收入八百至一千二百盧布。

基輔糖果工廠：平均工資六百六十盧布；最高是一千三百盧布；女工頭收入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盧布；十八歲的女工收入五百盧布。

莫斯科紡織工廠：紡績工人和織布工人依照機械工人同樣的工資率收入工資，織布工人是算作一個技術熟練的工人的，他的收入和一個技術熟練的工程師一樣多。在革命以前，紡織工人的工資是屬於最低的一級。

都拉煤礦場：在煤井上的煤礦工人每月收入一千五百至五千盧布；其他地底工作的工人收入一千盧布；在井面上的工人收入六百至一千盧布。

在索契度假期的煤礦工人：木工收入三千五百盧布；領工二千五百盧布；在計劃部門工作的工人收入二千五百盧布；礦坑工會委員會主席收入二千七百十五盧布。

斯大林汽車工廠：工具房兩千至兩千五百盧布。

建築工人：水泥工人每月收入二千盧布；水泥工人助手收入八百至一千八百盧

布；技術熟練的木工基本工資率是每日三十五盧布，實際收入每月一千二百盧布；領工收入二千至二千五百盧布；電氣工人收入一千至一千二百盧布，這種工作的最低工資是八百盧布。

基輔學校內的教師收入一千五百盧布；醫師收入一千二百至一千八百盧布；醫務人員擔任負責的職位時，薪金則更高。護士每月收入八百盧布。索契醫藥研究所所長每月收入六千盧布；他的助手（一個女人）每月收入八千盧布（這表面上似乎很不正常的事，在八十六頁上有所解釋）。

堅持不斷的努力來提高技術是蘇聯工人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提高技術的方法包括參加工廠附屬學校及技術學校學習，參加生產會議，參加個人之間、部門之間及廠與廠之間的挑戰競賽。在許多工廠旁邊都設有房屋，在那裏工人們可以研究改進工具或者完成一種發明。成羣的工人及技術人員組織了研究小組來研究工業技術上的某些難題。這種普遍重視提高技術及增加熟練程度的結果，平均工資因之很平穩。

地上升，因為技術熟練程度提高了，工人們也爬到工資梯子的上層去了。

生活水平

工資雖然是很重要的，可是蘇聯的工人決不只關心他們的工資，他們並且還關心他們社會主義國家和他們的工會所主持的各種公共組織。假使你像我們在訪問他們時候一樣地同他們談話，詢問他們的生活水平，他們通常一開場就告訴你他們已經不懼怕失業，不懼怕在年老時被遺棄在垃圾堆裏，不懼怕一個全家靠他賺錢養活的人生病時家裏怎麼辦，不懼怕付不出房租，也不怕不能給孩子們一個很好的初步教育。

對未來完全沒有憂慮，同時不為有沒有工作做而煩惱，真可算得是無價之寶了。它會產生一種輕鬆的心情和一種無憂無慮的精神，那是我們之中很少有人能想像得到的，即使那些擁有股票和股份的富有的人也是很難想像得到的。它能解放出

精神和體力上巨大的力量來從事在人生中真正有價值的工作，而不是永遠陷在一個滿佈陰霾的泥淖似的生活。

在你和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有很多的錢；假使他們願意節省的話，他們當然可以這樣做，但是他們並不是因為對未來有所懼怕而不得不這樣做。假使他們因患病而不能工作，絕大部份的工人仍然可獲得他們全部的收入——不是基本工資率，而是他們全部平均收入，所以收入毫不減少——從離開工作的第一天直到恢復工作為止。

孩子們怎麼樣呢？樣樣設備都有——托兒所、幼稚園、中級學校——每人都可進一種——技術學校、專科大學。在你從事任何職業以前，你並不需要花費父母一點錢。你只要有志趣和傾向就行了。兒童在十一歲以前是不予分開的，在他們尚未真正表露出他們的能力以前決不隨便決定他們的一生。他們一起進入中級學校，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才開始走向專業化，同時即使你已經從事了某一種生涯，改換另一

種生涯也並不是困難的。

養許多孩子可以嗎？養得越多越好，孩子越多則政府的津貼金也就越多。假使房子已不夠容納全家，那末就可以獲得新房子。假期怎麼辦？孩子們可以到佈置得很好的假日營裏去過六週至十三週的假期。作父母的人也可選擇各種假日帶他們的孩子或者不帶他們的孩子一起去。同時也沒有一個旅館或餐廳的主人爲了彌補空閑季節的損失，被環境所迫在假期多的期節中提高房價。假日遊玩的地點都由國家或工會或公共機關來管理。即使你不是不費分文地由你的工會把你送去遊玩，而是自費去遊玩，費用也是很低的。旅行的費用也是很便宜的，坐飛機或者坐火車都遠比在英國便宜。

工廠已不再僅是工人們每日辛苦服役的地方了。它們是工人生活的中心，和生活的脈膊一起跳動。每一個工作場所都有各種設備以供工人使用，增進工人的音樂、戲劇及教育的程度。你可以聽演說，聽學術辯論，還可以跳舞（舞廳或巴萊舞

院)。在有些地方，你還可以受到繪圖和雕刻的專門訓練。除此以外，工廠內還設有許多其他事物，工人的子女也可以享用這些設備，有健身房、運動場；所以工人可以在他的工作場所，獲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去發展一個完整的人格，身心都健康愉快。不要認為文化的設備只限於工廠方面，遠不是如此。不僅只莫斯科是一個有歌劇院及巴萊舞院的城市，各省的城市中以及蘇聯的各共和國的城市中都有他們自己的巴萊舞院和歌劇院。我國住在省裏各城市中的市民能有幾次機會目睹像這樣的娛樂場所呢？

蘇聯工人把這一切認為是他們生活水平的一部份，這些事物使他成為一個能夠欣賞文學及音樂、巴萊舞及歌舞、圖畫及建築的人。他們更會告訴你關於婦女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情形和婦女所享受的特權。這些特權使她們一方面能夠和男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參加公共生活，同時又能夠完成她們作母親的重要職責。

我們發現他們是健康而快樂的人民。孩子們受到最關心的照顧。商店裏堆滿了

貨物和食品，擠滿了許多用大量的錢購買貨物的顧客。我們親眼看見他們購買貨物。我們對我們報紙所說的蘇聯人民都窮困得很的謠言真是覺得非常驚異。

至於說到房租，你和一個蘇聯人談論生活水平的時候，他總不會不提到他的房租：工人依照一定的稅則來支付所住房間的房租。房租的最高額是一家中收入最高的人的百分之十。這裏面已包括電燈、暖氣、烹飪的費用了，沒有其他額外的費用了。在全蘇聯各地，無論在首都或在其他城市中，房租的平均數字是工資的百分之三到五。從我們所談過話的人得知，沒有一個人的房租超過他收入的百分之五。試想一星期收入七磅，只付出房租七先令，其他電燈、烹飪用電以及暖氣等費用一概無需另付，這是多麼美妙的事！這種房租支付辦法無論對新造的公寓或者舊的房屋都是適用的。假使你看過德范萊和斯大克寫的關於新的公寓的一章，那麼你會更清楚地知道這種房租制度的意義何在。這種房租制度，對蘇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巨大的影響，等於增加了蘇聯工人的收入。英國的平均房租至少是蘇聯平均數的兩倍，

並且尚不包括暖氣等費用在內。

衣服又怎樣呢？就人口平均說來，他們今天生產的衣服仍不像我國那樣多，他們所製造的鞋子靴子就人口平均說來也沒有我國多。莫斯科街上的風光就衣着的角度來看是比不上倫敦街上風光好的。使我們驚異的是基輔城，那裏街上的行人一般外容很像我們自己的國家，比莫斯科要好得多。這是不是說莫斯科人民的衣服沒有他們烏克蘭兄弟們那麼多呢？絕不是的，毫無疑問的，莫斯科人民有足夠的衣服。當我們到迪那莫運動場去參觀該季第一次足球賽（迪那莫隊對塔比多隊）的時候，我們有機會看到八萬人穿着一種顏色的衣服，他們都盛裝前來參加這盛會——他們是假日的羣衆，帶着節日的愉快神情。還有，在「五一」勞動節那一天，足足有一百萬以上的人通過紅場，都穿着他們最好的星期天裝束，很是美觀。在我們回來以前在莫斯科的一個星期日，我們注意到街上人們穿着的衣服，比平時要漂亮得多。

仔細觀看商店裏，你可以看見許許多多各式各樣質料不同價目不同的衣服，許許多多鞋子和許許多多花色鮮艷的綢緞。有本國出品的鞋子，同時也有從國外輸入的鞋子（舉例來說，從捷克斯洛伐克輸入）。無疑地，紡織品的生產增加了，那麼衣着的情況當然也就會有變更了。但是一件題外的事必須說一說：羅陵斯在一九二九年曾經到莫斯科來過，他把當時的衣着情形和我們在那裏時的衣着情形作了一個比較，進步真是太大了——這使我們覺得這些人民從他們過去所慣處的貧窮落後的生括而進步到今天他們所享受的很高的生活水平，他們真是走了一條很長的上坡路。

實在說，重要之點也就在此。蘇聯每年一切事物都在逐漸進步和提高。

假使我們說到今天蘇聯的住宅情形，我們一定要把它和三十年前的住居情形相比較：那時候絕大部份的人民像畜牲一樣地被聚集在草房屋內和工廠營房內。我們必須知道：在戰爭中有二千五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住屋。那麼，當我們看見這正在進行中的巨大建築計劃，他們建築的速度和莫斯科尚存的舊木房子後面矗立起來的

簇新的光輝的一排排的公寓的時候（這些房子一俟完工就將取代了舊房子），我們可以說，蘇聯人民在解決他們房屋問題上真正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同時當我們看見他們正在建築的漂亮的公寓。我們應當為他們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完成這麼高的標準而致以賀忱。

用盧布能買些什麼

我們的報紙上寫了一大堆關於這個題目的謊言，給人一個印象，覺得蘇聯的物價非常的高，普通一個工人生活非常困難。說這種話的目的是存心欺騙英國人民還是由於無知，則要由讀者來決定了。我們代表團每一個人對此問題均很感興趣，他們到商店裏去訪問的時候，蒐集了許多價目表，本章所作的統計就是拿它來作根據的。

用「經濟學人」雜誌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報紙報導的不正確的一斑。「經濟學人」

是一個通常被認為很負責的雜誌，而它所披露的數字一般是認為正確的。可是，何以「經濟學人」在今年三月份一期所披露關於蘇聯物價的數字差誤會那麼大？這真是很難了解了。下面就是一個比較：

貨物

「經濟學人」所載的價目

我們所見的價目

牛肉（最好的）

三十五盧布一公斤

十四盧布一公斤

羊肉（二等的）

三十三盧布一公斤

十四盧布一公斤

茶

三百二十盧布一公斤

四十盧布一公斤

肥皂（化粧用）

三盧布一塊

二盧布一塊

男人衣服

六百三十二盧布一套

四百盧布一套

「經濟學人」把下等的女鞋列為二百五十個盧布一雙，把上等料的列為五百四十個盧布；而我們所見的價目是一雙便宜的鞋價值三十五個盧布，一雙質料相當好的鞋子價值一百九十個盧布。它說乾酪每公斤四十三盧布，可是它沒有說那一種乾

酪。我們知道一種乳脂乾酪，它的質量比我們這裏配給的乾酪還要好，價值只是每公斤十個盧布。

不正確的價目是會給予人一個錯誤印象的。可是這些雜誌好像是樂於以此爲消遣似的，並且還把這些錯誤的盧布價值折成英國幣值，更加把錯誤擴大了，這就是「經濟學人」雜誌在上述的一篇文章內所幹的事。其他雜誌又把這些東西作爲真理一樣地再翻印出來。我曾看見「經濟學人」雜誌表單上的錯誤又在工程師聯合會的雜誌上重新翻印出來。國家勞動學院委員會所出版的期刊「平民」雜誌就刊載了一個表單，那是一個美國記者寫的，第一次刊載在一份美國報紙上，後來又轉載在「每日先驅報」上。

對一個居住在莫斯科並且要把錢換成盧布來使用的英國人說來，物價是很昂貴的。因爲兌換率對他很不利，尤其是自從我們把英鎊貶值了以後，更是如此。但這並不是說一個蘇聯工人會覺得物價很高昂。在大戰以前，英國去法國的旅客都說在

那裏度假日很便宜，生活費用很低。可是法國的工人却覺得生活費用很高。英國的旅客佔了便宜，因為兌換率使他在換了他的英鎊的時候可以得到一大筆法郎。所以僅把盧布折換成英鎊就要想去買到盧布所能買到東西是不可能的。這結果是容易使人引起誤會的。

爲了對盧布所能買到的東西得到一個合理而正確的了解，我們需要知道一個平均工資的總數是多少。這一方面沒有官方的統計數字，所以我們必須就我們觀察所得的來作一估計。就男工、女工以及青工而論，一個工人每月的現金收入平均是九百至一千盧布。每週工作四十二小時得二百三十七盧布，吃飯時間不計算在內。不允許有定時以外的工作。

我們必須從這個總數內減去平均一個工人所支付的房租、暖氣、電燈、烹飪和工會的費用。這些都是經常的費用，房租等費用大約每週是十五盧布，工會會費一般在二個半盧布以下。每個工人每週尚餘二百二十盧布可以任意使用（等於他工資

的百分之九十三)。

假使他把所有這些錢都用來買牛肉，他可以買三十五磅牛肉，或者他可以買三十一磅嫩雞肉，或者可以買七百多磅的馬鈴薯，或者可以買一百多包相當於我們三先令六便士一包的香煙。假使他要買一輛十四馬力的汽車，在三十六週以內他就有足夠的錢可以買了。他用一星期的工資可以買最便宜的電影票一百一十張。

現在讓我們把此情形，和英國普通一個工人來作比較吧。依照勞工部的統計數字，就男工、女工和青工而論，平均工資是一百二十一先令九便士，每週以四十五小時半計算，吃飯時間不計算在內。我們需要從這裏減去十二先令六便士作為平均房租（依照一個公認的權威的估計數字），每週七先令六便士的暖氣，烹飪及電燈費用，每週五先令九便士的國家保險費、工會會費等。那麼英國工人每週只贖下了九十六先令（是他工資的百分之七十九）。照現在的物價，他可以購買四十三磅牛肉，或者三十磅雞肉，或者五百七十磅馬鈴薯，或者二十八包香煙，或者他可以買

電影院最便宜的票七十六張。假使他要買一輛十四馬力的汽車，就得要聚積一百多週的工資才夠。

當然這種數目字是不足以說明每一個國家的生活水平的。可是它們已可告訴我們兩個國家內物價和工資關係的一般情形了。事實上，蘇聯的工人能夠盡量的用他的錢來買如牛肉之類的物品，而英國的工人則不能夠，因為在英國這種物品都是定量分配的。蘇聯自從一九四七年起已經沒有一樣物品還實行定量分配的制度了。

再作一個更好的比較。我們知道了英國一個普通工人和蘇聯工人每小時的收入（除了他們的房租等費用），那末我們就可計算出假使他們要買許多不同的貨品需要工作多少時間了。英國普通一個工人每小時的收入在付了房租等項以後是二先令二便士；蘇聯普通一個工人每小時的收入則是五點二盧布。

在本章後面附有一張表格，其中所選擇的貨品其質量和大小都是相等的或者差不多相等的。這個表格指出在蘇聯有的食品比較昂貴，有的則比較便宜。舉例來

說，牛肉比英國貴，雞肉則比較便宜一點。他們食用鷄鴨比我們多，而我們食用牛肉則比他們多。但是他們正在急速地增加他們牛肉的生產量（在大戰時大批的家畜都被殺害了）。無疑地，生產越是增多，價錢也越將減低了。另外一個因素也是須要加以考慮的，蘇聯鄉村中的工人及農民都可從他們的工作得到很好的報酬。這使他能夠從城裏買回很多東西而使他的生活方式和城裏的人一樣。生產量增加得很高的時候物價就降低下來了，這對鄉村裏的人的生活水平並不起有害的影響。茶葉的價目和我們的相比較也貴一點，可是必須記着蘇聯的茶煮得比較淡，並且很少和牛奶放在一起吃的。酸牛奶的價格也包括在表格內，因為在蘇聯這是通常都吃的。

表格並且指出蘇聯一個普通工人有能力買足夠的衣服和家用什物，並且在有些地方他的錢比在英國用處更大。舉例來說，試以無線電、照相機、電氣設備、汽車和機器腳踏車等來作比較，蘇聯工人有錢來買這些東西可是却嫌買不到手——因為製造得不夠。但這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在商店裏有許許多多的無線電、照相機、電

氣用品、機器腳踏車及這一類的物品。把我們訪問蘇聯時和其他以前訪問蘇聯的人所見的街上車輛密度作一比較，得出了結論：就汽車而論，蘇聯人所能購買的車輛的數目是相當大的，而且是在急速的增加。同時我們還遇見許多工人他們都有自備的車輛。

另外兩點也須考慮在內：第一點就是蘇聯平均每家有一點六倍的成員賺工資，所以平均每週家庭收入是三百八十盧布，而房租等費只要一個人付。第二點就是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每年都會減低物價，可能在一九五一年初又要減低物價一次。依照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蘇聯工人今天真正的工資比戰前高出了百分之二十四。

假使把每一件事都考慮到了，那麼就很難逃出一個結論：蘇聯工人的日子過得很好。他們在上次大戰後有這麼多困難需要克服而竟在這麼短的時期內能做到這樣地步，真是顯著地表明了他們的能力和他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

表格內的數目字是不足以說出全部事實的。如果把我們觀察得知的各種廣泛而

有效的社會服務項目計算在內的話，那麼可以十分明顯的看出來蘇聯工人已經有一個很高的生活水平了。

假如有了和平作為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來保持進步的速度，那麼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後的情形將不僅遠比世界其他各地為強，並將遠非今天我們想像力所能知道的了。

賺取品質大約相等的物品所需時間表

(關於數目字的註解請看正文)

物件	英國工人	蘇聯工人
食品：		
一磅麵包(中等質量)	七分半鐘	十分鐘
一磅最好的牛肉	六十分鐘	七十分鐘
一磅羊肉	六十四分鐘	七十分鐘

一磅嫩雞肉	八十四分鐘	七十八分鐘
一磅乳酪	一百六十八分鐘	五十分鐘
一磅茶葉	九十二分鐘	二百分鐘
一磅咖啡	一百零六分鐘	六十分鐘
一磅魚肉(好的質量)	四十六分鐘	三十分鐘
十個雞蛋	七十分鐘	六十六分鐘
一磅糖	十一分半鐘	六十分鐘
一磅燕麥粥	十七分鐘	十三分鐘(小米)
一磅牛油	五十五分鐘	二百十六分鐘
一品脫牛奶	十一分半鐘	十五分半鐘
一品脫酸牛奶	五十五分鐘	四分半鐘
一磅馬鈴薯	四分半鐘	三分鐘

一磅椰菜

七分鐘

五分鐘

一磅巧克力糖(最好的)

二百零七分鐘

三百十分鐘

一磅糖果(便宜的)

四十六分鐘

五十分鐘

一夸植物油

二百七十六分鐘

二百分鐘

冰淇淋

十四分鐘

十一分鐘

飲料及煙草：

一品脫桶裝啤酒

三十二分鐘

十九分鐘

威司忌酒每瓶

七百分鐘

三百四十分鐘(伏得加酒)

二十支香煙(三先令六便士一種的)九十六分鐘

二十分鐘

衣箱(男用)：

短襪(中等質料)

一百十四分鐘

五十五分鐘

襯衫(便宜的)

七小時七分鐘

四小時三十七分鐘

襪衫(最好的)	四十七小時半	三十五小時
每件內衣	二小時二十分	一小時五十分鐘
一套衣服(便宜的)	七十三小時半	七十六小時
冬天用上衣	九十二小時	六十六小時半
(女用):		
棉衣	十六小時	十三小時
刺繡絲綢	二百三十小時	一百九十小時
衣服	六十至一百二十小時	三十至一百小時
鞋子(皮製)	二十一小時	三十六小時
尼龍絲襪	四小時	五小時
(嬰孩用):		
鞋子	四小時	二小時五十分鐘

毛織衣服一套

十一小時半

兩小時半

家用貨物：

綢緞萬布製桌布

九十二小時

三十八小時

盥洗用肥皂一塊

三十分鐘

二十二分鐘

牙膏一支

三十五分鐘

五分鐘半

牙刷

四十分鐘

三十三分鐘

刀子（不銹鋼）

一百二十分鐘

六十六分鐘

叉子

八十四分鐘

五十五分鐘

茶匙（不銹鋼）

五十六分鐘

十分鐘

盆檯

五十七分鐘

三十三分鐘

鋁製湯鍋（半加侖容量）

五小時

七小時

杯子及小碟子

五十七分鐘

六十七分鐘

無線電（兩波段的）

一百五十六小時半

四十八小時半

無線電（四波段的）

二百三十小時

一百六十五小時

四十支光電燈泡

二十八分半

十九分半

電氣咖啡濃器

四十一小時半

二十五小時半

電氣烤麵包台

十八小時半

九小時

電氣熱水器

十一小時半

七小時

六人用茶具

四十一小時二十五分

三十八小時

雜項：

小說（硬紙裝訂）

五小時四十五分

二小時

板烟斗（上品的）

九小時十分

六小時四十分

照相機（四點五鏡頭，自動對光）

三百六十八小時

八十七小時半

德卡式照相機(三點五鏡頭)

八百二十八小時

一百七十一小時

機器腳踏車(一二五cc, 四點七十五匹馬力)

七百三十六小時

四百小時

汽車 十匹馬力小轎車

一百零三週

三十六週

十四匹馬力小轎車

二百零四週

六十週

火柴每盒

四分十五秒

二分十五秒

報紙

二分鐘

二分十五秒

娛樂：

電影票

三十五分半至三百五十六分

二十二分至六十六分

歌劇及芭蕾舞票

一小時半至二十九小時半

半小時至五小時半

足球賽座券

四十二分

三十三分